融堂書解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融堂書解

錢時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融堂書解

宋進書原劄狀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肅國公喬行簡劄子。臣輒有奏陳。仰干天聽。臣昨任國子司業日。于延見諸生之次。聞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嘗從故寶謨閣學士楊簡遊。蓋其深所推許。今寶章閣待制袁甫昨任徽州。與故太府丞鄭之悌守嚴州日。皆嘗一再禮聘。莅講郡庠。遠近士子。翕然雲集。已而得其講篇。其于辨析義理。參錯事物。發明疑難。有以起人。臣是時心已屬之。其後知紹興府汪綱亦嘗延講至郡。臣始屬綱求其所著之書。有論語、孝經、中庸、大學四書管見。及尚書啓蒙、詩學管見、周易釋傳、兩漢筆記、國朝編年等作。益信其學之有所本。其作兩漢筆記。類皆痛漢氏襲秦之弊。而尤反覆致意于後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治。又見其學之爲有用。臣遂因綱以延其來。與之相見而款扣之。見其氣負才識。尤通世務。自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靖康間。其大父爨、值睦寇陸梁。金人入浙。糾率捍禦。幾著奇功。朝廷嘗爲之立廟封爵。而時亦人物魁岸。慷慨激昂。有乃祖風。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每念此亦奇士。而不使得爲世用。私竊惜之。比者伏讀國史。至眞宗皇帝于禁中壁間見穆脩所作詩句。深切歎賞。即問侍臣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則士之遺逸者。固大臣之所當言。亦聖主之所樂聞也。時嘗詣漕司文解。比歲已該永免。而場屋竟不足以得之。其志方將玩聖經以自隱。儻今不加收用。使之終老山林。則國家有遺而不舉之才。大臣有知而不薦之咎矣。臣愚欲望聖慈且與錢時特補迪功

郎畀以祕閣校勘仍乞下時本貫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乙覽如其果有可采則乞次第錄用庶以究其所蘊有補斯世伏候勑旨五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萬一薦準尚書省劄備特進左丞相劄子奏陳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特補迪功郎畀以祕閣校勘行下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御覽三省同奉聖旨依劄付嚴州臣除已恭稟繕寫錢時所著述書計一百册開具數目如後須至上進者

家塾尚書演義三十册
學詩管見三十册
周易釋傳二十册
四書管見八册
兩漢筆記一十二册

一、右件書一百册用黃綾背褙黃羅絹裹夾複五條象牙牌五面紅絨條縈綵畫木匣五隻盛貯鍍金鐵鎖並全謹具狀上進以聞謹進嘉熙二年九月日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萬一薦上進

目錄

卷一
虞書 堯典　舜典
卷二
虞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卷三
夏書 禹貢
卷四
夏書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五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卷六
商書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卷七

商書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八

商書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九

周書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卷十

周書洪範

卷十一

周書旅獒　金縢　大誥

卷十二

周書微子之命　康誥

卷十三

周書酒誥　梓材　召誥

卷十四

周書洛誥

卷十五
周書多士　無逸　君奭
卷十六
周書蔡仲之命　多方
卷十七
周書立政　周官
卷十八
周書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卷十九
周書畢命　君牙　冏命
卷二十
周書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臣等謹案融堂書解二十卷宋錢時撰時字子是淳安人受學于楊簡熙寧中以丞相喬行簡薦授祕閣校勘遷史館檢閱所著惟兩漢筆記尚存于世而此書向鈔傳本故黃震日鈔明胡廣等書經大全俱未徵引其說朱彝尊經義考亦云未見今據永樂大典中散見各韻者依經文前後次第裒

掇編輯中惟伊訓、梓材、秦誓三篇全佚。說命、呂刑、亦間有闕文。餘皆篇帙完善。時之意主千表章書序。每篇之首。皆條其大指。其逸書之序。則參考史記。核其時事。以釋篇題。復采經典釋文、史記集解、史記索隱所引馬融、鄭康成諸說。引伸其義。其旁搜遠紹之意。亦可謂勤且篤矣。唐人解經。多墨守注疏。宋儒始好出新說。每不免于穿鑿支離。時所解。如羲和曠職。則本諸蘇軾。康叔封衞。在成王時。則仍用孔安國傳。康王之誥。則兼采張九成書說。信能擇善而從。不專主一家之學者。至以泰誓爲告西岐師旅。牧誓爲告遠方諸侯。自抒心得。未嘗依傍前人。又謂武成本無脫簡。中述武王告師之辭。後爲史臣紀事之體。康誥首節。以周公初基定爲未營洛邑。封康叔以撫頑民。不當移置于洛誥。尤爲卓然有見。不惑于同時諸儒之曲說。其取材博而精。其樹義新而確。蓋宋人經解中僅見之書也。葉盛水東日記。載嘉熙二年知嚴州萬一薦準尚書省劄取進時所著書奏狀一通。首列尚書演義三十册。而永樂大典所載。實名融堂書解。疑爲晚年刪削更定之本。今從永樂大典所稱書名題之。而仍以原劄狀二通錄冠于前。又經義考作八卷。未知何據。今考定篇第。釐爲二十卷。詮次如左。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進士臣郎晉涵

融堂書解卷一

宋 錢時 撰

虞書

堯典

堯、唐帝謚。堯初爲唐侯。後有天下。因號曰唐。典、常也。聖人脩身齊家治天下。無非生民日用之常。非有他道也。何謂常。民彝是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五典。卽此常也。堯盡此常道。所以爲聖人。名書曰典。以明書之所紀皆常道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案、書序舊爲一篇。注疏本分載每篇之首。而逸書之序。亦爲案其先後。以次附載。蔡傳仍合爲一篇。總繫于後。錢氏書解。其篇目難不可得見。擇其文義。首釋篇題。次解書序。然後分解經文。知其編次之法本于注疏。今仍載書序于篇首。其解逸書序者。亦以次附載。

無不聞曰聰。無不見曰明。自然有條理、謂之文。無所不通達、謂之思。思曰睿。睿作聖。是也。所謂光者。卽其本心也。宅、猶居宅。言天下皆居其中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若稽、順考也。書作于後世。故曰若稽古。案、若稽古三字。鄭康成以爲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孔傳以爲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大旨略同。錢氏斷爲後世追溯之辭。自錢氏說行。而舊

解途隱：放勳、堯名也。明、文、思已見序說。作書者首著一欽字，甚爲切要。聖學工夫全在敬上。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敬不敬而已。言能欽明文思而又曰安安，則應酬萬物，交錯萬事，略無動靜之可言。終日如是，終年如是，終身如是，而未始須臾不安也。作書者無以形容而謂之安安，妙矣。不曰四海而曰四表，四表則無際畔，不曰天地而曰上下，上下則無限量。四表上下皆在此光明之中，範圍天地。其大無外也。作書者非聞道，非深知堯安能如此形容，讀之使人敬歎。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明於變時雍。

俊德、馴德之士也。案史記堯本紀，引書作克明馴德，錢氏之說，本于史記。克明猶灼見也。堯惟灼見俊德而用之，故以之親九族，則九族盡睦。以之章百姓，則百姓昭明。以之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也。既者，盡也。平章者，均平而表章之。旌別之謂也。後世不能化民成俗，皆由善惡混殽，無所別白之故。可勝歎哉。于是表章之，則是是非非，如辨黑白，百姓皆昭然著明矣。萬邦之廣，風俗各不同，不有以協和之，則國異政，家殊俗，何由化洽協合也。黎，衆也。協和萬邦，則天下一家，皆在春風和氣中，黎民自然丕變，致時之雍和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和在顓頊帝時名重黎，在堯時名羲和，一也。乃命在於變時雍之後，見得齊家治國平天下，聖人急急不容少緩，直是治道無纖毫欠缺，方無愧于天下。方命羲和治歷明時，象者，象時之節令，歷者，所以書之而授之于人也。日月星辰，乃天運自然之序，一毫人力無容于其間。堯命羲和，不過敬順其自然

耳。此心之敬。與天通一無二。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無他。敬而已。若昊天以治歷。只是敬授人時耳。所以布歷亦只是此敬。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前一節是總命羲和。此下四節是命四子分主其事也。案：以羲和爲四子，說本班固。嵎夷、青州之地。正東方也。夏秋冬皆以方言。而春以地言。則知四方各有其地。以表東西南北之正。彼此可以互見。寅賓、敬導也。亦非旦旦有所賓導之儀也。時當興作。一念微懈。卽乖日出之義。平秩東作者。所以敬導也。帝出乎震。春事自此而興。故卽東作爲言。均平而秩敍之。使各適其平。各循其序也。嘗聞之良農云。春事之興。耕耨糞壤。以至布穀立苗。次第井井。各有日數。不容少緩。一失其候。卽大耗減。以此一端推之。則平秩二字。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者在是。不得其平。不得其序。則與暴殄天物無異。豈細事哉。殷正也。民之分析。就農而言。故曰厥民析。先言東作而後言析者。平秩、羲仲之職也。析以就東作。民之事也。脩職于先。趨事于後。理當然也。鳥獸孳尾。昆蟲草木無一非聖人職分中事。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南交。或謂南方交趾之地。恐非。且東曰暘。西曰昧。北曰幽。皆明著其義而繼陳其職業。若南方交趾。則其義不明。或謂南方相見之時。陰陽之所交也。其義亦未足。前乎此。則作于東。後乎此。則成于西。南、離明之地。正居春秋之間。爲東作西成之交會。故謂之南交。萬物皆于是而化育也。故謂之南訛。居南方。

則爲東西之交。時則宜平秩化育之事。敬以致其功也。春曰寅賓。秋曰寅餞。皆在平秩之先。夏言敬致。獨在平秩之後。蓋順日之出而平秩乎東作。順日之入而平秩乎西成。皆因天時之至而修人事也。至于化育之功。則人力無容于其間。不過均平秩敍其事。如當種則種。當耘則耘之類。敬以待化功之成而已。自修人事以待天時也。敬致之義大矣哉。厥民因者。因東作之事而踵成其役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日出而明。故曰暘谷。日入而暗。故曰昧谷。非眞有此谷也。（案。嵎夷。史記作郁夷。昧谷。史記作柳谷。則似實有其地。然馬融以嵎夷爲海隅。鄭康成以西爲隴西之山。復儒求其地以當之。究不得確證。故錢氏爲指日出日入而言也。）日之升。如自谷而出。日之入。如從谷而納也。寅餞。亦非日之將沒眞有所謂餞送之儀也。平秩西成。所以寅餞也。物至秋。率成實。均平秩敍其事。使之刈穫收斂不失其宜。此卽隨時之義也。春從日出之方而言。秋從日入之方而言。秋之言宵。義當然也。夷平也。秋成。則民可息肩平夷無事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三時皆平秩。而冬獨言平在。蓋用事之時。自發生至收成。宜順其序。故秩時已無事。宜防其弊。故在在察也。和叔所當察者。當不止一端。姑以農事言之。方其服田。則稼器田所常用。至冬則無用矣。于此而不察。則委頓弊壞。將無以待來歲之用。仲冬簡稼器。修稼政之類。皆平在之謂也。曰秩曰在。雖有不同。若其事之不可不均平。則一也。一有不平。便有偏而不舉之處。卽曠天職。卽墮天工矣。故秩在皆曰平。

堯命羲和。于春曰鳥。以象言。于夏曰火。以次言。于秋曰虛。于冬曰昴。以宿言迭舉而互見也。紀事立言之法如此。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命羲和以中星正四時。可謂精密。然日之餘者無所歸。則節候差舛。中星不可得而正。故于是又總命以置閏之法也。釐、正也。熙、順理也。天下萬事未有不因時而爲者。天時既正。方有以信百工而釐正之。庶績皆可順理也。堯典篇記羲和事。居其半。或者以爲詳于天而略于人。是大不然。天人只是一事。聖人未嘗分裂羲和治歷首命。以敬授人時。終命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豈二事哉。百工無非天職。庶績無非天工。作訛成易之候。析因夷隩之變。以至鳥獸羽毛之微。無一而非天也。一象之差。一候之錯。一事之謬。一民之失所。一物之不得其宜。卽墮天工。卽曠天職矣。易曰。範圍天地之化。中庸曰。發育萬物。豈後世星翁歷史所可知哉。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囂訟。可乎。

時。是也。先師謂上古未有道之名。惟言時。不言道。言順是者我登用之也。囂訟。多事口說好、力爭辯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愚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歎堯以大聖人在上。其視邪正如辨黑白。而在廷之臣。且未免以囂訟爲啓明。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爲僝功。使當時不察。一信其言而用之。則治亂安危之機在反掌間耳。後世知

人之明如堯者蓋寡而朋邪黨引、罔上干進者、皆是也。可勝歎哉。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洪水之勢。以其方爲民害。則統而言之曰湯湯。以其包沒山陵。蕩然無有限隔。則曰蕩蕩。以其勢泛濫滔天。則曰浩浩。詳味上文一方字。及下文一其字。則知民在堯春風和氣中。方被水害。亦未至于怨咨。此殆洪水之始歟。得其本心。則謂之順。失其本心。則謂之逆。順則爲吉。逆則爲凶。前章有所謂欽若。有所謂若時。有所謂若予采。諄諄然提一若字。後世論禹之行水。謂行其所無事。咈者、逆也。與無事正相反。方命圮族。乃咈逆之事也。人之一身。凡所云爲。孰非天命。先覺者。覺此者也。日用而不知者。不知此者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若小人。則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方命是已。宗族、吾之同氣。謂之天屬。治國平天下之道。必自此始。堯親九族。皐陶亦謂厚敍九族。圮、毀也。豈待相戕相賊。若夷狄禽獸。然而後謂之圮哉。纔不親之。纔不厚敍之。卽謂之圮矣。異已也。猶言已矣乎。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載。是三考也。此上凡舉薦者三。堯皆不然之。至此段末。獨書績用弗成一語。以著帝堯知人之明。此史氏書法之妙。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

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潙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堯十六歲。自唐侯升爲天子。在位又七十載。是八十六矣。巽、順也。庸命與方命正相反。惟咈。故方命。能庸命。則足以順帝位矣。父則頑矣。母則嚚矣。其弟則又傲矣。一家之中。都是乖戾。略無一點和氣。常情處此。殆不可一朝居。舜處其間。能以孝道諧和之。薰烝不已。乖戾之氣。化爲乂治。烝者、如甑之炊物也。

舜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虞氏也。舜、謚也。或者因有緐在下曰虞舜之語。遂疑其爲名。先儒謂書作于後世。故變名書謚。此說是已。不然。則孔子序書。禹湯文武皆稱謚。而于虞舜獨以名斥之。可乎。案。此段當係舜典二字之解。永樂大典誤繫于舜典序之後。而轉于書序原解。而不錄。蓋編纂者之疏失也。今書序原解不可得見。姑仍其舊。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首言協于帝。則堯之德皆舜之德也。行德于下。而升聞于上。見當時上下之相孚。命以位。爲一篇之綱領。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節史氏凡兩書納于二字。見得投之所向。無所不可。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遜讓之後。其辭旨往復。必更有節奏。但既不可得而終辭。故史氏略之。卽書受終之事。直是付託得人。仰不愧。俯不怍。方無餘責。方無負于祖宗爾。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謂之政者。天文之休咎。君政得失之符也。人君與天一體無二。其所感召。如響應聲。古聖因名以政。見得一躔一度。皆是自家切己事。非徒課星翁歷史一藝之疏密而已也。齊者、各得其躔度之正也。一有不齊。責將孰歸。舜攝位之初。以此爲第一段事。其旨微矣。不然。則七政在天。而所以齊之者。斷斷在我。豈璿璣玉衡一器物之微所可辨哉。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舜受終之後。都未他及。且先去察璣衡。齊七政。然後方告天地鬼神。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從違向背。吉凶禍福之機。獨于垂象可驗耳。聖人致察于此。正是盡恐懼修省之端。肆、遂也。其事不容緩也。類、先儒以爲非常祭。然周官有類社稷則爲位之文。是社稷亦有類祭也。皐矣詩。是類是禡。注謂師祭。是出師亦有類祭也。豈皆非常之祭歟。六宗、三昭三穆。案、此解本張髦之說。精意以享曰禋。固善。豈享六宗之外皆非精意歟。類卽禋。禋卽望。望卽徧。名不同耳。聖人有二心哉。周官謂以禋禮祀昊天上帝。是不獨六宗爲然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止言羣牧者豈羣牧來覲而諸侯不皆至歟覲班瑞于羣后可見若諸侯皆至自當併言侯牧不應獨言羣牧而下文班瑞卻言羣后也況五瑞諸侯所執以見天子者今未覲羣牧先輯五瑞則是但斂而歸之上非諸侯執之以至明矣舜既致告天地鬼神卽斂五瑞及羣牧來覲之後乃始班之蓋諸侯統屬于羣牧羣牧來覲舜所以訪問賢否及政治之得失者必有權度矣非苟然輯之又苟然班之也五等圭璧君上所賜舜既攝政宜有以正大權之所自出一輯一班陽開陰闔斂散予奪制之自我使天下儼然不敢自必豈苟然也哉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觀肆覲東后之文則上文羣牧來覲之時非是諸侯皆至意義愈明自此以後直至歸格藝祖方是了畢看得此番止是攝位後大率提點一過若奏言試功黜陟幽明卻是後來五載一巡守之事觀時月曰協日曰正律度量衡曰同五禮至一死贄曰修都不他及可概見矣禮雖有定式不修則恐其廢墜贄雖有定制不修則恐其僭差故五等之禮玉帛生死之贄于是皆修明之也後世禮廢風俗日壞皆上之人不能修之事之始則受終于文祖事既畢則歸格于藝祖見得此事不是舜事亦不是堯事乃祖宗之事始終敬此一事也一歲之久上自朝廷下至方岳享祀鬼神覲見侯牧以至歷象日月禮樂

法度周旋上下。纖悉委曲。非徒應故事。爲文具而已。凡一事一物之微。皆吾祖宗之所在也。使舜一毫有歉于心。則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蓋有凜然不能以終日者。何以歸格于廟也哉。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觀此一節。見得歲二月東巡守以下。是受終後當年有此一出。甚明。此後所書。卻是舜後來巡守定式。故自此方有奏言試功之事。受終之始。未有此施行也。敷奏以言。若曰某田野如何而闢。某人民如何而育。某風俗所以教化者何。某法度所以修明者何。凡其職業。一一陳述。舜于是按其所言。試驗其功。功與言合。則車服以庸之。所以旌賞也。此正是考績黜陟之法。如何只說庸而不言黜。庸用也。功不副言。則黜而不用。明矣。故觀明試二字。可見聖人在上。如青天白日。的的詣實。不容一毫詐妄。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此事當在水平之後。或謂鯀既殛死。舜始嗣興。今殛鯀之文在此事之下。遂疑十有二州非在後事。殊不知肇十有二州附巡守後。四罪而天下咸服。附恤刑後。各以類從。非編年循次序也。若禹之治水在肇十有二州後。則禹貢不應獨別九州。若謂禹後獨併九州。則堯殂落時水平已久。曷爲有咨十二牧之文乎。況自言其荒度土功。亦繼之曰州十有二師。意愈明矣。封者。封殖之。禁採伐也。山言十有二。而川不言者。山有定。而川之所經歷不止一州。故止曰濬川也。川流滔滔。何待疏濬。豈水平之後。尚有未盡之功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者。所以示民也。若曰。犯某罪者麗其法。昭然條列。揭而示之。司寇垂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即其遺意也。官刑教刑。不涉五刑。于五刑之外。又別作鞭扑之刑也。肆、遂也。刑降而有流。流降而有贖。贖降而又有赦。好生之德。恩被萬世。天下之事。惟恤與不恤而已。民吾赤子也。其肢體。吾之肢體也。不幸而入于罪。哀矜惻怛。惟恐傷之。而忍不恤乎。然而有莫之恤。皆不敬之故也。敬則本心無蔽。物我一體。其于刑自然知恤。舜之刑全在一恤字上。欲知舜之恤。全在一欽字上。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辭氣温厚。優游諷詠。使人哀矜之心油然而生。此民所以不犯有司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據流四凶在賓四門之時。而史氏記之于此。蓋因敍舜制刑條目。特書此事。爲舜用刑之證歟。反覆詳玩。見得象以典刑。在當時未必用也。何也。典刑降而後有流。是不傷其肌體。從輕之名也。四凶之罪如此。而止于流。則舜之用刑。他可槩見。史氏書此。所以示後世之意深矣。舜攝政二十八載。其所施設。何啻一端。史之所記。自五載一巡守後。大旨只在賞罰。而其賞罰的的施行處。又只在明試以功。四罪而天下咸服二語。嗚呼至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愚觀百姓如喪考妣。不覺愴然感歎。元后作民父母。百年之間。蒙被聖化。則其依依慕戀。何異赤子之

懷父母也。一旦失之。哀號痛裂。眞懷所發。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豈可以僞爲也哉。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月正元日。卽正月上日。史變文耳。受終于廟。歸格于廟。及卽位。又格于廟。無一事不出于祖宗者。卽位之初。只以通下情爲第一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舜受終之初。羣牧來覲。今卽位之初。羣牧復來覲。所以重初政。與之更始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此以下是命九官以朝廷衆務也。舜居攝未稱帝。史氏于是特書舜曰二字。以明此後凡稱帝曰。皆謂舜也。若語中所稱帝卻是堯。如熙帝之載。惟帝時克。是也。愚觀此段。深見得百揆重大。周書云。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是百揆爲最長。欲有謀焉。宜首及之。如何堯朝凡事只咨四岳。又直待得舜後方有納于百揆之事。是舜未歷試之先。未嘗命百揆也。舜此日亦只咨四岳。又卻是卽位後方謀百揆之人。是舜居攝以來。未嘗別命百揆也。豈舜二十八載之間。只以百揆攝政。今旣卽位。故欲得人代以居百揆歟。熙、順理也。禹嘗代鯀爲崇伯。故稱伯禹。舜咨嗟稱贊。汝平水土矣。今居是任。不可不勉。時、是也。指百揆而言。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棄名稷主稼穡之官也雖居朝廷亦分土爲諸侯故稱后阻飢者民食艱阻而飢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自常情而觀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泰和之世豈所宜有聖人宜急急圖之不容一日緩者案此下原本有闕文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命皐陶乃首言蠻夷猾夏而後方及乎此是明猾夏之罪爲尤重也諸家之說往往紛紜或謂古者兵刑不分所以蠻夷猾夏屬于士官是以猾夏爲侵擾中國也若是侵擾則當如有苗之征奉辭伐罪矣豈五刑五流所可治耶或謂此蠻夷乃雜居九州如島夷萊夷之類然舜之辭旨未嘗如此分別或謂寇賊姦宄乃因蠻夷內侵常法一曠中國之人乘釁爲亂者此等罪犯盛世所不免豈皆因蠻夷而後有之況有虞之朝未嘗有此事變耶是皆臆說無足取者愚讀至此見得聖人深識遠慮所以嚴夷夏之辨謹之于未形中國衣冠禮樂之地三綱九法所以扶持人道于不壞者于是乎在豈遐荒絕域之外不正之氣所可亂哉上四句已備著用刑詳曲復斷之曰惟明克允蓋罪因情僞變態萬端智照微昏輕重失實安能允當人心乎此一明字如水鏡燭物無所遁藏不是此心洞然無纖毫蔽礙鮮有不臨事而亂者皐陶邁種德安有此累舜猶未免申惟明之戒後之君子庸可忽諸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一器物之微。特工人之所爲耳。于舜何與。而曰予工。蓋制器尚象。自聖人出。其所制作。妙理存焉。今觀犧尊象尊玉爵瑤爵。與凡聖世相傳之遺制。體格端重。名義淵永。無一物非託之以寓進業之深旨。不虛作也。然則百工之事。正聖人精神妙用。風俗之所樞機。其美其惡。其責在我。謂之予工。豈苟然哉。是故必貴于若也。或苦窳。或不中度。不得謂之若矣。汝諧和諧其職業也。無一工之不諧。方可言若。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熊。帝曰。俞。往哉。汝諧。

天地萬物。與我渾然一體。聖人身任化育之責。凡一草一木一鳥一獸。卽我也。非外物也。故曰予上下草木鳥獸。曾子謂斷一木。殺一禽。不以其時。非孝。知其爲非孝。則知所以爲若也。是故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皆若之謂也。周官虞人。有上山澤、中山澤、下山澤之異。益爲虞。其兼虞之長歟。汝諧者。欲諧和衆職。使無一物失所之謂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周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卽此三禮是也。（案：錢氏引周官大宗伯、以釋三禮、本于馬融。）吉凶軍賓嘉、皆屬大宗伯。鬼、神、示。止是吉禮。如何總言其職。獨舉此三者。蓋禮莫大于天地宗廟。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

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舉其大。則餘可槩見矣。秩宗。卽大宗伯之職。典朕三禮。亦舉其大者言之歟。秩、序也。宗、猶主也。天秩有禮。無非自然之序。禮官爲禮之主。故謂之秩宗。舜命九官。惟百揆、秩宗、獨咨四岳。又皆以有能爲問。豈此二事尤重歟。堯亦是洪水、巽位二事。獨咨四岳。獨曰有能。僉舉禹。而讓稷契皐陶。僉舉垂。而讓殳斨伯與。僉舉益。而讓朱虎熊羆。僉舉伯夷。而讓夔龍。舜皆俞之矣。而卒不許讓之他人者。雖所讓不妄舉。竟僉論首推。聖心尤愜。他無以易此故也。愚觀堯朝舉鯤者四。而吁者三。九官之命。總而俞之者八。凡所舉所讓。乃無一不合帝意者。見得四凶未去。堯朝尙有小人。自誅四凶。虞廷皆君子矣。雖然。小人猶在。堯之所以爲大。小人盡去。舜之所以爲君。故曰。大哉堯。又曰。君哉舜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適子他日皆繼世有家有國有天下者。豈是細事。如何獨命典樂教之。蓋感人心。變化氣質。機用之妙。莫疾于樂。此聖人區處胄子。豈耳提面命。嘵嘵講說所可言哉。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其以樂德教國子者。必中和、祗庸、孝友、以爲主。教之樂語。教之樂舞。所以爲教之目。一一皆有節奏。皆有定式。雖世代詳略有不得而知。要其大略可見。若夫師道。則甚不易也。何謂師道。直寬剛簡、是也。直者、無所回曲之謂。欲明師道。豈可不直。然直則易于不溫。和但峻直而不溫和。則難親矣。寬者、優柔樂易之謂。欲行其教。豈可不寬。然寬則易于不莊栗。但寬而不莊栗。則易玩矣。震厲奮發。足以策偸而

警惰。非剛不可也。或太剛。則未免反有戕賊之患。剛而無虐可也。靜重端默。足以正浮而格躁。非簡不可也。或太簡。則未免反有高亢之患。簡而無傲可也。玩此四語。如五味相濟。五色相受。而師道備矣。故舜先明此事。方論及樂。師道欠缺。而徒欲以聲音感人。則無是理。詩者、樂之主也。作其樂而歌其詩。如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射則奏騶虞之類也。舜至此。不言胄子。而言神人。此道之妙。無所不通。人此妙也。神此妙也。夔也固已洞達此妙。一觸其機。不覺慨歎曰。於何待八音之皆具也哉。雖一石之擊。一石之拊。而百獸且將率舞矣。又何止于神人。嗚呼。妙矣。非眞知天地萬物在此石一擊一拊之間。安能透發蹊逕于舜言外發此妙旨。舜聞此旨。默然無語。如之何其不善。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異端邪說。讒毀正道。是謂讒說。其行怪僻。殄滅正行。是謂殄行。斯人者。譸張爲幻。足以驚世駭俗。細玩震驚等字。可見當時風俗醇美。其民生長教化中。所聞無非正言。所見無非正道。一有讒說殄行。便爲之震驚。後世異端邪說。充斥彌滿。沈酣耳目。與之俱化。良由不知所疾。納言之官廢。風俗敗壞而至此極也。周禮訓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布訓四方而觀新物。卽納言之遺意也。直是不以夙夜爲間。有聞卽報。有命卽宣。使之卽時聞于上。聖人愛護風俗。不啻如拯溺救焚。于此可見。不特命之出爲朕命。其出其納。宣達上下。皆朕命也。皆不可不信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自常情而觀。自龍之納言至十二牧之咨。皆何與于天也。舜之命官。少者一二語。多者不過數語。各當其職。曲盡其妙。可謂至矣盡矣。到此忽道出天功二字。天非高高。凡我所爲。舉無一而非天者。則分職受任。發于事業而謂之天功。豈空談哉。亮、明也。時、是也。此明亮天功。更無他說。惟敬此而已。分、別也。舜攝政初。竄三苗之君于三危矣。其餘黨之在故地者。往往未能盡化。于是別其善惡。各爲一處。如周化商民。旌別淑慝。殊厥井疆之義。舜在位凡五十載。其間設施宜不一端。史官卻只敍其卽位之初命官之詳。與夫考課之法。直是陟方乃死。更不他及。于此可見舜五十年之規模。都定于命官一日之頃。自後只考課黜陟而已。無他事也。舜恭己無爲而治。其是之謂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陟方乃死。魂氣升于天之謂也。謂之陟方者。姑以明雖死而未嘗死。實無方之可陟也。此惟覺者知之。未覺不惟不知。亦不信。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釐。正也。帝旣釐正下土。每方各設居方之官以主之。古者因生賜姓。別生者。別其所自出。使不紊其氏族也。士農工商各有其類。分類者。分別其類。使各安其業也。此汨作、九共、槀飫之書所由作也。汨作、舊訓治與書序本自爲一篇。至漢方析之。冠于每篇之首。汨作、九共、槀飫、十一篇共此序。其書亡。故序次第附見于此。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

九　先儒謂古文丘共字相近。九共卽九丘。九州各一篇。凡九篇。然則帝釐下土。其殆水平之後。未肇十二州之先歟。稟飫舊訓勞賜。然書既不存。義亦難于強通也。謹錄亡書之序。依舊次第。附諸篇之末。愚痛念古書百篇而不存者四十有二。今幸先聖之序發明經旨。粲然具在。書雖亡而義猶未泯也。篇名湮沒不著而學者視之幾若贅疣。豈不甚可惜哉。愚故表而出之。以備百篇之義。

融堂書解卷二

大禹謨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其篇名次第。自古以然也。孔子序書。獨何所見。首言皐陶矢厥謨。次言禹成厥功。特斷之以帝舜申之之一語。嗟夫。非聖人安能如此。觀書安能脫去篇章名字。獨出眞見。斷定聖經。如此其的哉。皐陶篇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是皐陶以謨爲己任也。益稷篇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是禹以功爲己任也。此三篇謨爲主。則皐陶謨宜居篇首。如何大禹亦以謨名。反次諸皐陶之上。蓋萬世永賴。維禹之功。而三篇之中。忠言嘉謨。不一而足。此書首明克艱之旨。惠吉逆凶之旨。善政養民之旨。帝屢稱贊之。以至總師之命。獨斷斷于斯人。禹雖遜之皐陶。一則曰惟汝賢。二則曰惟汝賢。而先定之志。終以不易。正以功謨俱顯。不容從于皐陶耳。不止言其功。而特名之曰謨。冠諸三篇之首。所以申之。此之謂歟。孔子深探此旨。不徇篇次名義。直書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以明大禹皐陶謨益稷之所由作。此一申字。如天地造化。摹寫不可形容之妙。豈後世依經解義所能及其萬一哉。矢、陳也。申、猶伸也。益稷篇特因禹有暨益暨稷之言。取以題號。書不爲二子而作也。故書序不及二子。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此文命禹之文命也。如何卻說祗承于帝。孔子贊坤曰。承天而時行。坤之德卽乾之德。坤之行卽乾之行。此其所以承天也。明乎此。則知祗承于帝之妙矣。此祗承之心。無始終。無作止。無古今。所謂克艱者。祗承也。所謂安汝止者。祗承也。無一日一時一事一物之不祗承也。文命之敷。此之謂也。禹祗承于帝。卽舜重華協于帝。但祗承比重華差有輕重。此帝王之間也。玩味而自得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克艱二字。正是聖學切的工夫。克艱則無須臾而不兢業。自始學以至爲賢爲聖。皆克艱之積也。不克艱則無往而不放逸。自意念微動。以至積惡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爲四凶。爲桀紂。皆不能克艱之積也。吁。可畏哉。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克艱則無我。自然博詢衆謀。不徇乎己。能舍己見。樂從乎人。如是則人之善卽我之善矣。嘉言安得而伏于下。賢者安得而遺于野乎。克艱則物我一體。恩及無告。自然不虐。困窮有養。自然不廢。如是則天地之間。無一物之失其所矣。萬邦安得而不咸寧乎。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者。稽于衆。舍己從人之符也。萬邦咸寧者。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之應也。惟帝時克。此不是舜姑爲此謙辭。見得克艱工夫直是不易。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益聞舜論上節克艱功用惟堯能之于是不覺發歎稱贊舜之盛德如此得天如此得天下如此皆克艱之功用不獨堯能然也無所不通曰聖變化不測曰神剛健不撓曰武條理可觀曰文禹只道克艱二字舜便推廣此旨歸美于堯益便接此語脈發明廣運之妙歸美于舜不是當時克艱工夫日用純熟了無凝滯安能六通四闢如是其妙哉自此以下凡數節更相發揮袞袞不斷如珠聯星緯讀之使人敬歎自舜卽位後凡羣臣所稱帝皆是指舜若舜所稱帝卻是堯惟帝時克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迪順行也禹聞益贊帝復接其語脈而發揮之何謂順克艱是也何謂逆不克艱是也舜之盛德如此得天如此得天下如此固克艱之功用也或者兢業微懈不順而逆則凶咎之來捷如影響此禹所以兼吉凶兩端申明克艱之旨廣益之所未備拳拳爲帝舜告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千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禹聞益盛稱帝德而有惠吉逆凶之戒益一聞之爲之驚歎曰吁戒哉吁者不可之辭指言從欲之不可當以爲戒也其間無非發明克艱之旨以究不可從逆之意儆戒卽克艱也不復詳言儆戒之目罔失法度罔遊罔淫勿貳勿疑勿成是謂克艱不然是從逆也任賢而貳則不專君子之跡危矣去邪而疑必不斷小人之計行矣舜大聖人法度之失逸樂之過斷無此事至如九官之命正是不貳四凶之

誅。正是不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正是勿成。而伯益告戒之辭。不啻若伊周之于太甲成王者。何至如是。嗟夫。此虞廷之盛所以貴于克艱者歟。熙、亦有廣明之義。百志惟熙。可謂甚善。到此復陳干譽從欲之戒。恐又有此二病。所以極言之。譽者、道之符也。有道自然有譽。達道。如姑息而害仁。好施而不知義之類。是也。去此二病。可謂瑩然無瑕。然猶未也。一念怠荒。百病叢起。凜乎其難保也。益到此復申之以無怠無荒。蓋如前所陳。尚有事之可指。若無怠無荒。則應事時如此。不應事時亦如此。動靜晝夜如此。無時而不克艱也。此來王之機。卽黎民敏德之機。卽萬邦咸寧之機。卽皇天眷命之機。卽吉凶影響之機。伯益此章言罔者五。言勿者三。言無者二。命辭深初。立語嚴厲。讀之使人毛骨森竦。在舜猶有此戒。後世君天下者聞之。可不懼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敍。九敍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觀于政在養民一語。而知當日爲治之本也。大禹謨一篇。君臣告戒。可謂至矣。而上下之所以爲治者。不外乎養民也。能養民。而後可謂之善政。此惟禹八年于外。親知民間之疾苦者。始克舉以相告也。水火金木土穀。皆民生所不可闕者。修之只在君上。當日庶績咸熙。如平水土之官。播穀之官。共工之官。皆見于書。當必有司火司金。如所謂火工金工者。五官分司其職。而歸重于穀。以重民本。纔可謂之惟修。正德利用厚生。皆行治之事也。如惟和二字。分明有從容不迫意思。卽是行所無事也。九功之敍。則

又有條理整齊處。不是一味寬和。此三項互相呼應。極有次第。缺一不可。此禹從閱歷過來發明爲政之要。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于是又推原九功之所以得敍。實在地平天成之後。而歸功于禹。是又言臣之所以克艱也。前言克艱功用。雖無所不備。猶是言一時事。而此則又言其功用及于萬世。嗚呼。盡之矣。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禹之德。舜所熟知。今欲禪讓。令總我衆。略無他語。止言其不怠。夫舜老而倦。筋力不逮故也。禹之不怠。正是禹平日工夫。觀其告君。有曰克艱。曰安汝止。徽不安。卽怠也。徽不克艱。卽怠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遠也。種、如苗之種。皐陶曰兢兢業業。是其種德之法也。曰愼厥身。脩思永。是又其邁種德之妙旨也。皐陶、士官也。惟種此德。故其降及于民者。亦無非此德。雖刀鋸斧鉞之施。皆皐陶種德之地也。民之懷之。豈是偶然。以此得見禹不是姑爲此讓。直是深知皐陶。直是尊敬皐陶。舜卽位之初。命宅百揆。既讓于稷契皐陶矣。至今禪讓帝位。其他皆不及。又獨拳拳乎皐陶一人。雖不知稷契在與不在。然禹之所尊敬而推讓之者。舉一世莫有過于斯人者矣。語至此。又申言曰。帝念哉。言不可等閒聽過。當深念之

哉。今一念及此。只在斯人。釋而不念。亦只在斯人。指名而言。只在斯人。允出于心。亦只在斯人。于是又申之曰。惟帝念功。不言德而言功。功卽德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此段前面罔或干予正。與後面民協于中相應。不可不細玩。以其無邪。謂之正。以其無偏。謂之中。皆道之異名。非有二也。正曰予正者。天下之心。舜一人之心也。其心正。卽舜之正。其念不正。卽是由舜之不正。明、卽惟明克允之明。卽乃明于刑之中之明。灼見是非曲直。灼見情僞輕重。水鏡澄然。物無遁藏。而五刑之用。有以大服乎人心。爲惡者知懼。爲善者知勸。自然樂趨于善。而不忍自棄于爲惡。謂弼教合于中。方是弼教成功處。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曰簡。曰寬。卽罔愆之德也。自此以下。無非簡寬之用。卽所謂好生之德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九官十二牧。孰非與帝共治者。而俾予從欲以治。如何獨歸之皐陶。大凡天下好事。不可有所梗。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之爲撓。而明刑弼教者無其人。民未協中。臣庶未免干正。則所以梗吾治者多矣。謂

之從欲。可乎。惟是皐陶料理此事。翕然向化。無一人來作梗。所以使我得從欲以治。四方皆爲之風動也。風動二字甚精神。前言功而此言休。休雖訓美。而有不可名狀之妙。若只作美字看。便不精神。此字正指風動而言。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儆猶戒也。不言災而言儆。見得聖人所適無非恐懼修省之地。進德修業之機也。矜者、驕色。滿假之狀也。伐者、誇辭。滿假之言也。不自滿假。所以不矜不伐。大抵有我即有敵。無我。敵不立。不矜不伐。無我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動乎意入于人僞。謂之人心。動乎意者爲人心。則知本心之卽道也。謂之道心。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勿聽勿庸。防閑極密。後世有旁寄聰明者。其鑒于茲。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衆非元后何所歸戴乎。此其所以可愛也。后非衆誰與守邦乎。此其所以可畏也。愼乃有位。愼之如何。敬修其可願而已。人莫不各有所願。但有可不可之別耳。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今我之言已出于

口矣。所以關係于事體者不輕矣。豈復再有言乎。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若更卜之。內自變亂其初志。外哄衆心。幽不聽命于鬼神。而欲再卜。安有重吉之理。舜命叉益。皆言往哉汝諧。獨于此確然說一惟字。蓋人君爲天地人物之主。舉天地間有纖毫未盡分處。卽是未諧。此非一職一事之比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若帝之初。與舜典是一般授受。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

有苗者。左洞庭。右彭蠡。負固不服之國也。舜攝政之初。固嘗竄之矣。卽位之後。又嘗分之矣。五六十年之間。德化浹洽。四方風動。而有苗尙爾弗率。其頑如此哉。舜歷年許久。不聞有此施行。如何禹一攝政。便有徂征之命。以道里計。有荒服也。若稍稍帖息。聖人猶不應遽動干戈。必是禹攝政後。有苗無知。陸梁不服。抗逆朝廷。上干天討。事有不可得而已者。所謂弗率、不恭、侮慢。其是之謂歟。首提昏迷不恭一

語。所以指其病根。三旬苗民逆命。觀于此語。得見其黨與浸盛。非異時可窺可分之比。又見得徂征之師。止是震之以天威。使其知懼自服。非逞兵直前。必欲剿絕之也。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徂征之命。乃聖人生全有苗之道。非黷武也。苗頑弗悟。尙爾抗逆。若勇往直前。奮于一怒。必至于屠戮而後已。此豈聖人之本心。禹方徘徊未決。益從而贊之。所以深契其心。亟下昌言之拜也。今苗民逆命。不自反而進兵。是滿也。滿者、損之招也。不若謙以自反。斂兵而退。苗雖頑。亦人爾。安有不感動于德者乎。舜禹大聖人。其所舉動。無非盛德。今日之征。卽盛德也。苗民知其爲兵而不知其爲德。所以逆爾。故益之贊禹。主在休兵。非不足于舜禹之修德也。禹聞益言。班師振旅。帝亦不以爲異。遂敷文德。從善之速如此。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脩思永。惇敍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觀篇末皐陶語幾竟。帝卽呼曰。來禹。汝亦昌言。又觀孔子序書。謂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則

是皐陶陳謨于舜之前無可疑者然此書終篇是與禹對答若皐陶正以告舜舜不應略無一語又況皐陶一說知人安民禹遽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其辭旨謂兩盡乎此雖舜亦以爲難豈他人所可及若皐陶正以告舜禹不應有是言也然則皐陶之謨雖在舜之前其實乃是與禹言之歟此書後世爲皐陶陳謨而作故亦云若稽古允信也迪行也實履之謂也苟實履矣則發而爲謀謨皆此德之華也自然昌明推而爲輔弼皆此德之用也自然諧和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能哲而惠雖有驩兜變亂是非何用憂乎雖有苗民賊虐百姓何必遷乎雖有巧言令色孔壬如共工之徒何足畏乎然而舜必放必竄必流者以知人安民爲難故也或曰信如斯說則是舜于哲惠有所未足而禹之言殆若貶舜者是不然舜之所以去四凶正是知人正是安民所謂難者不敢以爲易耳非不足于哲惠也皐陶首言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兪之次言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以至邇可遠在茲禹又拜而兪之及聞知人安民之語則遽曰吁乃有不可之意謨之明弼之諧卽惇敘九族卽知人安民六通四闢無非允迪厥德之妙用大禹豈不洞達此妙何故然之于前而獨疑之于後也蓋古人論學句句皆是心事的的皆是實履言契于心隨卽稱賞纔自揆有難能處便不敢容易承當未免吁兪之異若只作空言聽過必無此疑于此可見禹平日克艱工夫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禹既以知人安民爲難皐陶復自歎美曰都于是大敷明知人安民之道推極底蘊爲禹言之特未可徒以爲難而已也自亦行有德而下是言知人自無教逸欲有邦而下是言安民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大凡德有九品亦必有實行之可見徒曰有德而無實行何足以爲德哉是故德雖難知而行則易考載行也采采猶事事也今也亦言其人之有德乎乃是言其行某事某事也行事即行也觀人之法莫要于此皐陶既序九德便繼之彰厥有常吉哉此語尤緊切彰者舉揚之也舉揚九德之有常者而用之則無不吉矣能日日宣達其德而不懈是日見于用也是有常也能日日嚴于祗敬其德而不怠有德而祗敬不放逸矣又嚴以自律是無時而不祗敬也是有常也姑舉此三者以例其餘非謂官止于諸侯卿大夫亦非謂必皆備三德六德而後可用也故下文即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敍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庶績其凝。既結盡知人一段文義。自此以下。卻是發揮安民之道也。安民之道。大概有二。一則無逸欲以教有邦。二則無曠庶官以代天工。皐陶論安民。第一事在無教逸欲有邦。而所謂無逸欲工夫。只在兢兢業業。又直指一日二日萬幾。以明示用力之地。有凜然不可斯須少懈之意。人之思慮流動不停。善惡兩端。倏然變化。萌于眇忽。發于微芒。一日二日。其幾有萬。兢業不繼。則叢然明與如風馭飆輪。瞬息千里。無非在逸欲路上馳騁。吁可畏哉。五禮獨曰有庸。看得五典各貴有辨。故謂之五惇。與下文五章五用同。若五禮。則無待乎辨。但要行之有常耳。禮者、防僞而教。中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一有不常。情僞奔放。滔滔焰焰。誰其禦之。典禮之後。斷之以同寅協恭和衷哉。正是指明典禮之本實用力處。此庶官之代天工所以不可曠也。自天敍有典而下。每于句尾係一哉字。有嗟嘆諷咏不可不如此之意。其所以不可不如此者何。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故也。敬哉有土。此一敬字。正與同寅協恭懋哉懋哉相應。案・錢氏所解・自無教逸欲有邦・至敬哉有土而止・于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以下・置而不釋・疑永樂大典原本有闕文・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孜孜、不已也。孔子曰爲之不厭。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老將至而不知。矧可得而有言。故又曰天何言哉。或曰禹前乎此。陳克艱之謨。不一言而足。克艱卽孜孜。曷爲而又有言。後乎此。陳

安汝止之旨亦不一言而足安汝止卽孜孜也曷爲而又有言噫禹未始有言也雖然不可得而言也如之何而又可思也起意而思乃支乃離不識不知雖思非思夫是之謂孜孜

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皐陶聞予何言之對意謂禹亦當陳謨故吁之然未究孜孜之旨故復發如何之問也愚觀禹答皐陶之問自言所以孜孜者只說治水一事不覺使人起敬起嘆聖人純一不已之功其用處乃如此或曰禹之治水在舜攝政之初今幾年矣日思孜孜正是言日用事如何獨舉此舊事以爲言嗚呼是愈使人起敬而起嘆也方治水之時禹之孜孜猶是也既治水之後禹之孜孜猶是也不言我今日之事如何而獨舉以異時之所以治水者此正明示孜孜之妙始終一念無古無今所謂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變者也皐陶聖學工夫洞達此旨一聞禹言不覺稱贊既俞之且師之曰師汝昌言禹曰予何言而皐陶乃謂之昌言此其所以爲昌言也衆聖對答神機妙用如風雨雷電出沒變化嗚呼何其盛哉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舜命禹總朕師曰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敬修其可願所以愼也禹之告舜亦曰愼乃在位而繼之以安汝止與舜之旨正同見得此一愼字乃虞廷日用工夫故舜禹更相教告不外此旨帝既聞其言而俞之矣禹于是復申明之安汝止而下言所以愼乃在位者如此也安汝止者不動乎意幾者微萌動

之初也。不動乎意。罔念不作。變化縱橫。全體全妙。平平蕩蕩。自然安和。故曰惟康。我之日用如此。是以輔弼之臣。亦皆直而不回。匡救闕失。

帝曰。吁。臣哉隣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禹言愼乃在位。如上文所陳。可謂甚善。帝吁。乃有不然之意何也。蓋帝之所謂愼在位。有賴于臣者爲重故也。臣哉鄰哉二語。猶言吾之臣哉。乃吾之鄰哉。吾之鄰哉。其吾之臣哉。鄰猶近也。君與臣蓋一體也。君元首也。臣則股肱耳目也。下文言予欲者。而繼之以汝翼、汝爲、汝明、汝聽。正以發明股肱耳目之用也。語益深切。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舜既以汝翼、汝爲、汝明、汝聽。委託于禹。凡經綸天下之大經大法大略。已具于是。復責之以汝弼。是又全以此身付之。使正救也。雖然。我之責望固在汝。汝亦豈能獨辦天下事。四鄰、左右前後之臣也。須要敬禮四鄰。與之協心共濟可也。舜既一一訓飭于其未也。獨拳拳乎庶頑讒說。此乃申明出納五言未盡之旨。龍作納言。出納朕命。正是理會此事時。是也。道也。

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自禹曰都以至于終篇。語脈聯貫。愼乃在位。是此段主意。禹之言。主在安汝止一句。舜之言。專以臣作朕股肱耳目責望于禹一人。後面更倡互答。袞袞不斷。其大旨只是發揮此兩端。兪者。然也。哉者。疑辭。未以爲然也。禹意謂聖德光明。則天下之賢皆爲吾用。天下之心自無不服。不可但責之于我一人也。如其不然。則普同日奏無功耳。敷同。猶普同也。于是復接此語脈。極言丹朱之傲。以明汝止之不可不安。自辛至甲僅四日。五服不是禹創爲舊來規模。恐或未備。水土之後。因弼而成之。故曰弼成五服。獨苗民之頑。弗肯就職。帝拳拳于庶頑讒說。故云然歟。禹言。予創丹朱之傲。所以至于各迪有功。此語正與日奏罔功相應。帝其念哉。帝不可不念我所陳之旨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敍。皐陶方祗厥敍。方施象刑惟明。

禹首陳帝光天之下。又戒以無若丹朱傲。又自謂我創乎此而至內外之各迪有功。其所主固在安汝止耳。舜于是因其言而歸美之。復申明己之本意。謂德固在我也。所以迪行我之德于天下者。誰乎。是汝之功秩然而有敍也。皐陶方且祗敬其敍。方且施布象刑。明示天下。以保其敍于勿壞。然則我之所

倚賴者豈不專在汝乎惟敍卽九功惟敍之敍祗厥敍而明象刑董之用威之謂也或謂舜下二語是爲苗頑弗卽工而發然象刑惟明正所以祗厥敍則凡不修六府不和三事如庶頑讒說如苗頑弗卽工之徒皆在其中殆不必太泥耳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因舜歸功于禹不答安汝止之說而拳拳乎皐之象刑于是就其本職極言感通之妙以發明禹之本旨夫鬼神至幽也丹朱至傲也今鳴球之戛擊琴瑟之搏拊詠之以聲歌而祖考且來格虞賓且與諸侯以德而相讓此何爲者乎羽毛之屬蠢然有生于天地間非可以言語通也非可以情義動也今堂下之樂有管有鼗鼓有柷敔以合止有笙鏞以間作而鳥獸且至于蹌蹌此何爲者乎鳳凰靈鳥非有道之世不出至不易感也簫韶九奏樂旣大備而鳳凰且至于來儀此何爲者乎嗚呼舜之樂舜之所以爲舜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禹論帝光天之下而極于誰敢不應創丹朱之傲而終于各迪有功正是此妙舜自有感通之妙見于樂者如此如何不答安汝止之旨而但責之于股肱耳目也鬼神可通鳥獸可感桀傲可使讓則夫庶頑讒說苗頑弗卽工之徒固一人耳又何以象刑爲也夔就樂上發此妙用正破的亦安得不爲之感動而有咈乎禹之言哉來格德讓係之戛擊搏拊以詠之後者蓋堂上之樂先作來格者降神之初德讓者始之讓位之時也蹌蹌之應在衆音俱作之後故係之堂下

樂之下。非是兩處分別、各有所主也。鳳凰來儀。在九成之後。或謂此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卽舜典中語。錯簡重出于此。詳其文義。誠有此理。然未敢輕議也。極其感應之妙。至于庶官無不信和。禹謂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豈虛語哉。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帝因夔之言。有感于禹之旨。是用作歌。故曰帝庸作歌。庸、用也。有所因之辭也。勑者、致謹之謂也。自吾之起居動作。食息語默。以至萬變萬務。無一非天之命者。不可不謹也。謹之如何。惟時惟幾而已。時、是也。道也。卽天命也。幾者、幾微萌動之初也。禹之所謂安汝止。惟幾惟康。正此之謂也。舜雖以答安汝止之旨。猶未忘臣作朕股肱耳目之初意。乃歌而謂。時幾工夫。固當致謹。亦須股肱之臣。欣然協贊。爲之君者。乃始振起。而無怠荒。百工之事。莫不順理耳。皐陶言帝不可不念我之所陳也。大抵人臣之與事造業。皆由人君倡率而作成之。所以人人自奮。不敢廢弛。率先之道。在謹乃憲也。成者、凡今日已成之功也。自一身而至于天下國家。須是時時覺察。方謂之謹乃憲。皐陶賡歌凡兩章。都從元首說起。正是翻舜股肱喜而元首起之說。兩歌反覆。而大禹安汝止之旨。與夫帝舜股肱耳目之說。較然著明矣。既拜而又俞之曰。往欽哉。言自今以往。敢不敬哉。所以深領其言而佩服之也。前面多少議論。沛然領于

一拜諸臣發揮許大功用都收拾在一欽字上雖然舜大聖人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乃三聖相傳之要旨安汝止一語正是日用工夫何煩大禹諄諄啓告又何二三大臣費辭而後喻哉禹之所以忠愛其君者切故拳拳乎安汝止之言舜之所以委任其臣者深不敢有一毫自是之意故拳拳乎股肱耳目之諭及至一聞夔語而遂歌一聞皐陶歌而遂拜如太空雲氣略無倚薄鑑中萬象參錯縱橫嗚呼此其所以爲有虞之盛也歟

融堂書解卷三

夏書

禹貢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之治水。實在堯朝。何謂夏書。此書所載。田賦貢篚。無所不具。如何獨謂之貢。蓋貢者。夏后氏取民之總目。五十而貢。是也。雖其制度定于堯朝。自禹有天下之後。此書實一代疆理貢賦之祖。藏諸故府。世守而不變者。書之名篇。在夏后之世。故總謂之貢。而定曰夏書也。九州封域舊矣。洪水氾濫。界分不明。不是先分別其界分。茫然如何下手。濟河兗州。海岱青州之類。所以別之也。九州既別。水方有規模。隨山濬川。猶言隨山而濬其川。大抵水隨山行。山礙則水壅。洪水爲患。若在在通流。自應日殺一日。如何歷年許久。只緣爲山阻礙。壅而不決。是以氾濫而無所歸耳。禹不治水于水。而治水于山。此最是禹治水精神要領處。山無所礙。則水無所壅。自然之勢也。故敍九州之後。先言導山。後言導水。若不爲治水而設。則山何用導哉。此正隨山濬川功用之妙。惟吾夫子知之。任土作貢者。任其土地出產而爲貢。不強其所無也。孔子序書。必曰作某篇。此獨變文而不言者何也。詳觀此書。實成于禹之手。夏后氏之世。

特定此名耳。非後世史氏記錄而作者之比也。故不言作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先儒謂首尾數語。是史氏之文。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所自記。今以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觀之。則此書非史氏所作甚明。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衞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先儒謂九州相次記諸山川。是言禹治水次第。由冀而兗。由兗而青。循序治之。愚謂不然。此乃平水土之後。定貢賦之等。故每州先言水患之所以平。以明貢賦之所由定。非施功次第如此也。何以明之。以逐州山川每每書一既字而知之。如既載、既修、既從、既作之類。九州皆然。既者。已然之辭也。若後面重敍導山導水之詳。卻是治水次第。正是用功時事。逐州所載。乃是成功後事。的然無疑。見得此書非爲記治水而作。乃爲制貢賦而作。猶名之曰禹貢。其以是夫錯雜也。錯字在上上之下者。歲或不登。則雜出第二等賦也。觀此一字權衡輕重活法。深見聖人忠厚之意。餘州土曠民稀。田雖美而人事未必皆至。王畿之內。民物阜繁。耕種之多。培殖之力。非餘州可比。且又非盡出于田者。故賦獨上上。而其文屬于厥土之下。賦則治州者得以專之。貢則各州以其土產貢于京師。以爲服食器用。王畿則無事于貢矣。恆衞既順水道。則大陸可耕種矣。故曰既作。然而獨記之定賦之下者。先儒謂大陸卑下。成功在冀

州辨土定賦之後。故因其實而記之。此說未安。書言既從既作。則是已成功矣。獨不可定其賦而併記之歟。所以特記之于定賦之外者。卑下之地。與沃壤不同。且謂之既作。以明前此未嘗作。如今新墾之地。新阡之田。故免其賦耳。島夷皮服。先儒謂海島之夷。以皮服爲貢。看得冀之島夷皮服。揚之島夷卉服。特禹徧歷山川。因記其土俗如此。不必太泥也。若島夷卉服。書在厥貢之下。乃是爲厥篚織貝。張本非島夷自貢明矣。夾右碣石入于河者。每州必有通京師之運道。冀州、幾內。與餘州不同。運道皆不必書。獨自北而來東。從海頭入河者。乃自碣石之南。轉而西溯。故曰夾右碣石。非謂幾內皆由此道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兗居兩河之下流。被害特甚。桑土可蠶。則書之。是明他州雖被水而未必皆不可蠶也。降丘宅土。則書之。是明他州雖被水而未必皆避于丘也。十有三載乃同。非定賦之時先爲十三年之約也。十三年後。人力所施。方成次第。方可定其正賦耳。浮于濟漯者。二水不必相通。汎此二水。皆可入河。此兗州之貢道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承兗州之後。用功較易。故曰既略。曰其道。所謂因其勢而順道之也。萊夷作牧。先儒謂是畜牧之

地。蓋井田之制。不盡地力。又不遺地利。既畫井以分疆。其隙地則以爲畜牧之地。觀周官校人之制。知三代盛時。不獨授田有制。其馬政之修。亦規畫盡善。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嶧陽孤桐者。琴瑟之材桐爲之。必生于爽明之地。老于風日之中。而不受陰濕之氣者。其聲清暢。今製琴尤宜雷木。正是此義。嶧山所產。必愈于他處。又向陽而孤生。無林木蔭蔽所以最良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震澤底定者。平定不氾溢漂蕩之也。三江既流洩入海。而震澤平定矣。篠簜則既敷矣。草木則夭喬矣。此貢賦之所以可定也。地不滿東南。最卑下而多沮洳。故荆揚皆曰塗泥。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漢入海。尚在揚州。曷爲于荆州遽言朝宗于海耶。愚觀九州記水。每于其成功處書之。九河未疏。則

河患未平河患雖不止于兗而九河之疏實在兗故止于兗州書曰九河既道雍冀皆不書也徐州書淮亦是此例使江漢下流未有所歸則朝宗之勢安能遽順于荆州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是明二水于荆州境內已順流東下徑趨于海不復爲患其成功在荆州故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九州所敍山川俱言其已成之功如所謂既入既豬之類未聞有言如何用功者而此菏澤獨曰導何也蓋菏澤之水本不入孟豬今散其水而被于孟豬者乃一時權宜以殺其勢非水之正道故于此獨變例書一導字及被字亦與其他書法不同非是方如此用功也若行故道則荷澤之下當云既入孟豬安得復加一導字而又謂之被哉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旅平先儒皆謂旅祭愚見頗爲未安要之只是洪水時二山之間無路可通水患既退行旅往來皆安平無險阻耳不必曲爲穿鑿也沱潛特江漢之別流梁州兩言沱潛而略不及江漢則知江漢爲患至荆州而平特于荆州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到梁居上流揚居下流其不復爲患不言可知愚謂于其成功處書之殆不誣矣荆書沱潛既道梁又書沱潛既道沱潛雖出于江漢其在兩州各是一派則梁州

既復故道。不應荆州再書。況江漢州大江。獨一書于荆。而記其別流。乃如是之重複乎。磬、石磬也。謂之磬。則是已成器而後貢。惟本土人製之尤工。故磬及浮磬皆貢其已成者。若玉磬。則有玉人治之。所以止貢璆而豫又錫貢磬錯也。上六物皆梁州出產。若熊羆狐貍四獸之織皮。乃出于西戎。自西傾因桓水而來入于蜀者。故亦貢之。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弱水其力不勝芥。然可以皮船渡。水之異者也。既西者。其水本西流。洪水氾濫。未免混入中國。失其故道。自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既復而西矣。故曰既西。地不滿東南。故水無不東流者。弱水獨西。非強決而使之西。乃其地勢迤邐就下。流入西海故也。既旅、先儒亦謂旅祭。愚見已略具于旅平之下矣。且禹一面治水。不應急急且理會祭山。縱禮不可廢。雖天子望祭。亦當偏及山川。何獨祭山而不及川。又何獨書梁之蔡蒙。雍之荆岐。而他州皆不書乎。此必不然。其所以獨明言于二州者。蓋九州惟梁雍山最多最險。考諸載籍。入關有函谷之險。入蜀有蠶叢蛇退劍門棧閣之險。如此名字。不可勝數。當洪水時。其阻絕不通可想矣。今水平而行旅可以往來。在二州尤爲利害。所以特書也。專言山。則平夷之路可知。梁舉蔡蒙。雍舉荆岐。則二州境界可以槩見。非謂止此四山也。或曰。九山刊旅。亦謂之

行旅乎。曰。觀此。則愚之說愈明也。洪水橫流。氾濫于中國。草木暢茂。刊者。刊去林木也。而行旅可通。故曰刊旅。九山。是言九州之山間大槩皆然。而梁雍尤爲險阻。所以特書之。而餘州皆不復明言也。丞敍、大有次敍也。三苗凶渠竄于此地。想水未平時。亦甚陼杭不安。今三危可居。其種帖息。無復反側之患。特書曰丞敍。情狀可見。崐崙、析支、渠搜、皆西戎也。以織皮爲衣。故首言織皮。以著其土俗。是織皮出于西戎明矣。然梁州貢之。而雍州不及貢何也。蓋此物之入梁州。乃是從西傾因桓水而來。西傾在臨洮正雍州西南。與梁州接境。得非西戎水道通梁爲便。而此物不入于雍故歟。梁州書織皮之貢。特云西傾因桓是來。殆不爲無意也。見得西戎諸國。當弱水未西。黑水未南之時。皆墊溺不聊生。自禹導此二水。各有所歸。而西戎亦免水患。各就次敍。卽敍、猶言不失所也。與丞敍不同。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于雍州則曰荆岐既旅。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于雍州則曰弱水既西。導河自積石。以至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而後入于海。于兗州止書曰九河既道。如導漢于嶓冢。導江于岷山。以至兩江合流。會于彭蠡。而後入于海。于荆州止書曰江漢朝宗于海。以此例推之。雖其山川名字。彼此互見。間有不同。而大旨所歸。斷不易此。山本無用導。導山卽所以導水。導岍及岐一條。與導

河導沇相表裏。西傾朱圉鳥鼠一條。與導淮導洛導渭相表裏。導嶓冢一條。與導漾相表裏。岷山之陽一條。與導江相表裏。但弱水西。黑水南。不入中國。則與導山條下不相干涉耳。愚嘗謂禹不治水于水而治水于山。正此之謂。若不先開導衆山而使無壅礙。則雖欲導其源。眞所謂決水于不流之澤。可乎。或曰。相表裏之說。誠然。導山者四條。皆爲導以下七水而設乎。曰不然。其尤大者。此七水耳。凡經中所載諸水。所以從橫脈絡乎其中者。皆導山功績所及之地。而其源流指歸之大概。則實與此七水相表裏。不可誣也。愚于是又知東南之山爲水障礙者絕少。何以言之。導岍一條。至于碣石。獨橫亘東西。若西傾則止于安州之陪尾。嶓則止于漢陽之大別。岷則止于江州之敷淺原。非此三山之脈止于此也。其下固不勝其多山。特不爲水之障礙。是以不煩疏鑿。而導山之功隨此而止耳。後世三條四列之說。殆未深究此義哉。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

東北入于河。

既導山。則水皆流通。無有壅礙。此下方是從水源導之也。自導河而下七水。與導山相表裏。固皆鑿鑿有證。然弱水黑水與導山不相干涉。獨首及之者何也。愚觀此。深見禹治水規模。此二水本不入中國。洪水之時。未免混流。不是先區處此二水使由故道。則流派不分。如何用力。況已導山。是水之東流者。其大勢已有所歸矣。弱水之西。黑水之南。豈可不先正乎。導河積石者。蓋禹施功自積石始也。自積石至龍門。始壅礙爲患。鑿而闢之。而後有以受河水之流。導河至此。故首書之。凡言爲者。明非別水。卽此一水。因地而異名也。漾出嶓冢導漾。與導河積石書法不同。水始出爲漾。東流爲沔。至漢中爲漢。故曰東流爲漢。又東則名爲滄浪之水。自彭蠡東去。則爲北江。以入于海。且江漢旣合流。又會于彭蠡。自彭蠡而下。混然入海。非有二江也。曷爲有北江中江之名乎。蓋江淮河漢。水之尤大者。與渭洛之入河不同。渭洛入河。而渭洛之名遂泯。此言導漢。與下文導江。是各記兩江之始末。兩江雖合爲一。而每一條下。各記入海。以要其水之所歸。所以不得不著北江中江之名以別之。然謂之爲北江。爲中江。亦必是古有此名。愚至此深知禹所以表北江中江之名者。專爲記江漢兩大江之始末而設。不然。則其他水固有自南而入彭蠡者。曷爲不著其名而謂之南江乎。正以其源流事體。非江漢之比。所以無此稱謂。後世不究聖經大旨。苟徇中北之名。創爲南江之說。附會而謂之三江。或者又求其說而不通。遂謂三江雖合。而水不相入。禹蓋以水味別之。而三泠之說興焉。嗚呼。陋矣。自彭蠡而東。名爲中江。中江者。岷

江之正派也。漢水自北而入北江。故因名此正派爲中江。其實共爲一江以入海。欲明兩江之始末。故各書入于海以記之。沇水出王屋山而但曰導沇水者。或謂其上有伏流。水非始于王屋。故也。書法與導弱水導黑水同。導山導水。次第亦各不同。又不可不考。山則自西而南。凡四條。循序而導之。至于水。則自弱黑之外。其橫貫東西源流尤深長闊大者。河爲先。江次之。所以導之獨先于諸水。看得河居最北。江居最南。方橫流時。二者衆水之渠魁也。二水有歸。則衆水方可相次平定。此又禹治水之要領。是故濟水雖入海而出于河者也。獨淮在其間。別是一流。而于河亦不爲不相干涉。至于渭洛。則皆徑入于河。所以治之井井有次第。而渭洛又獨居衆水之後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上文既歷敘導山導水用功次序。此下卻是言成功以後任土作貢。卽九州之所敘者是已。其散見于九州者。節目之詳。而總括于此者。乃九州之提綱也。四隩既宅而下。正與既載既修之類相應。庶土交正而下。正與厥土厥田厥賦之類相應。愚因每州書一既字。而知其爲成功後事。于此證驗甚明。隩。先儒謂僻遠之義也。刊。刊木也。林木既除。可行旅也。今水土既平。居者行者皆無患。故特書之。連書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二事。正言僻遠之地皆已可居。險阻之路皆已可行。僻遠險阻可居可行。則平土之可居。坦途之可行。不待言而喻矣。四海會同。皆會同朝王。然則洪水之時。會同之禮廢乎。舜攝政之初。水

猶未平。輯五瑞。覲羣牧。巡四岳。覲羣后。又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初未嘗廢禮也。得非洪水氾濫于中國。諸侯有不能皆至者。發禁施政之事。亦固有闕歟。抑亦水平之後。定賦法。錫土姓。故有此會同之禮歟。下文卽言六府孔修。非會同而後修也。亦因會同而知六府之大修耳。六府大修。賦乃可定。庶土交正。所以咸則三壤。底愼財賦。所以成賦中邦。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所以結上文一段之意。乃一書造化功用之本。不可不細玩也。此敬德之心。卽克艱之心。且如治水。積時累歲。不勝其久勞。民動衆。不勝其多。豈小小功役也哉。若非此德之用。安保其不我距。行者、德之見于行事者也。是故以之平水土。此德也。以之會諸侯。此德也。以之交正底愼、咸則、成賦、錫土姓。無非此德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衞。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建侯立屏。無非宣布朝廷之文教。然事變不一。有非可專于文教者。則當權宜揆度而行之。古者伍兩軍師之制。寓于比閭族黨之中。蒐苗獮狩。時時教習。雖王畿未嘗無武衞也。何獨自二百里爲然。奮者、特奮勵振刷之。視內地爲加嚴。使之常有警備。不可犯耳。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四語指定四方界分。正是明上文五服之旨。事體于此方坦然昭明。夫五服方五千里。自東河至西

河千里。是甸服也。自南河至江千里。自江至衡山千里。荆州南至衡陽。正合二千五百里之數。侯、綏、要、荒。夫復何疑。若冀之北至恆山。已迫邊境。必欲以五服爲限。則侯服當在異域矣。固萬無此理。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流沙千里。僅得侯綏二服。必欲限要荒于東海之中。流沙之外。又可得乎。大槩當時只據九州封域。以地之最遠者爲準。而畫爲五服之制。其廣處自廣。狹處自狹。安得執五服以爲限而求足于地也。禹既歷敘五服。復申明之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正是敘述當時疆理活法。言五服之制。雖是如此。其實九州界分。東方止漸于海。西方止被于流沙。朔方南方止及于聲教所及之地。訖、盡也。盡四海之內。五服行焉。見得不是四方各爲二千五百里之限甚明。先儒不究此旨。往往執五服之死法。求地于四方。且要荒非九州外。初無可疑。東西北地皆不足。獨荆居南方。正滿五服之制。此其實證也。玄圭、玄玉之圭也。禮。天子之玉用全。玄、純天色。蓋天子之寶圭也。禹雖有萬世永賴之功。亦安得僭用之。臣而可僭天子之圭。則魯之郊禘。孔子不得而非之矣。然禹于此止曰錫玄圭告成功。其殆使之攝禮以告天歟。

融堂書解卷四

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曰有扈氏禹之後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觀大戰之情狀必有素謀必有憑恃必有黨與必非倉卒苟爲抗逆之計孔子序書書戰而不書大所以微寓意于君臣之大分不曰有扈何罪不曰夏王不曰征而獨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春秋責賢者備其旨深矣若有扈之罪則固不待言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先書大戰于甘而後書乃召六卿者非大戰而後始誓師也看得啓之戰初亦易之謂臨之以兵必可攜服且因以弭四方反側之謀耳不意其陸梁如此也師薄城下傲然抗逆略無君臣之分且將出而與我大合戰啓于是始不敢輕視始召六卿來前而嚴飭之故曰乃召六卿若未逆命而班師敷文德而舞干羽則無此大戰矣自古世代革易取五行迭王如木德王火德王之類夏水德月建寅威侮而怠棄之是不用夏之正朔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

則孥戮汝。

命、謂天命。卽出師之律也。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五子皆太康弟。謂之昆弟者。指此五人而言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禹之明德遠矣。再傳而黎民咸貳。何也。禹以憂勤啓祚。太康以逸豫喪邦。其事相反。此五子所以述大禹之戒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視而下十句。凡兩節。前後相應。皆是言我之不可忽者如此。一人三失。怨豈在明。觀此二語。使人悚懼。常人千失萬過。漫不知省。禹以三失爲大戒。垂訓後昆。可見聖人修身。瑩然玉潔。略無微瑕之可指。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信夫。禹于是復申言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與上文相應。視一愚夫愚婦。且足以勝予。況臨兆民。當如之何。故又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此一敬字。正是不見是圖實

用工夫處此章言有國家之本在民而臨民之本在敬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又舉皇祖之訓言所以喪天下之禍根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上二章述皇祖之訓開陳所以保天下與夫喪天下之兩端此下方指太康敗亡之禍也堯都冀故曰有此冀方羿既距河則自河而北已非我有故只指冀方爲言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是冀方非禹之冀方乃舜之冀方非舜之冀方乃陶唐氏之冀方也豈太康之私物乎道者三聖相傳之道也紀綱者所以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卽此道之妙用也今太康失三聖相傳之道亂三聖相傳之紀綱而滅亡三聖相傳之都邑惜哉何所逃其罪也哉此章首以陶唐氏爲言源流深遠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上章謂太康滅亡冀方乃滅亡帝堯揖遜之都邑已是深切此章又自其家而言謂禹垂法後昆無所不備而太康荒墜之以至覆宗絕祀尤更深切也禹以明明之德著而爲典無非大經作而爲則無非大法以至定爲制度無非大公至正之用是故有典則遺其子孫實家傳之成規關石和鈞制在王府可世守而不變一世遵之則一世宗社生靈之福百世遵之則百世宗社生靈之福太康不能遵承荒墜其緒而至于覆宗絕祀豈不甚可痛哉太康既廢仲康繼立夏之宗祀未嘗覆絕而此歌云然者蓋

作歌時羿方據河之北以距太康是都邑皆爲盜區而未有立仲康之事也故直以覆宗絕祀言之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二章言滅亡冀方四章言覆宗絕祀至此末章又切身而言其間稱予者屢屢悲傷悔罪若出于太康之口者蓋切代太康爲哀痛之辭以盡無可奈何之情狀也歌凡五章五子所作而詞旨相續淺深次第若成于一手者玩詠三復可敬可嘆

胤征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孔子序書獨曰胤征之不書王命何哉明非王命也蓋羲和世爲大臣羿一旦因民弗忍直據都邑距太康于外而立仲康遂專國政觀後來簒逆之事則其包藏禍心必非一日羲和遐棄厥司徑往封邑日從事于酒殆不止爲酣飲而已若止是酣飲執而罪之甚易辦者安用張皇征討而有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誓耶竊謂羲和不平于羿當時必有相與共起而謀之者惜乎羲和忠君之志未明而失職之罪先著羿遂得以爲之辭焉然則胤之往征也實羿命之非仲康之命也故孔子首書湎淫以正羲和失職之罪不書王命以著賊羿無君之惡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可于是乎見之矣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此下乃作書者敍胤侯出征之大意也太康失邦仲康嗣立始復帝位以有天下乃命胤侯爲大司馬

掌六師胤侯出征仲康之五年也曷爲于此書肇位之事乎蓋追記胤侯入掌兵柄之始以明今日出征來歷也羿既立仲康卽以兵柄付之胤侯此其爲謀深矣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斷以大義固無所逃罪然張皇六師如討抗逆之強國他無可數之罪而專以荒酒爲辭則當時情狀亦可想見此言胤后承王命徂征孔子作序后與王命俱削不書而獨曰胤往征之小人姦謀詭態如揭覆藏于青天白日之下安所逃遁哉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告于衆曰而下胤嗣師之辭也其辭三節自聖有謨訓至邦有常刑是第一節首言先王之事以證羲和之罪也徵卽庶徵之徵在君之德有修廢則在天之徵有休咎徵者君德之證也往聖詔後有謨有訓貴在明庶徵之應以定保守之道若庶徵不明君心無所警懼自非上智之主安能乾乾兢業保守而無失哉自先王克謹而下乃因明徵而定保守之實也天戒卽咎徵也凡災異之至皆天之所以警戒人君者是故我先王則能致謹于天戒恐懼修省無敢怠荒臣人亦因天戒能有其常法不敢墮墜然又不特守常法而已以至百官之衆皆盡修輔之義修者彌縫其君之缺失輔者翼贊之使無偏邪此君心所以不放逸不昏惑進于明明之盛也然又未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行于路曰爾官衆當更相規正也爾百工各執爾藝以諫于上也其或不恭言不遵所狥則邦有常刑先王之世事體如

此今爾羲和姑無望其修輔姑無望其規諫明徵之職正在于汝將安所逃其責乎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上節既明先王典刑如此此節卻數羲和之罪所以干先王之誅也先儒謂羲和夏之忠臣胤誓師乃文致之辭愚謂此卻是道其實不得謂之文致也但謀羿一節胤隱諱而不敢名言耳看得羲和只是忿悶不平于羿其心鞅鞅如狂如眩故遂決然舍去欲起而圖之沈縱于酒不復顧念當時亦有一等忠義之士慷慨激烈相與合謀舉事事弗成而迹先露以至于敗此則羲和疏脫迷繆之咎非忠于夏謀者也何者羿之惡逆天下之公忿也羲和爲國大臣從容圖回豈無其道陳平日縱酒無一言卒能交歡絳侯以誅諸呂定劉氏此固不足多也且安有天子在上身爲大臣有官守有言責委而去之略無所忌惟務沈湎私植黨與昭昭然有謀動干戈之跡而不及于禍者且自古輕慮淺謀欲誅君側之惡人以至爲身速死爲國速亂者多矣謂之忠可乎孔子序書首正羲和之罪略無一字假借與胤侯專征兩不相掩此眞萬世之公論不可易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此第三節乃號令軍師之辭也上兩節明先王之法數羲和之罪辭明義正凜然略無漏露至此則其情狀有不可得而掩蔽矣政典卽夏之司馬法周官曰政典是也觀上節所陳羲和不過一沈酣荒酒之徒何有于渠魁何有于脅從有渠魁脅從之可指則是羲和謀動干戈事狀已大張露夫以大臣而謀動干戈于私邑若圖不軌其罪豈不重于湎淫胤侯數其罪乃無一語及之情狀可見矣大率誓師往往于戒飭之末方言賞罰而此獨首明必殺無赦之罪蓋是役也乃是以叛逆而伐忠義當時六軍之衆皆無人心則已儻有人心何忍加誅胤亦知犯順興師人不我服只得先壓之以威而後方與之言一則曰天罰二則曰王室三則曰君命大凡欺天者好指天爲誓無君者必尊君爲辭小人之常態也況胤所謂脅從乃無非忠義之士一旦挾私而殺之于心固有不安焉特曰罔治以示寬大亦其勢不得不然耳及于篇末復發嗚呼之嘆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且征討所以伸威也曷爲以愛爲言若凶徒逆儔犯天下之公忿王師所向人人効死何愛之有哉蓋義和之兵與胤今日驅之而出征者本是一家初無怨咎譬如骨肉情義一旦迫于逆賊使之自相屠戮當此之時威勝耶愛勝耶此胤所以深懼人心或奪于愛不能有濟而直迫之使用威以遏絕其尊君親上之至情以遂其叛逆之奸謀也嗚呼可憐矣哉使義和討賊有方名正言順豈不足以遏橫流之禍惜也迷繆不審先投虎口適以稔其惡以成他日之篡逆義和至是亦無所逃其罪矣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此帝告、釐沃二書之序也。帝告窴商書之首。後世以湯誓爲第一。失其次矣。今書雖亡。只當以序爲正。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五篇・陸德明釋文云・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俱通・孔穎達正義・謂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爲卷之首・故附此卷之末・雖鄭康成所注尚書大傳・以帝告冠湯誓之前・錢氏蓋因其例・故云・書雖亡・只當以序爲正・第永樂大典不著卷目・今仍依注疏・附夏書後・　契父帝告居亳。帝舜始封契于商。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至成湯十四世。八遷。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云。相土居商丘。而漢孔氏又云。湯自商丘遷亳。漢去古未遠。此說當有所據。然以事理考之。自契至相土纔三世。不應相土之後。直至成湯方遷。必是累世數遷。復有居商丘者。故成湯自商丘遷亳也。據經傳所見如此。其他不可得而考矣。先王、帝嚳也。自契以來屢遷。及是成湯遷帝嚳舊都。故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也。或曰。帝告卽帝嚳。湯、諡也。名天乙。釐沃二字。先儒謂釐治也。沃沃土也。以字義觀之。遷亳而謂之治沃土。語似有理。然書既亡。亦難盡考矣。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時湯爲方伯。故得專征。仲虺作誥。止曰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孟子亦曰。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而夫子序書。獨書曰葛伯不祀。嗚呼。至哉。惟聖知聖。湯之心。非吾夫子。孰能發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所以承祭祀。事鬼神。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無非此孝弟也。君國子民。而爲宗廟社稷之主。荒淫怠慢。至于祀廢而不講。是不知有山川鬼神。且不知有祖先矣。人而不知有祖先。不知有山川鬼神。是與禽獸無異。況有國有家者乎。葛伯不祀。湯遣之牛羊。又使亳衆往爲之耕。直至殺童子。奪其餉。乃始征之。葛伯之征。

雖發于仇餉而事始于不祀禮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湯征諸侯而首懲一不孝不敬之人此肇修人紀表正萬邦第一著事夫子略其殺童子之罪而專以不祀書之嗚呼此湯之心也非聖人其孰能與此哉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此二書其作于末後之一反歟鳩方湯之二賢臣也尹方入北門忽見此二賢各陳敍其所以復歸之故史氏紀之而成二書惜乎其不存也書雖不存而夫子之序大略可考曰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卽此二書之大旨必是具言夏之所以可醜者如何而相湯伐桀之論定于此一醜字矣鳩方二人若是同時相見敍述其事似不必各爲一書必是各有陳述邂逅二人亦不必同時也鳩方名上各加汝字如汝舜汝禹之類蓋伊尹呼而語之

融堂書解卷五

商書

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觀此書止是湯諭其衆庶而誓之初無伊尹相湯伐桀之文亦初未有升自陑戰鳴條之事而序云爾者此夫子特書伐桀之始末所以深明乎湯之心也蓋當時天下雖被桀壞得如此狼狽然其事體全繫乎伊尹一人之去留觀湯薦尹于桀初何心于伐桀也尹去亳適夏亦何心于醜夏也使桀一旦感悟得伊尹而用之則湯與尹固桀之聖臣也一聖臣居中以輔成君德一聖臣居方伯連帥以討伐不義之諸侯則天下卽日可以丕變豈不大幸豈非兩聖人之本心哉夫何五就而不能用終使伊尹醜夏而歸而伐桀之謀遂定夫子是以深明伐桀非湯之心也伊尹實相之也特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非罪伊尹也明桀不能用伊尹不得已而後有相湯之事也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與此序屬辭比事而觀事理甚明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自陑而升以向安邑此湯行師之道也與武王師渡孟津同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先儒謂桀猶在上未當稱王此言王曰者史氏之追稱也愚見不然湯奉行天罰誅一獨夫耳若謂桀猶在上未當稱王則是猶有君臣之大分如天地之不可易置也今日之師豈宜輕舉乎湯之革命固定于誓師之日也湯雖不自王而當時固已王之矣此書王曰正是史官實錄夫復何疑不然則仲虺之誥實作于大坰湯返亳及國而曰錫王曰惟王曰王懋昭者不一而足亦謂之追稱可乎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正夏言正統也今汝其曰猶言今汝何不曰也今汝何不曰夏之有罪一如我之有罪乎時日曷喪言有日在上何時得汝喪亡乎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予其大賚汝史記作大理汝分明有舉理其事意思孟子所云勞之來之來字亦是撫徠安集之也先儒以賜訓賚恐未盡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湯既勝夏嘗欲遷其社于商矣已而又不忍使夏之社竟廢故不可不可者非欲之而不可得之謂也

所以見湯忠厚之意也。夏社臣扈三書雖亡。要無非陳述其始之欲遷。與夫所以不可之旨耳。喪國之社屋之。先儒謂此制恐始于湯。容有此理。使湯之前已有此制。則必無欲遷之議。三書亦不必作也。疑至未詳。或謂同臣扈爲遷社之議者。然經傳無考。難遽信也。臣扈、湯臣、逮事太戊。

夏師既敗。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遂從之者。遂從而追之也。誼伯、仲伯、湯之二臣也。典、常也。明此寶乃有國之常寶。世代相傳。所不可無。藏之祖廟。所不可失者。桀不能守。而湯得之。必當有以寓其警戒之意矣。若非有國之常寶。是乃桀之所亡者。湯必不取也。且一舉兵而首利其寶玉。雖張良蕭何亦所不屑。而謂弔民伐罪順天應人者爲之乎。

仲虺之誥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仲虺一書。一反一覆。極言竭論。所以相規相勉者。不一而足。殆非徒爲湯開釋而已也。史氏既具言慙德之事。而夫子序書。不復再及。止書歸自夏。以著作誥之時。書至大坰。以志作誥之地。極有味。于此備見近未及國。便作此書。正是因其慙而急投之。嗚呼。是仲虺之心也。惟吾夫子知之。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舉師之初。而有稱亂之嫌。卒伐之後。而有慙德之語。嗚呼。吾是以深悲聖人之不幸也。口實者。借之以

實其口猶云藉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仲虺作誥第一節也禹數苗罪只是箇昏迷仲虺數桀罪亦只是箇昏德自古聖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無他恐少懈卽昏耳吁可畏哉惟其昏是以民罹凶虐勇智、卽聰明也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靈明無體妙用無方以其自剛健而不屈謂之勇勇非血氣也以其自睿照而不惑謂之智智非思慮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此第二節是申言桀之所以亡者極形容得桀之情狀嗚呼聞善言而拜之夏之所以王聞德言而欲害之夏之所以亡斯可鑒矣。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西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第三節是申言湯之所以宜王者惟王二字是承上文數桀之罪而言惟猶獨也勉于德者勉之以

官勉于功者勉之以賞惟己者一斷之于己也寬與仁非二事然亦不無輕重仁則未嘗不寬寬則未必盡仁乃葛伯仇餉乃字正承上文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因湯慙德而作誥上三節具言桀之罪湯之德與夫天之厭夏而與商人之所以苦夏而歸商以見弔伐之師乃是理所當然湯所不得辭其責者到此卻都不明言湯不必慙亦不答其來世口實之語但極陳存亡之道規警而諷切之此乃乘湯方慙之時不待返國急急納忠此正仲虺作誥之本旨也自佑賢輔德以至篇終語凡數轉大槩只是一節意無非推明推亡固存之道賢者人佑之德者人輔之忠者圖揚之良者伸遂之此天下之常理也柔弱而不立者人兼幷之暗昧而不明者人攻伐之亂者人取之亡者人侮之此亦理之所必至也是故弱昧亂亡皆亡之道桀之所以亡也賢德忠良皆存之道湯之所以王也凡亡之道吾推而去之使無有凡存之道吾固而守之使勿失夫如是則有佑輔無兼攻有顯遂無取侮而邦國乃始昌明矣此仲虺承上文夏商之明效而推極此兩端進戒于湯終篇袞袞一反一覆無非此旨最爲深切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黜、廢黜也。湯既放桀。不復纘承其後。而夏之統絕矣。故曰黜夏命。所謂革命也。不居夏邑而返都于亳。明告天下以革命之意而作是書也。故曰復歸。史氏止云湯歸自克夏至于亳。夫子序書。特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便見得已承大統。而與天下更始。其義昭昭矣。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首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見得勝夏而歸。纔至亳都。便作此語。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民有恒性。民皆可以爲善也。聖人視民如一體。只是見得其性相近耳。降衷之義。先師論之備矣。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簡、別也。有善有罪。萬方之衆。羣仰矚于一人。而實定于一人之心。一人心與上帝相貫通。則上帝之心

卽一人之心也。上通帝心。下協民性。方是上下同流。案：此解祇釋爾有善全無以爾萬方一節。不應前後皆無訓釋。疑原本有闕文。

咎單作明居。

先儒謂咎單爲湯司空。作明居一篇。明居民之法也。不知何所據。書自明白。無可敍者。故直書曰咎單作明居。與伊尹作咸有一德之類同。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此伊訓、肆命、徂后三書之序也。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孔子周人也。故序以年書。孟子亦周人也。故亦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刑。蓋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卒。又其弟外丙方二歲。仲任方四歲。故以太甲嫡孫嗣立耳。謂之太丁未立。則是已爲儲貳。況書謂太甲既立不明。則是未立之先。亦不爲不明矣。伊尹安得舍嫡長而立一孩孺乎。太史不悟年齒。遂謂外丙在位三年。仲壬在位四年。然則太甲嗣位。當在湯崩七年之後。何故孔子序不曰仲壬既沒。而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乎。先儒因是未免異同之論。是不信先聖之經而徇後世記傳之謬也。大不可。且不特先聖之經可考。而伊尹告太甲凡五書。始末亦甚明。伊訓首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太甲初立。侯甸羣后咸在。伊尹奉新君見于乃祖成湯之神位而告之也。若太甲在外丙仲壬兩君之後。則其初立時有仲壬之几筵在。安得不告于新薨之君而獨見乃祖乎。太甲上篇。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王徂桐宮居憂。桐宮、湯之墓也。往湯之墓側而居憂位。是居湯之喪也。若喪仲壬。安得居湯之墓乎。其他如惟我商王布昭聖武。卽云今王嗣厥德。如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卽云嗣王丕承基緒。伊尹諸書所稱先王。皆湯也。如此類不一而足。辭無間隔。事理甚明。若一再傳皆短祚。又皆伊尹所親歷。安得告太甲時略無一語及之。太甲嗣湯而立。無可疑者。學者只當以聖經爲證。肆命、先儒謂。肆陳也。伊尹陳天命以告太甲也。徂后。先儒謂。徂往也。述往古明君以告太甲也。二書旣亡。雖不可考。然訓義明白。似亦有理。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尹伊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案：伊訓解，永樂大典原闕。

融堂書解卷六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三篇始末此序數語提盡太甲之先未有敗度敗禮等事既立之後病證方出故孔子序書特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若未立而已不明則伊尹當別有處安得苟然立之而後放之也不明二字乃太甲自敍實語故孔子亦只拈出此二字以斷之放廢也書但云王徂桐宮居憂而孔子特書曰放與商巢同例何也先儒謂不知朝政曰放凡天子亮陰則冢宰居攝朝政固未嘗與也何獨一太甲也哉蓋太甲居喪敗度敗禮全然繆妄故使之闃然屏處于外與常人無異是放也不謂之放則當何以名之吾夫子直書曰放未可與權者未足與議也雖然必若伊尹者而後可也思庸自思前日之昏庸也三篇皆作書以告太甲是太甲一事之首尾史氏類聚總以太甲名篇首篇云伊尹作書次篇又云作書若第三篇卻只是伊尹全書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首言天之明命。直將成湯聖敬日躋學問全行提出。相亦惟終。相亦罔終。方見休戚相關之至。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丕顯。先儒以爲大顯其德。未安。聖人純德。孔明。無時不顯。何晝何夜。何蚤何莫。必日出而大顯其德。豈昧爽之先有不大顯乎。丕顯、天大明也。旦、日出也。言湯自天未明以至大明。常坐待日出。急急求賢以啓迪其後人也。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

率乃祖攸行。須知能顧明命。方是率祖湯之急于求賢。皆是天命所當然。惟懷永圖。直爲太甲作通盤計較。是何等懇至。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茲乃不義。以至無俾世迷。是與在廷議桐宮時語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奉嗣王歸亳。始克盡人臣之職。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以伊尹卒能奉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紹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伊尹作書。獨首發君民相須之義。前此許多訓語。都只就太甲身上攻他病。卻未暇及此。正如蕩子不務職業。一旦悔過而歸。其長上方以家事語之。此伊尹至喜至幸之情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厎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此正太甲思庸之實語也。伊尹告太甲。所存者五篇。而太甲止數語。嗚呼。非眞實有見。透脫病根。改過明白。無所疑貳。安能傾倒吐露如此其的哉。自昔者不惠于阿衡。以至惟庸罔念聞。以至王未克變。太甲必煞多言語。爲史氏所略。至克終允德。正是善端方萌。何故亦略不記錄一二。大率人初有見。故習乍脫。雖知自怨自艾。意態安能頓除。剖白罪狀。敷陳情款。未必十分特達痛切。史氏略之。于允德之初。而獨表彰其數語。見得前日所言。未必如今日之特達痛切者。不明于德一語。不是德上有見。如何道得出。如何知得下面許多病都在不明于德上。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允德、實德也。千失萬過。皆從不實上起。一毫不實。虛僞百端。豫怠二字。正是截太甲將來病根。縱欲之事。今雖無有。而宮庭舊觀。依然在前。故態惡習。處處皆是熟路。少有逸豫懈怠。卽縱欲矣。奉先則當思

孝。凡履尊居正。繼志述事。少有愧于心。非孝也。非獨有事宗廟而謂之奉先也。接下則當思恭。凡深宮廣殿。侍御僕從。少有乖于禮。非恭也。非獨體貌臣鄰而謂之接下也。案此下疑有闕文。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至此重複致誥。言天位之艱。太甲向來只緣以位爲樂。所以縱欲而不自檢。安知此位之不易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

無輕民事。見得民事之重。便知天位之艱。懋勤厥德。是愼位以安民。終始如一。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伊尹前面專說進德。此卻教之以聽言。舜告禹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卽繼之以無稽之言勿聽。正是此意。逆心遜志之言。慮太甲就逆順上把捉未定。桐宮一悔。安可恃哉。伊尹此言。正是防有變動。兩箇求字。提得極緊。兩箇必字。斬然截然。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于此復發嗚呼之歎。埋頭說起。都不言所慮所爲者何事。而其指歸乃在元良。至哉斯言。正所以啓太甲致知力行之機。而使之知所用力之地也。見有未明。識有未達。一觸而悟。思之功也。爲、卽力行。

所以成也。思而得之。不力行之。則是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何貴于得也。伊尹前面主德之一路。但說不可不謹其所與。及論敬德功夫。亦不過明自下自邇之訓。惟艱惟危之訓。求諸道求諸非道之訓。都只從頭鞭辟向此一路。卻未曾親切提他如何用工。曰慮。曰爲。方是發蹤指示的的之要旨也。伊尹至此。辭旨已盡。無復他說。但只要爲君者循守舊政。不使辯言亂之。爲臣者雖已成功。不可以寵利居之。先儒謂此是伊尹告歸張本。其實不然。此所謂罔以寵利居成功者。非必功成卽去之謂也。皐夔稷契豈必皆奉身而退而後爲不居乎。蓋徵以成功爲功。卽是居成功。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復辟。告歸而作是書。義已明白。故孔子止曰伊尹作咸有一德。不復詳序也。一德二字。方自伊尹拈出。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敍謂既復政厥辟。書又謂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太甲歸亳未幾卽告歸也。夫太甲既立不明。伊尹費許多訓戒。費許多區處。今幸悔過。所以倚賴于師保者方深。何求去之亟哉。易之小畜。以臣而畜君也。上九。既雨既處。尙德載。月幾望。君子征凶。上九者。畜之極。小畜之道成也。故既雨、陰陽和也。既處、畜之而已安也。是太甲悔過復辟之時也。月幾望。則將與日敵矣。君子于此猶進而不止。則凶。況桐宮之放。自

古所未有聖人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伊尹所以急歸歟。雖然。不能不深慮也。乍還宮庭。遽離師保。立德未固。舊習易生。不是君臣之間皆有一德。則轉移搖奪在反掌間耳。故將告歸之日。專發咸有一德之旨。極言天命人心之向背。與夫國祚之存亡。全係乎此德。所以陳戒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有命卽有德者。既曰有命。又曰一德何也。有命者固是其德爲天所命。然亦有有德而天不命之。不得以有天下。孔子是也。必也歷數當在躬。方謂之有命。眷求一德。所以兼舉而並言也。非天諄諄然有言以啓迪之也。陰相默佑。使之足以有爲。若推之使出而不容已者。無非天之所以啓迪之也。然論咸有一德。受天明命。直自謂尹躬暨湯。將己與湯並說。略無遜避何耶。先儒以伊尹自任天下之重者如此。殊不知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與他人事體不同。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固湯之言也。順天應人。實是此二人共成其事。況于太甲。分爲君臣。義實父師。今將告歸。恨不罄竭。安得不以實告。而事世俗形迹之嫌哉。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德本一也。二三者。非德也。意也。不動乎意。純明渾融。雖應酬交錯。萬變萬化。未嘗不一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此段當作五截看。新服厥命而下。是欲太甲以德自勉也。任官而下。是欲太甲擇一德以自輔也。德無常師而下。是教之以師資一德之法也。俾萬姓而下。是教之以證驗一德之實也。克綏而下。是極言一德之效也。太甲卽位幾年矣。如何謂之新服厥命。蓋桐宮之放。今始復辟。是新服厥命也。左右大臣爲師保。則必惟其人。斷斷曰其人。正是指言一德。若伊尹者。眞其人也。何也。大臣之事。上則輔成君德。下則澤潤生民。致君澤民。甚重甚大。可易用乎。可不謹乎。必惟和惟一者而後可也。和、融和也。日用純一。融融怡怡。所謂和也。和卽一。一卽和也。觀伊尹所論。獨言尹躬暨湯。其他諸臣。皆不得而與。則是非純德孔明。優入聖域。豈易當一德之名哉。雖然。有臣而不知所師。師而不知所擇。猶無益也。大凡進德初無常師。惟主其善者以爲師。善亦初無常主。惟合于能一者乃爲盡善。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其徒乃見許行而大悅。謂之主善可乎。孔子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問官于郯子。至若文王旣沒。斯文在茲。的的傳心。所謂符節之合者。則斷不容泛及。其協于克一之謂乎。雖然。自以合一而未至于大同。亦未善也。直是萬姓之衆。莫不皆曰大哉王言。庶乎其可也。然徒王言之大。而未信王心之一。抑猶未也。旣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方是心口相應。方是表裏如一。而後一德之在我者。非偏見也。非曲學

也。四海九州大同之心。不可誣也。夫如是始能安先王之祿而永致衆民之生矣。嗚呼。伊尹爲太甲講明一德。其精密如此哉。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尹上文無非教太甲勉進一德。可謂備至矣。然或有自廣之心。則非所以一德也。于是復發嘆而言。拳拳如此。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告老。死于家。而沃丁葬之于亳。以三公之禮葬也。序曰既葬。曰遂訓。蓋伊尹元老。雖已致仕。所謂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者。及既葬亡矣。不可復見矣。咎單遂訓沃丁以伊尹之事而作是。故名沃丁。非特明謨大訓使沃丁知所守。而咎單亦守之以爲鵠的也。既葬遂訓。若不容少緩者。亦是乘沃丁尊禮。感慕方新。而急投之。咎單、湯舊臣。作明居時已爲司空。太甲沒而沃丁立。其居輔遺託孤之任者歟。伊尹論咸有一德。惟曰尹躬暨湯。及其身後。雖同列故老。猶不忘取法。自言之而無所嫌。人法之而無所忌。嗚呼盛哉。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伊陟、尹之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祥、妖也。史記云。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日莫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

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是此書作于治王家有成之後也。序不言太戊問伊陟一節。而徑言伊陟贊于巫咸。蓋此序專爲咸乂四篇而作。巫咸因伊陟之贊而治王家有成。故史氏追述始末而成書也。大抵妖祥隨感而生。禾異畝同穎。所以彰周公之德。桑楮合生于外朝。豈居燮理之任者于協贊之義有虧歟。君奭云。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巫咸必是專總理王家庶務者。伊陟所以特贊之也。史記曰。陟對太戊之言云云。而孔子特書曰伊陟相太戊。則其責殆有歸矣。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此伊陟原命二書之序也。太戊贊于伊陟。豈懼而有問。卒從修德之說。而有是歟。原、臣名。既贊伊陟而遂命原。故有曰伊陟曰原命二書。皆因贊伊陟而作也。書雖不存。要無非君臣問答。修德弭變之言耳。桑穀有祥。伊陟贊巫咸。太戊贊伊陟。君臣上下。戒謹恐懼如此。此太戊所以爲賢。而伊陟承家法。先儒因書之先後。遂謂伊陟先告巫咸而後告太戊。殆未必然。諸書雖皆桑穀一事。而二序乃因書之篇次而作。史記所言。次第可考。況書之作又各有首尾。正不必泥也。禹宅帝位。已載之大禹謨。而皐陶謨益稷所記。往往皆未宅帝位前與同列問答之語。豈可以篇次定事之先後乎。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仲丁、太戊子。湯始遷亳。至仲丁。乃自亳遷囂。陳遷都之義而作是書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史記云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仲丁遷囂再世而復遷也。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河亶甲之子自仲丁再傳而河亶遷相自河亶一傳而祖乙遷耿雖曰有因而遷然河亶甲時殷道復衰矣衰世之君豈能爲可久規模宅都定卜必不甚審隄防捍禦必不甚周所以數數不定如此祖乙賢王又有巫賢爲輔遷耿之後雖圮壞于水但只修德不復議遷直至盤庚七世而後始治亳殷也愚謂遷都之疏數固係人君之賢否國體之盛衰湯遷亳祖乙遷耿皆數世亦必是規模可久非偶然也因感圮耿不遷有堅忍特立之見與泛泛挈挈者不同故發斯義。案此本鄭康成之說惜書不存不得見其所以不遷之舉措耳耿地在河東皮氏縣耿鄉。

融堂書解卷七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并盤庚今復遷亳爲五經言于今五邦是自湯至盤庚凡五遷也殷者亳之別名遷都之書不一而此序獨首書盤庚五遷何也曰此爲遷亳而書也亳乃先王舊都凡五遷而後復返于亳故特書之亦猶帝告釐沃之書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也故首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他書皆不著幾遷而獨書于此二序善之也此孔氏之書法也然商自有天下以來四遷書雖不存而序皆無怨咨之事何獨盤庚乃爾鄭重耶曰耿地饒益人皆利之亳依山其民勤苦出產必不如耿故雖分離蕩析而依依戀戀終無去志所以浮言得而搖之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有居指亳也民蕩析離居故指新邑爲有居也于茲指亳殷也史氏首書遷于殷與此于茲正相應兼下有于茲新邑之文則此于茲指亳甚明盡子忍切儘也謂我成湯以來既爰宅于亳矣非我今日創

爲此也。爲重我民命。無使儘沈淪于死地。而不能相正救以全其生。斷命、斷然一定之命也。毫、先王故都。實開基立國之地。故曰先王之大業也。

盤庚斁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不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播告之修。其所以敷播告諭乎民者也。厥指者。其諭民之指也。凡播告之修。能宣達上之德意志慮。使所欲爲之指昭然顯白。無所藏匿。故先王亦知言之所播。指無不達。是用大敬其事。不敢輕舉妄動。無有過逸之言。而民亦用是莫不翕然大變。惟上之從矣。今汝等共起而信險阻膚淺之言。我不知汝所訟果何爲者也。非我自荒此德。不能進修。以至乎是。正爲汝等含茹我寬容之德。不畏懼我一人之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當時在位諸臣。不但不爲國家計久遠之計。乃不畏戎毒于遠邇。直是播惡于衆。乃自謂有德。可以自安。亦愚矣。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

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上文言不畏戎毒于遠邇。止是說有位不恤民之被禍。此言惟汝自生毒。卻專言有位之自取禍。今使之吉言。則知當時浮言胥動。起信險膚。必是動之以可畏不祥之語也。民情搖搖。方被有位鼓扇。是信其言也。仍須得有位以善言調和之。庶幾聽從。乃奉其恫。乃是捧持其痛慘之禍在手。盤庚之言。一節緊一節。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上節既言當正典憲以聳懼之矣。然而不輕用也。于是復論乃祖乃父之勳舊。兼言非罰非德之不敢。此最見得盤庚包蓄嚴密處。非罰言非罰而妄罰也。非德、猶言姑息以爲德也。盤庚謂古我先王。至于爾祖配享。無非不忘舊人之故。雖然。有善蒙賞。是之謂福。有罪蒙罰。是之謂災。其福其災。係其所作。我雖不用非罰。若眞有罪。則不容不罰。我亦斷不用姑息以爲德也。觀敢大言有積德之情狀。則知所以敢于傲上從康者。正以憑恃勳舊之故。三復非罰非德之言。正破其的。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

曰。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上文數節。警告已悉矣。于此乃示之以斷然一定之說。復兼言賞罰。以示必罰之意也。老成人、是同爲遷都之謀者。今倣上從康。則必以老成之謀爲不然矣。是侮之也。孤是無所依者。幼是童稚未能自立者。遷之則孤幼亦隨以獲安。今不遷而使之不免于水患。是困弱之也。先王圖任舊人。故民用丕變。今老成人之謀。而有位者侮之。何其異哉。觀此一輩輕進少年。正在老成孤幼之間。其無知情狀。歷歷具見。于是復承上文非罰非德之旨。兼賞罰而申警之。用罪而不當。則非罰也。用德而不當。則非德也。死、謂不從遷者。此書首言重我民、無盡劉。則不遷而沈溺于水者。固死之道。盤庚于此斷斷以死爲說。所以痛言之。謂我今用賞罰。無有遠近之間。不遷而行死道者。我用罪以伐之。相從而行善道者。我用德以彰之。遷都則安寧無患。是爲邦之臧。不遷則杌隉不安。是爲邦之不臧。其惟致告。欲在廷之臣轉致告于民。所謂斁于民由乃在位也。恭爾事者。敬守其職事。無廢慢也。齊乃位者。整肅其職位。無僭亂也。度乃口者。無起信險膚。肯動浮言也。想見遷都之議一興。衆口呶呶。失職曠位。全無紀律。盤庚猶反覆警告。雖曰明正法度。而終無忿疾之心。終能委曲以濟事。嗚呼。三代王者之氣象。所以終非後世所可及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

言。無荒失朕命。

此書其殆告之于臨河將渡之時歟。王庭。行宮之常次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此節首言先王能承民。故民亦皆保君。承、順承也。浮、如物之浮于水。天時猶水也。君之舉事猶物也。水至卽物浮。時至卽事舉。消息盈虛。與時偕行。略無差失。故謂之浮也。殷、指亳殷也。殷乃亳之別名。盤庚以前。未聞有殷之號。此號乃因地而著。是知殷指亳無疑。虐、災也。懷、懷居也。商有天下以來。本都亳殷。爲是天降大災。先王不敢懷居此土。有所作爲。遂徙而之他。亦是見得民所利便。而用之以遷耳。此先王是指仲丁。下文復曰汝曷不念我古后之聞。則槩舉有商遷都諸賢君矣。盤庚意謂亳有大虐。故先王視民利而遷都。今耿有水患。故我復視民利遷亳。隱然可見。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上節旣言古我先后惟民之承。而民皆保后胥感。故盤庚于此乃自言我亦惟民之承。而民不能保后胥感也。亦惟汝故而下。是言惟民之承處。汝不憂朕心之攸困而下。是言民之不能保后胥感處。此書

諭民。凡兩言將試以汝遷。道一試字。見盤庚委曲樂易處。不屬猶不及也。言爾之信我若有不及。但有水患相沈溺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上節但言民不憂君之憂。于此卻言民無遠慮。是自動其憂。極言民命所係在此一舉。尤緊切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此節又告以祖考之神靈昭格切近于身也。曰曷虐朕民。祖考之心。以保民爲心。今視民之蕩析離居。而秖圖自安。何得不降罪戾。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高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上節言汝民不生其生而與我同心。則先后大降罪疾。此復謂汝等若包藏禍心。不特得罪于我高后。雖汝祖父之靈。亦不救汝之死。又所以攻其隱慝。破其奸謀也。上言勞爾先。此又言勞乃祖乃父。蓋爲遷都定邑而勞之。與今日人情正相反。所以數首提此勞字以爲諭。則者、物則之則。人之本心。皆具此

則順之則爲善爲良戕之則爲凶爲暴傳曰毀則爲賊毀則卽戕則也此專指其在心之事雖然我或得罪于汝衆汝祖父亦不我恕也于此我有亂政之臣與之同位蠹貨無厭盡有汝之貝玉汝祖父必大告我后曰吾君之臣奪我孫之寶貨是吾君大刑罰我孫也必導我高后使大重降不祥于我矣上節言高后大降罪疾將自己與民對說及此節言民之祖父之靈復將民與自己對說盤庚曉諭頑愚而言之至此亦可謂懇切矣哉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不迪不行我之言也上言將試以汝遷則曰安定厥邦此言將試以汝遷則曰永建乃家上舉邦國大體而言此則切斯民之家而言語脈相承而意益緊切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正厥位正南面之位也或曰南面之位未嘗不正何必于此而復正之曰此新邑視朝之始也方其啓行越在道塗常次暫寓非巖廊比亦固略勢分而與之親接矣既卽新邑事體一新正厥位而撫綏之所以明尊卑之分也懋建大命今日遷都脫之沈溺而與之生生此天之命也所謂大命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敍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上文既開釋之使之無疑無怒無讒言矣此方告之以遷都之本志也此節先看兩箇將字方得其旨大抵災變之來天之所以開聖人先王將多于前功而天降凶德今上帝將復我高祖德而亂越我家見得禍之于彼所以開之於此非偶然也此專以成湯遷亳之事爲今遷亳之證甚明切多猶增廣也前功指亳乃前人之舊都也凶德災異也朕邦卽亳盤庚以今日所都而言也復高祖之德謂復湯故都上篇謂紹復先王之大業而此言復高祖之德者有盛德卽有大業德卽業也及者及事之及言我及得以篤敬其事而恭承爾民之命弔至也極也由從也靈神靈也極欲從神之靈各非敢違卜此時所言則見成湯之遷亳以災異而遷中篇所言則見仲丁之去亳以災異而去意各有所指而亳之事體互見矣敢恭生生不暴慢民而能鞠養之又謀畫區處之而使之咸保其居我則次序而加敬也復諭之曰汝無聚斂于貨寶此乃生生之所自用不可奪也

融堂書解卷八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嚴。作說命三篇。

營求者。經營而求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宅憂、居喪也。亮信也。陰、默也。亮陰、猶云眞不言也。首卽言明哲實作則。觀此語。只從頭說起。不言所知者何事。見得古人論學。此乃平常口用。更無他岐。故當時在廷諸臣。亦皆知有此。但未爲深知高宗。未識得高宗深淺耳。古聖教人。千言萬語。只以知爲的。知卽覺也。雖然明哲卽知也。明卽哲也。哲卽明也。洪範則曰明作哲。詩則曰既明且哲。若有二義。何哉。曰無蔽于心之謂明。無蔽于物之謂哲。故大禹以知人爲哲。但明己心。不明外物。是知之猶未盡也。猶有偏也。曰明曰哲。兩無所虧。方是洞覺宏通。縱橫無礙。則卽天。則卽秉彝自然之則。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夢帝賚予良弼。非今日矣。高宗不言。含蓄未發。及羣臣咸諫。乃用是作書以誥之。故曰王庸作書。作書

者。但書而示之于簡。猶未與羣臣接語也。夫良弼之夢。雖不知何時。詳其語脉。當在免喪之後。出而言之。有何不可。必待羣臣進諫而後始告。何耶。嗚呼。使夕而夢。晨而語。侈然輕出。喧動播告。而無以重斯人之聽。不知者未必不以爲怪。寧肯遽信耶。必待羣臣諫而後語。止示之以書而復不接之以語。此其審于所發。非後世淺知小識所可窺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傅巖山林之夫。代刑徒爲役以苟活。非有平生之素。譽望之重。薦揚之力。其形容狀貌。適與夢合。而遂躋之朝廷之上。置諸左右而師資。亦異矣。而高宗不以爲異。在朝不以爲疑。而傅說亦偃然居之。不以爲非分。何也。曰此非後世俗見所可窺也。以爲異以爲疑。以爲非分者。皆俗見也。巍巍宇宙。此道獨尊。形迹兩忘。道心默照。安有許多事哉。以是觀之。耕夫釣叟。卽日命相。自是古人常事。雖然。非有志于道。如何感得上帝。又如何感得傅說。高宗之識。不可及也。而甘盤舊學之功。亦大矣。可爲萬世法。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金成利器。必假磨礪。然猶未也。今我學道。如涉大川。倘非舟楫之利。終何由濟也。抑猶未也。止于一身而已。未及于四海之利害也。必如大旱之得霖雨。而後高宗所以倚賴傅說成德之功者備焉。同列之

間。一或不和。朝廷議論。自有不合。有乖匡君之義多矣。況傅說自匹夫躋之父兄百官之上。而同列有一人之不同心。卻計利害。此高宗之深慮。又所以廣傅說輔德之途也。高后、先儒謂成湯。謂之我高后。則上云先王。當是言古之先王矣。然此三書屢稱先王。皆指湯。不應此獨言古先王。是高后亦不可作湯說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高宗方以痛諫望傅說。而傅說乃首以從諫望高宗。嗚呼。旨哉。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所謂治民者如何。法天之聰明而已。雖然。不可不知所戒也。不知所戒。卽是不知所憲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醳。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承上文省躬之戒。復汎舉十餘條以進。疑若雜然而無所統紀者。細玩繹之。條理井井。而其歸宿乃在

惟厥攸居政事惟醳嗚呼至哉無非憲天聰明之妙傅說進諫必非汎爲此論必是識得高宗受病之處其他雖不得而知易言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孔子以爲憊則于甲胄干戈必有可言者矣細玩王惟戒茲之語辭氣截截殆非汎論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深許以能行矣說宜其以諫行言聽爲喜洋洋稱贊之不暇也而說方且起敬起恭以告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高宗方以欲行爲言而傅說乃以行爲難此其語意正與上篇從諫之對相似舒徐詳練持重雍容不以彼之欣欣而輕許不以彼之方銳而苟焉放過也嗚呼至哉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高宗謂舊嘗學于甘盤既乃遁去遠在荒野迹其所往又居于河求之于河則又往亳及其終也莫知所之蹤跡泯沒竟以不顯是言學未究而甘盤遯而我遂無所師所以致知工夫尚爾有欠訓我之志正有賴于爾說也此語正對非知之艱而發不言其他獨言訓志與沃心之命不同甘盤修之于前傅說修之于後交致其力以成其功是謂交修言爾當交修我無若甘盤之棄我而去也味此語則甘盤

遜後其皇皇窘切之狀可想而知汝訓我志使我開明我能行汝之訓不苟于知也故復曰惟克邁訓此語正對行之惟艱而發或曰甘盤舊學方有端緒曷爲不究竟而遽遜耶曰此甘盤所以深有力于高宗方爲王子而篤志就學天資英敏不患其不好進而患其太銳太迫耳若只相守專倚師資終不甚力一旦遠遜使之皇皇有求而弗獲庶其思之深念之切而有脫然感悟之路耳此甘盤造化之妙用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案此節之解永樂大典原闕

高宗肜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經止言高宗肜日而孔子序云高宗祭成湯明此乃宗廟之肜祭也經止言越有雊雉而序云飛雉升鼎耳而雊明其自野飛入廟中升鼎耳而鳴所以識異也夫宗廟之祭始而概鼎已而陳鼎于廟門之

外。已而迎鼎入于東方。然後設俎以載焉、亦重矣。況都邑非山林之比。宮室非曠野之地。賓侑工祝。百職事又方環列在庭。而雉自野飛來。升鼎耳而鳴。殆不偶然也。先儒謂典祀無豐于昵。爲厚于近廟而薄于成湯。故有此異。愚謂未安。夫昵者、昵近也。考諸古語。如昵比。如私昵。大抵皆不正大。有阿私之意。觀高宗尊慕烈祖。直欲以之自期。必非薄于成湯者。宗廟之彤。而獨祭之。豈尊慕之過。故特異其禮以私之歟。此正所謂豐于昵也。豐于昵以邀福。恐非所以尊成湯。雉升鼎耳而雊。其殆不聰之異歟。蠲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傅說戒之切矣。豈其聽之而略于餘祭。而又未免有豐于昵之過歟。嗚呼。習氣之難除如此。行之惟艱。信乎其不易也。高宗肜日之書。後又繼之以高宗之訓。其訓辭必更深切。惜其書之不存也。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天之監視下民。惟主于義而已。孚命者。天降壽夭之命。一定而不易也。大抵人君有過。若正攻之。雖力爭抗辯。未必有益。不正言其事。而獨與之論理。未及豐于昵之非。而獨汎論天道民命大公至正之不可誣。所以攻高宗之病力矣。此所以格王正厥事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祖己又言天之所主者在義。而王之所主者在敬民。民皆天之所生。是天嗣也。王誠敬民。而使之不陷

于失德。則有以合于天矣。安有宗廟常祀。特祭成湯。而豐于所昵也。

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序云殷始咎周。今讀此書。初無咎周之文。曷爲而有此書法耶。曰。首著此語。所以明西伯之心也。非乘黎而後咎周也。殷始咎周。西伯始不得已而有乘黎之事也。何者。乘。襲也。夫方伯連率討伐不義之諸侯。固宜上告于天子矣。安有既戡黎而殷始知哉。西伯既戡黎而祖伊恐。是戡之時殷不知也。是襲也。襲近甸之諸侯而天子不知。豈西伯之得已也。周之德化日盛。而天下之心日歸。方是時。殷人忌之。始咎周矣。殷方咎周。而不義之諸侯。日殘民以逞。在西伯又不容坐視。吾是以知有不得已之心焉。孔子定戡爲乘。而首發殷始咎周之義。所以明西伯之心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康。安也。虞。亦安也。迪。導也。不導之使率乎典常也。摯。韻書云。握持也。大命已去。不得而握持矣。祖伊只論天命人心。全不就利害上商量。不就事勢上計較。祖伊此一段主本在淫戲自絕。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

爾邦。

乃功卻是暗說西伯。觀再提殷字發語。而下文以爾邦對說。意脈可見。言殷之喪亡在卽日矣。今指西伯之功烈而觀之。安能無戮于邦。言殷必爲周所滅也。

微子

殷旣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圻內國。微子啓、帝乙元子。紂同母兄也。呂氏春秋謂紂母生微子及仲衍。時尙爲妾。改爲妻而生紂。父欲立微子。太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子。乃立紂。故此書稱王子。而微子之命稱殷王元子。至孟子書乃云。以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啓。是微子爲紂叔父也。此殆失考。若紂叔父。則是非帝乙子矣。安得謂之殷王元子乎。錯、亂也。君之所爲。莫非天命。紂荒迷舛繆。不一端也。而孔子獨以錯天命斷之。的哉。然熟觀此書問答。但歷陳商家將亡之證。而各謀所以自處。略無一語爲紂謀者。二子豈忘君而自私者耶。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正是此書斷案。若有一毫私意。何以謂之仁。蓋紂至此。如人將絕。雖扁鵲倉公。無所用之。宗臣大賢。知其已不可救藥。只得各謀自處。爲自獻先王之計。序書錯天命。而首提一既字。深得此書大旨。所以明三仁之心也。不知其仁。斷不可觀微子一書。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

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草竊、乘亂而爲盜也。草有撩亂不齊之狀。紂之無道。不可殫述。而微子獨斷之以沈酗于酒之一語。禹惡旨酒。曰後世必有酒亡國者。聖人知幾見微。豈虛言哉。古人言飲而名詩爲鳧。製杯而取義于舟。皆所以戒沈溺其中。不可拯救。德之亂敗。孰甚于斯。沈酗敗亂四字。道盡他不必言矣。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正是布列朝廷。當用事之地。相與以維持法度者。與三公三孤不同。公孤無職事。惟輔成君德耳。紂亂敗厥德。既背而馳。反所用事以倡亂于天下者。無非小人。而公孤之任爲虛設也。吾家是言殷家。微子言我憂悶無可奈何。其殆發出狂疾。吾家既已耄亂。無所容其身。惟將遜遯于荒野耳。今二師若無說以教我。則我顛隕隳墜將如之何。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

毒者、甚之之辭。言上天毒降災禍以荒亂我殷邦。此正是譴告人主使之知悔也。方且興起沈酗于酒。乃於所可畏而略不知畏。犧牷牲用。器實曰用。案：此下疑尚有解，舊脫去。

融堂書解卷九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序云十有一年經云十有三年當是序誤一月即十三年正月商之正朔已絕而周之正朔未頒故但云一月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經書十有三年春而序以一月書之明其爲周之春正月也序不書春而特書曰一月抑亦行夏時之本旨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剖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沈湎冒色而下皆降災之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於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此下申明元后作民父母之事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於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紂之罪如繩之穿物其貫已滿不可復加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書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而此篇首記惟戊午王次於河朔蓋以是日作誓而後渡河既渡遂次於河北諸侯之師於是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是上中二篇同日作也吉人爲善句此古語也故曰我聞大抵常人之爲善惡與吉人凶人大不同吉人者純於爲善之名凶人者純於爲不善之名也庸常之徒

豈全無好善者。往往一出一入。泛泛悠悠。暫作遽輟。未必有力。惟善人則念念皆善。日進無疆。惟恐不逮。故日見其不足。一念之差。無非惡習。然在常人。亦或知所畏忌。惟凶人則念念皆惡。故亦日見其不足。一肆字、正是紂力行之效。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於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罔惟不遠。在彼夏王。

上文既甚言紂之罪矣。於此復舉桀爲證。且申言紂之罪又有過於桀者。以見天必亡之。而弔伐之師斷不容後於湯也。四箇謂字。是舉紂平時無忌憚之言。雖是四節。而其病根卻只在謂己有天命上。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夷。傷也。紂作威殺戮。毒痛四海。雖有億兆之衆。大抵皆傷夷之人耳。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此篇大槩專把湯伐桀事爲例。反覆啓告。自有夏桀弗克若天。至于湯有光。辭旨方足。卻是與衆士言。不可不明以諭之。可謂深切矣。上文說戎商必克。此又說今朕必往。兩箇必字。斬斬截截。略無疑辭。雖勵衆心。然非武王明斷。不如是也。湯伐桀有慙德焉。今略無口實之嫌。反以爲有光于湯何也。噫。弔民

伐罪。古所未有。而湯創行之。湯之所以慙者。誠懼亂臣賊子爲篡爲逆而以我藉口也。若夫武王之心。是乃湯之心。湯之所創行者。至武王而發揚之。前日之慙。今日之光也。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上文辭氣勇決。無非言紂之不足畏。以激昂衆心。然兵凶戰危。萬一聞此誓言。有輕敵心。則大不可。於是申言儆告。而使之知所畏焉。言汝等立定我弔民之功。乃能各保天年。永久其世耳。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於天。結怨於民。斬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大巡者。親行軍而整肅之。渡河之後。既已徇師而誓。如何明日又誓。蓋三令五申。所以重其事也。中篇止是渡河後言商可必克。我今必往。不容但已之意。若此篇則又將自河北啓行矣。遂直言紂汝世讐。又明示厚賞顯戮。與前書立言大不同。至於數紂之罪。則又益詳於前書。其誓辭淺深。固自有次第也。然愚於此重有感焉。伐桀之時。只湯誓一篇。所以罪桀。不過率遏率割二語。而湯誥所言。乃作於黜夏之後。今武王作誓。至三至四。而所以數紂之罪。極言殫述。不一而足。此非武王之德有歉於湯。蓋亦世變至此。不容不爾。可爲重歎也哉。中下二篇。皆誓西土之將士也。如何稱之曰夫子。又稱之曰君子。此

深有以見古者上下相敬之意後世如驅犬豕就鋒鏑安得有此氣象。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上節止是槩舉紂衆惡以見其得罪于天至此復提出作威一事切衆士之心而言洪惟作威與作威殺戮正相應此節專主一讎字武王前面都不及賞罰至此將臨敵不可不知所勸戒方正賞罰以示之。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上文言賞罰辭旨已盡于是復原文王盛德所以得天下之由蓋三分天下有其二實文王以之我有周誕受多方非今日之故也推此一節最有力言光于四方固無不在此照臨中矣如何又說顯于西土西土岐周也西伯職分所得爲者獨西土耳故其政教又特顯于西土也惟文王盛德如此故我有周爲天命人心所歸大受多方焉我今日特因文王見成事體卒其成功耳專就文王事體上說數語之間反覆抑揚不惟足以感動人心抑見周有天下已定于文王之日非我今日創爲此舉聖人辭氣包蓄極有意味豈徒推功于父引咎歸己而已哉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在紂近郊三十里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所以紀王者之師以德而不以力也。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泰誓中下二篇所以誓西土者詳矣何故武王又費辭如是每疑焉今觀逖矣西土之人與弗迓克奔以役西土二語乃知此書專爲誓諸侯及外夷之衆而作夫西土之人熟于武王之節制固不待臨時諄諭況上二篇誓戒之已詳乎況當時諸侯外夷乃厭紂之惡慕義向化翕然來歸者一時臨戰未必皆如聖人之節制也至此豈可不警飭而明告之又況泰誓上篇告友邦冢君等則自稱曰予小子發此篇下文亦自稱曰今予發至中下二篇告西土則皆不名矣此義坦然甚明左杖黃鉞特軍旅之容非親用以戰也右手秉白旄而麾之曰逖矣西土之人麾之使遠所以進友邦諸夷之衆而誓之也故下文特書王曰以別之自嗟我友邦以至微盧彭濮人直是逐一指名頭項各使之整擾器械悚來齋肅而始申之曰予其誓則其非誓西土也明矣先儒往往謂逖矣西土之人爲慰勞其征行之遠跋涉之勞此大不然安有八百諸侯及外夷君長咸在而武王獨首私一語于其屬以示恩聖人必不如此細觀上下文意及白旄以麾情狀灼知其非慰勞西土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上文既言予其誓于是復書王曰以明此下之爲誓辭也武王此誓專以用婦言數紂之罪故首舉此古語以爲證王父祖也王父弟者同祖之弟也母弟者同母之弟也遺猶孤遺也蓋父母亡而幼弱未能自立者也不迪不知所以訓迪也禹數苗只是箇昏迷湯數桀只是箇昏德武王數紂亦是箇昏棄既昏之後事事顛倒何所不有吁可畏哉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上文既數紂罪于是乃以進退擊刺之節勉之泰誓下篇誓西土有衆止曰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此則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一惟字甚嚴謂我此舉非有一毫私意利于其間也惟只恭行天之罰耳武王既示之以節制矣然又恐繩于法度而沮其勇氣于是復申告之汝等庶幾奮桓桓之威如虎貔熊羆之在商郊期于克敵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自王若曰而下辭無間隔皆武王之言所謂識其政事也而先儒不察受命于周以前乃史官所記事節而王若曰以下皆述武王所告羣后之言但見前者丁未庚戌等日而癸亥甲子之事反見于後遂疑錯簡文不相屬未免以意更次之不得謂之審矣武成者武功成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吉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乃史官撮記伐商事節以明此書之所由作武王以正月三日自周伐商至四月之三日自商歸至于豐首尾凡一百二十日也歸來弗暇他及且急急偃武修文既偃武修文至四月十九日丁未乃祀于周廟二十二日庚戌柴望大告武功之成蓋祀周廟亦所以告武功柴望之時邦甸侯衞亦未嘗不在互書之可以互見也諸侯方受周之命而與之更始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先儒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有殷紂尚存而周稱文王文王乃是追王然中庸止云追王太王王季未嘗言追王文王況武王伐商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則伐商之先周已稱王其義甚

明若謂殷紂尙存無二王之理則所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豈臣子所得爲哉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此一節武王告羣后以伐商之時所告天地山川之辭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上文既述所告天地山川之辭此節告羣后以既渡孟津會戰之事也周至孟津一千里孟津至朝歌四百里武王自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而渡孟津一日行四十里甚緩自戊午至癸亥凡五日而至商郊一日行八十里甚速先儒以爲此奇計也恐未安或者渡河之先如告名山大川會諸侯之類至渡河之後浸迫商郊其勢又當有不容緩者若以爲出奇掩其不備如何卻又陳于商郊而待天之休命也孟子謂仁人無敵于天下何其血之流杵也此乃戰國救敝之言或者遂疑此書眞有不可信者則誣聖甚矣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此一節又告克商之後所以反商政之事也乃字正承上文而言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此一節卻是告羣后以今日施設規模正所謂受命于周也惟食喪祭此一惟字當連上下作一句看猶言所重者斷斷乎惟在乎民之五教與食與喪祭也此皆武王自言今日之規模所爲羣后綱維斯世者在此夫如是復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故曰垂拱而天下治言規模一定我但垂衣拱手而聽天下之自治也或者不察以此末句爲武王極治之功遂謂乃反商政而下皆史氏所記且自王若曰以後歷歷皆武王之言略無間隔安知其爲史氏所記哉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則是結上文伐商之事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是結上文反商政之事垂拱而天下治則是結上文告羣后以今日施設之事辭旨甚明初無可疑者若謂末句爲武王極治之功則作武成時安得便記此語其不然明矣熟玩而後得之。案武成一篇先儒以爲有錯簡自劉敞王安石程子朱子各有訂正蔡沈作傳載考定新本而謂列爵惟五之上猶有闕文此錢時所解仍從注疏原本謂受命於周以上史官記事之文王若曰以下遡武王所告羣后之言至垂拱而天下治略無間隔盡闕闕文錯簡之疑足補注疏所未備

融堂書解卷十

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孔子序書直曰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非不足于武王也亦非不足于箕子也正所以發明聖賢心事使天下皆知殺受之心卽以箕子歸之心卽箕子陳洪範之心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不明斯義不可與言洪範受本自焚書殺明非弒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相佑助也王既訪箕子于是乃言先儒謂武王聖人于常道非眞不知繆爲不知而發此問歟是不然聖人之于常道固無不知若夫垂世立教所以綱維斯道之大法則容有不盡知也故孔子問禮問樂問官苟知矣何問之有哉武王克商急急奉箕子以歸親訪其館首問此事最是武王定天下規模第一著洪範九疇自禹之後千有餘歲未嘗顯于世今也一問而盡得之豈細事也哉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箕子之在商非祕此而不言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可乎哉故至此而後乃

言之。兩箇乃言字深足以見斯道之重。武王必訪箕子而後乃言。其不苟問如此。箕子必得武王而後乃言。其不苟授如此。或曰。羲農堯舜諸大聖人出爲天地人極之主。正斯道之所以傳也。箕子陳洪範。如何只說鯀禹。況堯舜在上。彝倫之敍不敍。顧何係于一鯀。曰。此以天錫洪範九疇之所以始者而言也。洪範之妙。雖先天地而存。至于九疇之書。則前此未之見也。鯀陻洪水。天不畀之。禹行其所無事。而洛書出焉。因禹之始錫而原鯀之所以不畀。箕子之旨。豈苟云哉。伏羲得河圖而八卦畫。非易始兆于伏羲也。河圖者。八卦之始也。禹得洛書而九疇傳。非彝倫始敍于禹也。洛書者。九疇之始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漢儒謂此卽洛書之文。雖未必盡然。當亦有據。大抵觀此一節。當看此用字。然亦先明其次。而後方識其用。先儒往往主皇極爲說。極居中以貫上下。然則何以言次二次三次四至次五始曰建用皇極乎。殆不然。蓋自清濁分而五行已流行乎天地之間。成象成形。莫非此妙有物之最先也。故初一曰五行。人君爲天地萬物之主。其大本莫先于脩身。脩身之要。莫過于五事。事者。日所從事之謂也。不敬用之。則貌、言、視、聽、思皆失則矣。故次二曰敬用五事。身脩而後天下可治。八政者。治天下之要也。不厚用之。則政非其政矣。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治天下不可以不正天時。五紀者。治歷明時之法也。小大相統。如紀律然。不協用之。則五者之紀亂矣。故次四曰協用五紀。爲君之道。宜莫先于建極。而其次卻何以居

九疇之五。蓋皇極一疇。專爲斂福錫民而設也。敬用五事。正是建極功夫。五事不敬。極何由建。八政不厚。五紀不合。福何以錫。皇極之次。在四疇之後。其旨深矣。建立也。人皆有此中。皆當用此中。惟不能。是以冥冥妄行。日用而不知耳。非君建極于上。人心安所適從。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皇極建矣。而動不合乎時措之宜。則執中無權。顧何足以致治。所貴乎三德之用者。以治爲的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三德隨時固足以致治。然事不能無疑。非質諸鬼神不可也。于是有卜筮焉。此心清明。神本無間。自然無所不通。不誠不信。出之昏昏。則是我不用靈矣。神安在哉。故次七曰明用稽疑。質諸鬼神。固可以決疑。而驗人事之得失。則又有庶徵焉。是故在君有此事。則在天有此徵。庶徵者。人君休咎之符也。豈可不念用之。念則克謹。不念則怠荒。其時其恆。其應如響。昭布森列。無非切己實事。故次八曰念用庶徵。皇極者。所以斂五福錫庶民也。如何五福一疇。又特于次九言之。蓋斂福錫民者。皇極大公之用也。然而有嚮有背。不能無福極之異焉。故五福則又嚮用之。使人知嚮此者有福之可慕。六極則又威之。使人知不嚮此者有極之可畏。此皇極之教。欲天下之皆歸于中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九疇妙旨。全在一用字。九疇如耳目鼻口手足。用則其精神也。然五行不言用。或曰此造化自然之妙。不可以用言也。曰不然。鯀陻之而五行汨。禹濬之而六府修。非用乎。蓋人君裁成輔相。無非參贊化育之妙。自敬用而下。皆所以用五行也。茲故不言用歟。必若禹平水土。則八政中司空之職耳。學者當以心會。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

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土不可謂之稼穡。故不言曰而言爰。爰于也。百物皆生于土。而稼穡受中和之正氣。爲養生之最大者。于稼穡言土。土于稼穡尤盛也。此皆五行之性自然也。一失其性。不由其道。則地不能平。天不能成。人不能以生活。彝倫不能以敍。將誰任其責哉。此五行所以不言用而有賴于九疇之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聖門論學。大抵先謹視聽。而此則先貌言何也。蓋人主天下之所表儀。百官之所承式。自物之接于我者言之。莫先于貌。而言爲次。如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如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其序也。既接物。則有視有聽。若夫思。則雖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地。而妙用未嘗息也。故五曰思。非思獨後也。自接物而反觀。由枝派而探根源。而思爲之主也。孔子謂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貌、言、視、聽、莫非思之妙用。名五而實一。豈真有先後之不同哉。貌者、恭之謂也。不恭。不足以言貌也。言者、心之聲。順理而發。從之謂也。不從。不足以爲言也。視即謂之明。聽即謂之聰。思即謂之睿。皆其性之自然也。人惟不敬。意動而昏冥顛倒。五者皆繆矣。是故貴于敬用也。敬非外鑠也。非能有加于其所固有也。不失其爲貌耳。不失其爲言耳。不失其爲視爲聽爲思耳。敬而無失。日進無疆。則恭不特見于貌。而可以作肅。肅者、心純乎敬也。從不特發于言。而可以作乂。乂者、事無不理也。明至于作哲。而外物不能蔽

也。聰至于作謀而人言不能惑也。睿至于作聖而六通四闢。純德孔明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心本自聖。本無所不通。顧何俟于作哉。此所謂作。乃敬用工夫。由敬用而後全此心之聖。故謂之作聖也。聖卽謀卽哲。卽乂。卽肅。卽皇極。敬用五事。是建極實用力處。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或曰。食與居教可厚也。刑可厚用乎。賓可厚也。師可厚用乎。曰。厚于刑。非酷法。教之所不及。而後有刑。盡之衣冠垂之象魏。惟明克允。小懲大戒。所謂厚也。一流于薄。申商韓非矣。厚于師。非黷武也。賓之所不懷。而後有師。居而講閱。其勢相維。出而征討。以威不軌。所謂厚也。一流于薄。則秦皇漢武矣。此八政所以貴于農用也。八政皆治天下不可一日缺者。事有次第。故序有先後耳。非是理會一項。後卻又理會一項也。周禮六官。八政皆具。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舜亦首齊七政。其重如此。一有不協。則日月歲時皆差。紀失其紀。而萬事亂矣。豈細務也哉。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觀皇極一疇。反覆二百五十餘言。獨首提皇建其有極一語。略不言所以建極用功者。如何。及熟復深思。而後知此疇非爲君建極而言也。爲斂福錫民而言。不然。則皇極之建。乃天下國家之本。所以位天

地。育萬物者在是。安得至次五而後始及之哉。敬用五事。正是建極功夫。然又八政畢張。五紀不紊。治其歷法。種種有條。而後方可言錫福。若乃治天下無其具。正天時無其法。紛紛擾擾。莫知所定。則皇極之用安可遽施也。皇極、君極也。何君無極。在所以建用之耳。此言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正是建用皇極一句注脚。書言降衷。詩言秉彝。衷、彝即極也。彝、即極也。同有此心。同有此極。感物而動。因物有遷。始昏始差。是故有賴于皇極之建用也。時、是也。錫、予也。汝者、箕子指武王而言。君建其固有之極。則五福之權。斂之在君矣。斂之在君。而後用之以予民也。夫五福、即壽、富、康寧、好德、考終命、是已。建極、即斂福也。教之保極、即錫福也。夫斂五福。錫庶民。固皇極之用心。然亦惟是其民歸向汝極。乃與汝保極耳。保不失也。民之中即君之中。民不失其本心。即是與君保極也。于、猶於也。于汝極。歸向之謂也。汝雖錫福。而民心背馳。不向此事。安能與汝保極哉。下文具言人品教法之詳。無非反覆發揮此旨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比德。德有偏比。如下文作好作惡。偏黨反側之類是也。民與士大夫無淫朋比德之類。則自然惟皇作極矣。惟皇作極。猶言一惟其君之所爲是聽是順。不牽于氣習也。惟皇作極。與于汝極正相應。然而若是者甚不易得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而下人之有能有爲而下。雖此二節各有不同。然大旨不過隨其資質。教養作成。使知好德。方可錫福耳。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不念則無成就之理不受則終于棄絕念之受之正是皇極鑪冶涵養日至薰蒸日熟天機自動天籟自鳴當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大抵心之飄馳者其色必浮心之專一者其色必靜此最不可以僞爲我既念之受之一旦其間有安和其顏色而言者曰予所好者在德斷斷乎其無他也于是而予之以福斯其爲君之極孰能禦之好德卽是于汝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一節所以發盡凡厥庶民無有淫朋惟皇作極之意也若愚下之民以其不可教而弗之恤則非皇極矣故曰無虐不必苦而後謂之虐纔不恤卽虐也其勢位之崇而教不復行焉則非皇極矣故曰無畏不必恐懼而後謂之畏纔教有所格而不行卽畏也此一語結上入下機紐精神處上言庶民止曰念之受之此下卻說兩箇使字兼言邦家與夫既富方穀之文所以指有位也正人則又非有能有爲者之比天地間自有一種正當人物人君既方以福祿富之而乃不能使好于而家則是人也斯其爲有罪矣道不行于家道不行于身故也兩箇使字正是皇極鑪冶所以發斯人好德之機者在是有以使之則有才者終于昌其國弗能使之則雖正人終無以善其家好德之機全在使字上若彼無好德

之實。汝雖以福予之。反爲汝之過耳。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不以爲教。而反以爲虐。其作汝用咎之謂歟。無好德。卽是不于汝極。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一節所以發盡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之意也。愚觀皇極之教。最爲精密。淫朋比德。首諭習氣。有猷有爲有守而下。則又極言人品資質之不同。誠有不可勉強者。聖人在上。亦是于衆民中之有猷有爲有守。與夫不協極不罹咎者。士大夫之有能有爲。與夫凡厥正人。方可鑪冶。方可語上。庶幾習氣一正本心自復。若愚下之民。昏濁已甚。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但只無虐。使同被皇極之澤而已。安能例責以上達之事。箕子發明此旨。發明教法。可謂精密矣。無偏無陂一節。語承其作汝用咎之下。所以極言人無比德之妙。誠能無偏無陂。卽遵王之義矣。不是無偏陂之外。他有所謂遵王之義也。下皆倣此。衆病脫去。一無比德之累。六通四闢。何莫非中。範圍天地。發育萬物。春秋冬夏。風雨霜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舉目而視。縱耳而聽。昭布森羅。縱橫變化。皆我中也。是無往而不與我固有之中會也。謂之會其有極。豈極在彼而我與之會也哉。自皇建其有極而下。曰于汝極。曰錫汝保極。曰惟皇作極。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是極猶苛君之物然也。此言會其有極。則會其所固有矣。歸者、復之義也。向也。茫

莊馳求于外。一旦省悟。如旅始歸。復其所固有矣。故又繼之以歸其有極。至是方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非外立一教以強我。乃喜而言曰。皇極之敷言。乃是發我性中所自有。我有是彝。故有是訓。是其訓也。非他也。帝其訓也。嗚呼至哉。其樂何可量哉。然而此事又難例責之庶民也。凡厥庶民。因極之敷言。如是而訓之。能如是而行之。則亦不畔于聖人。而以近天子之光矣。曰會曰歸。非二也。曰近。則猶有間也。此庶民之不背于皇極者也。既近天子之光。則遠離惡習。不行邪道。知恩感德。如何可忘。于是亦喜而言曰。天子其爲民之父母乎。爲民父母。所以爲天下王。箕子此旨。又極教法之成。而言愈益精密矣。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爰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平康之時。無用乎剛。亦無用乎柔。而惟正直之是用。然有時乎當剛而不能剛。則偏矣。非正直矣。故彊梗而弗友順。則以剛克之也。有時乎當柔而不能柔。則偏矣。非正直矣。故燮和而相友順。則以柔克之也。剛克柔克。皆所以爲正直也。雖然。剛之勝也。多失于彊暴。柔之勝也。每易于暗弱。但知用剛。而不能沈潛。則亦非正直矣。沈潛者。剛克之妙用。雖剛而不病于彊暴也。但知用柔而不能高明。則亦非正直矣。高明者。柔克之妙用。雖柔而不病于暗弱也。嗚呼。妙矣。玉食者。以玉爲食。禮曰王齋則供玉食。是也。卷舒闔闢。其權實在三德。三德之用。一失其宜。則威福玉食之權去矣。謂之乂用可乎。庶徵以乂對僭。

不乂卽僭也漢之哀平若能用三德必無新莽之事威福玉食一移于莽手而天下遂大亂莽赤族害于而家也漢亡凶于而國也揚雄劇秦美新劉歆甄豐獻符命稱功德人用側頗僻也綠林赤眉之徒紛然四起民用僭忒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卜則雨霽蒙驛克占則用貞悔此卜筮之常法也至若有差忒出于常法之外則又在卜筮者推衍而推詳之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敍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各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徵者。人事之證驗于天者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凡六。故謂之庶徵。自五者來備而下。是明雨暘燠寒風之證也。自王省惟歲而下。是明時之證也。先儒因休徵項下有時若之文。遂指曰時一條爲雨暘燠寒風之時。王省惟歲。以論說紛紜。迄無歸宿。至有以爲五紀疇中之脫簡者。吁。亦誣矣。時若與恆若對說。乃因休咎二徵而立言。前所謂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六者。皆是舉庶徵之目。安得遂以休徵作一條。列之雨暘燠寒風之下哉。曰時者。正是說歲月日之時。上段休徵咎徵。下段歲月日時無易。與日月歲時既易。皆是一正一反。昭昭乎甚明也。前後相承。莫明其失。脫離傳注。獨見聖心。庶得其旨矣。庶草蕃廡。言庶草。則他可知。然而其休其咎。非天也。君也。雖然。雨暘燠寒風。其妙固在人君。而歲月日之時。則又非五者所能盡。王與卿士師尹。寔分任其責也。箕子重下一曰字。以明更端。謂王之所省者。惟一歲之時。卿士所省者。惟一月之時。師尹所省者。惟一日之時。省其時者。所有驗其職業也。歲月日之時皆無易。則是王與卿士師尹職業皆無差忒之證驗。此百穀所以用成。治道所以昭明。俊民用以彰顯。不潛隱。國家用以平康無變故矣。俊民用徵。爲之隱遁也。箕子于此將百穀與治道俊民國家連作一片說。甚妙。自常情觀之。百穀自係造化。治道俊民自係人事。如何打作一片。蓋君臣卽造化也。造化卽人事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知此。則知一貫之妙。豈拘儒傳注所可解哉。若夫庶民所省。則惟星耳。有好風好雨。猶民之所好不一。治民者不可有所偏徇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是造化運轉。歲功所賴以有成。月若從星之好。則以風雨而已。豈月之常度也哉。省乎

此則足以驗治民偏徇之失矣。星之于月。如庶民之于師尹。民由乎治化之中。非所以運治化者。故不與歲月日同屬乎時。而別系于章末。是亦庶徵之一。皆人君所當念用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惡。不好德也。弱者。卑弱無志。受制于物。不能強爲善也。五福皆道心之正用。非從外得。知嚮皇極。由中而行。無不是福。與極背馳。務行邪道。無不是禍。然則好德乃五福之本。惡者六極之根。知嚮皇極。固宜五福必好德方謂之福也。不嚮皇極。固宜六極必爲惡方謂之極也。攸好德一條。特次于壽富康寧之後。惡之一條。特次于凶短折疾憂貧之後。其旨深矣。若考終命。則所謂得其正而斃焉者。斷非小人所可幸致也。故又居攸好德之後焉。爲惡之徒。一旦感悟奮發剛果。勇進于善。則小人化爲君子。六極轉爲五福。特一反掌間而惟弱而不立。不能自強。是以終無自新之路也。故惡之後又著一弱。而六極備焉。雖然嚮用威用。此自皇極之世而言也。當是時有五福而不知嚮。其罪在民。後世皇極不建。凡所以冥冥妄行者。無非致乖召戾之具。是驅一世入六極之中。背五福而疾馳也。其禍可勝歎哉。當是時有五福而不能用。其罪在君。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拜宗彝。作分器。

武王既勝殷。而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行矣。邦諸侯者。定其邦制以封諸侯。宗彝者。宗廟之彝也。邦

諸侯而班宗彝。一其權之所自出。與舜受禪而班瑞于羣后之意同。然彝、宗廟之器。使諸侯知所以有其宗器者。上實命之。用之祭祀。世守而不忘。亦以教子孝也。尊卑之等。各有不同。所宜分明。故作分器之書焉。春秋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命器于王室。注云。明德之分器是已。

融堂書解卷十一

旅獒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西旅、西方之國也。夫武王聖人也。年且八袠矣。獒微物。顧何足道。而召公反覆開陳。不啻嚴師之訓子弟。蓋作狂作聖。在一念間。一隙之投。百邪之路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此正是格心幾微處。不曰召公而稱太保。所以見其責任有不容自默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西旅之國貢獒。蓋其國以獒爲珍也。而聖賢法度。則有憂焉。方通道蠻夷之初。而貢受一獒。此其舉措亦已審矣。然因此而縱其嗜欲。則已德所由以喪。民生所由以病。遠人所由以輕中國。而國祚所由以不保者也。嗚呼。豈止一獒而已哉。太保乃作旅獒。用之以訓武王。其慮遠矣。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此節承上文明王分方物于諸侯。而因以推明盛德之事也。然則此獒之受。以之昭德展親。不可也。顧足以使人之不易乎。非所以愼德也。無乃狎侮之萌乎。聖賢議論。寬平開闊。若不相關。而實緊切。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人、指嬖幸之徒而言。物、指珍奇之類而言。召公大旨重在玩物。而兼言玩人何也。此書語多對下。大率比類以發明其意。如不作無益與不貴異物。意不在上文也。故纔說玩物喪志。卽粘說志以道寧。心卽道也。故曰道心虛明無體。本靜本正。惟動于物。乃始不寧。耳不寧者。意動也。心實未嘗動也。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此正志以道寧之妙。雖然。應物之際。人言尤不易聽也。舜命禹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卽曰無稽之言勿聽。雖志以道寧。不保其不動。故復云言以道接。以道爲準。不變亂于人言。則德性純固。無患其喪矣。上旣發明玩物之有害于己。于是且言不貴異物之有利于民。又推出一節去說也。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上言玩物。只是泛說。次言不貴異物。雖漸切於葵。而亦未嘗分別中國外夷。此云犬馬。云珍禽奇獸。云非其土性。云遠物。則專切西旅之葵而言矣。聖賢立言淺深。固自有次第也。犬馬亦用物也。然非其土性不畜。犬馬非土性且不畜。西旅之葵奇獸也。又非其土性也。而可育于國乎。召公于是又推出一節。而言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因不寶遠物之語。又推出一節。而言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可謂展盡底蘊。自人不易物而下。凡八箇不字。雖義各有所屬。而大旨皆謂不如此乃爲善。反反覆覆。無非欲武王不受此葵耳。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召公敷陳旅獒利害。無所不備。至此。乃復發歎而歸宿在夙夜罔或不勤一句上。此正與篇首愼德相應。此正愼德實用力處也。自強不息。無怠無荒。斯謂之勤。意念不起。常覺常明。斯謂之勤。此最是召公喫緊提武王處。非實履到。安知此妙。一箇勤字。截斷百邪路頭。下文卽繼之曰不矜細行。此數語尤切武王言之。武王聖人也。一獒微物也。其受不受。細行也。前面開陳雖極備至。若武王于此以爲細行而不復謹。則終爲大德之累矣。是一獒之受不受。實生民安危之所繫。國命修短之所關。嗚呼。一獒而已哉。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巢、卽南巢。伯、爵也。爲殷諸侯。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武王克商而來朝者何啻一巢伯。曷爲獨有命歟。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告武成而庶邦冢君受命于周。巢未嘗與也。已而邦諸侯班宗彝矣。又通道于九夷八蠻而西旅且至矣。巢、侯國也。曷爲而始來朝也。夏桀走保三腰。湯伐之。遂奔南巢。南巢要險之地。得非恃其險遠。始不服而今來朝。故特命歟。先儒曰旅、陳也。芮伯陳武王所以命巢者而作書。如所謂旅天子之命也。或曰旅卽西旅。旅巢二國同時至。故同命之。此書與旅獒相次。似亦有理。然書旣不存。亦難深考矣。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縢、緘也。金縢、即鑰也。古者占書藏之匱中。籥以金縢。國有大事疑。即卜而啓之。武王有疾。卜而啓籥看占書。周公乃併納祝册于金縢匱中。及成王因天變啓金縢欲卜之。而得周公代武王之册。此乃金縢一事之始末。並敍此于後。是書雖續于史氏之手。而金縢之作。實周公也。故敍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不然。則克商二年。至周公東歸。相去十有餘歲。此書當在作嘉禾之後矣。曷爲次之大誥之先。而孔子斷之曰周公作乎。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乍看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之語。似可疑。然周公必非妄語以欺先王者。武王、周公、皆聖人也。聖人之德。初不計材藝之多寡。孔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德不在材藝故也。周公以多材藝自居。而

以君人之大德歸諸武王。如下文所陳。則周公豈自誇多者哉。取能事鬼神以代武王之死耳。周公之對三王。一一皆實語也。愚觀祝辭至此。因考武王已八十餘歲。周公豈不知死生有命。且以身代死之事。前此所未聞。何其爲辭懇到激切如此。縱武王死。寶命如何便墜。先王如何便無所依歸也。是蓋有說。武王九十三歲而後崩。成王方十三。則是時成王之已生與否。固未可知耳。管叔、蔡叔、周公親兄弟也。豈不熟識其爲人。商民之未易化服。亦周公所深知也。武王尚在四方知所敬畏。以待嗣子之壯。則庶幾其可保。國本未立。遽以疾終。羣小相挺。環視而起。則周之事勢何如哉。又十餘年後。武王方死。猶未免三監及淮夷叛。則周公此日代死之請。豈得已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辟者、法也。將刑之也。或疑管蔡之徒一流言以中己。遂起誅伐之念。周公亦若少恩矣。曰。不然。管蔡之徒。包藏禍心。挾外寇以危宗社。不利孺子。乃其作亂之辭。有周之業。周公實身任之。法者、先王之法也。

天下者、先王之天下也。我乃坐視其變。弗用法以討叛。是將何辭以告我先王也。然則公之東征也。非爲流言而征也。流言而四國叛。爲成王而征也。爲有周宗社而征也。（案：此下有闕文。）周公之德。我小子其重新自東迎之以歸乎。此一新字有久疑未釋。煥然一新之意。周公終始一心。何新何故。此乃成王心事。故有此語。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書稱殷小腆。誕敢紀其敍。而孔子敍書。獨言三監及淮夷叛。而不言武庚。所以明造謀者非武庚。三監實爲之耳。東征者周公也。成王未嘗往也。序曰。相成王將黜殷。所以明征東之役。雖決策于周公。實相成王以舉事。爲成王討叛也。非周公自爲討也。然前書三監及淮夷叛。而後止書將黜殷者。蓋殷乃作亂之根。有武庚在。故羣盜挾之以起。以動商衆。此皆斷自聖心。春秋之筆也。湯既勝夏。卽黜夏命。蓋桀在南巢。不復別立。武王伐商而紂死。遂立武庚爲殷後。故至此爲叛。方黜之。此書乃周公奉王命大誥多邦。以黜殷之故。因名篇。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篇內王曰。皆周公以王命誥。史述當時之語。潤色成文。故謂之王若曰也。此後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

召誥、洛誥、多士、君奭、多方之文。獨聱牙與盤庚無異。若謂皆周公所作。則無逸、立政、微子、蔡仲之命等篇。又何其平易也。以此知大誥諸書。乃史氏所記。當時秉筆者適爲此文體。故特不同耳。本朝歐宋二公同修唐史。其立言斬斬不類。是烏足怪哉。周公將東征。以吉卜告于衆。當時上下未免惑于流言。庶邦御事。往往反曰艱大。以爲不可征。以爲當違卜而且止。故遂大誥庶邦及御事。首呼而諭之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上文既自謂不能格知天命。此節乃言龜卜之靈可以知之。其實證誣也。已者。已矣之辭。猶今人轉換話頭而曰休曰且住之類也。敷者、敷闡也。閉、隱閉。天降威、即是天降割。言武王死喪之威。實自天降也。寧王、及下文寧考、寧人。皆謂武王。他書並未嘗有此稱。謂何獨于此書言之。蓋時方蠢動不靜。故因武王有安天下之功。而特曰寧以寓其意也。元龜乃國家用以卜大疑者。寶而藏之。以遺其後。故曰大寶龜。紹、繼也。明、即明用稽疑之明。即命、與今我即命于元龜同義。承上文罪己之言云。已矣夫。我小子嗣先王無彊大數之事。如涉乎深淵之水。我但向前求我所以濟險之道耳。求濟如何。敷闡賁飾之。具以增光先業。可也。敷闡前王受天之命。使之浸昌浸明。可也。如此。方是不忘大功。是故武王之喪也。乃天降威用。我不敢隱閉。而卜諸武王遺我之大寶。紹承天意。昭然明白。而就聽命焉。其占曰。有大艱于西

土。西土之人亦不靜。及至此日。果是蠢然騷動。與所占合。武庚餘孽。特小腆耳。輒大敢經紀其既亡之敍。皆因武王喪後。知我國內自有疵病。民心搖動不安寧。遂謂商當復興。反鄙薄我周邦。故敢肆然無忌憚也。我國有疵。正說三監武庚小醜。彼何能爲。本使監殷反以殷叛。視宗國如糞土。疾天屬如仇讎。武庚之反鄙我周邦也。是眞可鄙也。大誥此語。正是痛說當時禍根。然終篇只以殷爲辭。而不顯言三監者。聖人之心。有所不忍故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上節既言武庚之叛。龜卜可信如此。于是遂言黜殷之役。因民獻龜卜協應而爲是舉。庶邦御事。乃反以爲艱大。以爲不可征。以爲王當違卜。申述其言而喻之也。民獻。乃民中之賢無爵位者也。故曰十夫。觀下文以爲哲。以爲迪知上帝命。周公必非輕許。邦君御事。皆以爲艱大。而茲十人。于億兆流俗中。毅然來輔。獨與周公合。其先見絕識。賢于人遠矣。予翼者。爲我輔翼也。武圖功。用武圖謀之功也。考翼者。父敬也。謂今蠢然騷動之明日。乃有十夫來爲我輔。以撫安我欲圖之功。賢者歸之。人心可見。此將舉大事休美之證驗也。我有此大事之休。兼卜之于龜。又并得吉。故我告于有邦之君及尹氏庶士御事曰。我得吉卜。我用爾庶邦往伐殷逋逃播蕩之臣。爾庶邦及庶士御事。乃無不反以爲艱難重大。且謂

民之所以蠢動不靜者。非有他也。亦在王之宮與邦君之室耳。言王與邦君。而曰宮室。正是說三監。夫流言之變。乃閨門骨肉中自有嫌隙。所以致此擾擾。于我小子。則謂三監與殷皆武王所命。是父之所敬也。不可遽行征伐。王何不遠其所卜而重信之乎。詳味此語。專主自反。自反未爲非也。而未免有督過王室之意。是罪不在三監也。是惑于流言也。故反以東征爲艱大。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此節正與上節相應。上節謂我欲以爾衆伐殷逋播臣。而罔不反曰艱大。故此節謂予造天役。爾等當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可也。兩箇曰字。正是相應說。毖、謹也。承上文而言。既聞汝等艱大之語。我亦永思此事之艱。師旅之興。誠未免騷動鰥寡。誠可哀傷。然我之爲此役也。非私意。乃天役也。此事雖大。天實遺我。此事雖艱。天實投我。我沖人雖欲自恤而不可得耳。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惟當斷之以大義。義者宜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偏執一說。而不達乎時措之宜。烏足與言義哉。汝等當慰安乎我曰。無謹于憂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功成庶合于義矣。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與上文考翼不可征正相應。武王克商。天下大定。武功告成。復何所圖。蓋四國之叛。正王室汲汲之秋。失今弗爲。喪亡無日。是武王所圖之功終于不成也。一念及此。但憂其艱大而委之。可得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

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此節專言用卜。所以解上文王曷不違卜之意也。用與違正相應。大凡變故之興。天所以開聖人。四國騷動。其威固可畏也。殊不知上天明示此威。乃是輔弼我周家莫大之基業。天之所以相民者。正在乎是。汝等但曰王曷不違卜。何不可也。當是時而發丕丕基之言。信落落于衆聽矣。既黜殷而八百年之規模遂定。然後知聖人之心。卽天之心。的的不誣。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上文語畢。而又再誥。故再著王曰以別之。然此節大旨。卻亦專是發明上文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之意耳。如曰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如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如曰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曰終曰極卒。皆究竟前事之辭也。哉者、疑辭。有責問之意。毖、謹也。化誘者、訓化開導而使之聽從也。首言舊人知武王之勤。提醒衆聽。下文卻以究竟武王之事誥之。言今日天之所以閉塞畏謹乎我者。正是我成功之所忱辭、實語也。謂我化誘之辭的的誠實。故天輔之。天之輔之。于何而見。其考之于民乎。則可見矣。民之輔卽天之輔也。以卣觀之。是東征之役。民情往往皆以爲然。故大誥一書。專誥邦君等衆。而無一語及民。民獻十夫予翼。卽棐忱之實證也。且四國之變。天意亦惟用此勤勞謹飭我

民。如人有疾。然傳曰。疾猶生我。勤恤之者。乃生全之道也。我又何敢安視其疾。不于武王所受天休而使之究竟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此王曰又是一節。然意實與上文相應。上文謂我不敢不究竟武王之事。此則又謂武王之事全在今日。斷不可不于我之身而任其責也。若昔蓋指言初欲東征之時。考翼、父敬也。越卬、猶言于我也。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者。言以其父之敬言之。安肯自謂我有後。不棄我之基業乎。斷斷曰于我分明以身任大命之寄。的然有不容委之他人。遲之後日者。此所以結盡上文肯堂肯播之意也。民養、言爲吾民者反容養玩視也。三監之叛。動搖國本。正如朋輩來伐其子。而邦君御事反曰不可征。何異容養玩視。勸之使弗救也。此一轉語。糾責邦君。尤更明切。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此書首序民獻龜卜協從。故定東征之議。其間反覆開曉邦君御事者至矣。于此復申言民獻龜卜協

從以斷之于終。以明天命之不可易。尤更深切也。肆、大也。王曰嗚呼大哉。歎下文所誥非細事也。于是呼爾庶邦君及爾御事而諭之。夫邦國昏亂。何由爽明。由乎哲人也。方羣情惶惑之時。而十夫予翼。此正哲人之見。所以爽吾邦者在是。成王首云弗造哲。故不能格知天命。此十夫者。亦惟其明哲。有以迪知上帝之命。故予翼耳。非偶然而翼也。乃上帝輔我之忱也。所謂天棐忱辭。其考我民。是已。東征之師。以十夫爲的。十夫之來。以天命爲的。此定法也。天則之不可渝也。爾等豈容變易之。命之曰是無敢易。確然之辭也。況今天降乖戾于周邦。三監卻大與鄰人交結。自相攻伐。其室家乖戾甚矣。有指疆土猶言見成基業。此書專以天命爲主。而天命又專以民獻龜卜爲決。雖累稱王曰。辭不相屬。而淺深次第。井井有條。始終乎民獻龜卜之兩端。而天命確乎其不可易。嗚呼。聖人舉事于危疑變故之地。固如此。

融堂書解卷十二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觀唐叔歸禾于東則是時周公猶在東也殺武庚命微子皆周公之所爲而孔子序書特曰成王所以明周公之心也成王雖幼而東征之師乃有周宗社之大計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周公何心哉周公爲周討叛爲成王行事也是殺武庚命微子者成王也非周公也夏書胤后承王命徂征而序止曰胤往征之與此書法正相反矣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此節乃將命微子代殷後先言稽諸古典其故事如此也成王首呼微子爲殷王元子而命之便見得當代殷之意不名不臣之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上文既言稽諸古典者如此于是卻稱成湯之德與微子踐修厥猷之實以命之正所謂崇德象賢也爲殷後得郊故言上帝君國子民故言下民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此一節方是命戒之辭。至於蕃王室。至毗予一人。是兩段。所以命戒之也。又至有周無斁。是一段。所以期望之也。四箇乃字。皆指徵子而言。謂爾之往也。當以敷訓爲第一事。殷民蠢動。不知有君臣上下。正爲無人訓迪之故。九命之服。朝廷之名器也。尤不可不謹。不謹卽僭差。愚于此重感成王方黜殷命殺武庚而命徵子。自常情而言。宜盛陳其家之反側變故以爲儆戒。而乃略無一語及此。寬平易直。讀之藹然如在春風和氣中。嗚呼。是周公之言也。況徵子元良令德素著。亂臣賊子。豈容比論。此深足以見聖人忠厚之意。雖然。命戒之辭。語皆正下。若反而觀之。一一皆武庚之過也。敷訓謹服。率由典常。安得與三監倡亂。弘祖律民。永綏厥位。安得以小腆叛國。嗣立未幾。遽就刑戮。其爲厭斁。孰大于此乎。世世可以享德乎。萬邦可以爲法乎。聖人之言。寬平不迫。而所包蓄者廣矣。于其末也。惟曰休美而已。辭旨愈含蓄有味。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先儒謂歸禾在反風之後。以愚考之。殆不然。周公居東而成王之疑未釋。遂有假禾拔木之變。及一見代武王之說。卽執書以泣。出郊以迎周公。而後乃反風起禾。是以反風起禾者。迎周公東歸之時也。此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則歸禾在未迎周公之先。無可疑者矣。禾異畝而合爲一穗。乃異體同心之象。周

公聖人也。大公至正。忠勤王家。與成王雖異體。而實同一心。成王幼沖。乃未免動于流言。禾異畝而同穎。天所以彰周公之德以示成王歟。唐叔得之而獻于天子。王不敢有。仍命唐叔歸周公于東。而歸禾之書作。尊周公而歸美之也。當時太召二公在王左右。必有以教之矣。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善則稱君。固臣職所當然也。況征東之師未克。而鴟鴞之志未孚。周公此時。正處危疑之地。一旦成王得異畝同穎之禾而不敢受。乃就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此意非不美也。周公而可安乎。既得所命之禾。即盛陳天子之命而作嘉禾之書。命出于天子。則此嘉禾乃天子之美瑞。而以之命我云爾。故孔子特書曰。旅天子之命。百篇獨此二序連稱天子。如春秋之書天王。以表尊無二上之義。皆所以明周公之心也。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此康誥、酒誥、梓材三書之序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有諸。孟子曰。然。金縢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大誥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觀此。則武王崩時。三叔已監殷明甚。是既立武庚。武王即命監之。非周公使之也。賈則失矣。而孟子亦有是言。遂使後世相承皆曰周公誅管蔡。嗟夫。以周公而誅之也。豈止于過而已。周公、聖人也。惟聖人知之。故孔子序書。獨斷曰成王既伐管

叔蔡叔。嗚呼。的哉。三叔者。謀危社稷。成王幼沖。周公居攝。當是時也。誰實任其責哉。是故征東之役。非周公誅兄弟也。爲成王而誅亂賊也。孔子此序。所以明萬世之大法。故未有表而出之者。愚是以深嘉屢歎而不能已也。康、圻內國名。康叔、周公賢母弟也。以殷餘民封康叔者。先儒謂。世家大族。已遷洛邑。其存而不遷者。曰餘民。固善。但謂已遷。則未安。且封康叔在初基洛邑之時。頑民之遷方有定論。頑民既有所處。故以其餘民封康叔。卻不是既遷後方封也。若已遷而後封。則此當在多士之後矣。微子、蔡仲之命。皆一書。而此獨三書。詳重如許。何也。殷民反側。習亂難化。況誅伐後。杌隉不安。所以特區處此賢母弟往君之。而命之者不得不詳重歟。康叔封衞侯。而書名康誥。序亦止云康叔。本始封之時而書也。與微子之命不言宋公同。霍叔罪微責輕。故止書伐管蔡。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自惟三月至大誥治。先儒疑是洛誥周公拜手以前之文簡編脫誤也。其說曰。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卽以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則封康叔時決未營洛。夫以成王既黜殷。卽命微子代殷後。則既誅管蔡而以殷餘民封康叔。皆是東征一番區處。其事勢誠有不容緩者。況此三書。諄復詳諭。備見商民難化情狀。安得商之故地數年無君。而康叔之封乃遲之營洛之日乎。脫簡之疑。誠似有理。然細考之。則殆不然。周公攝政之七年二月。定宅洛之議。三月五日戊申。太保至洛卜宅。十二

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故洛誥亦云惟乙卯朝至于洛師伻來以圖及獻卜是十二日卽來告吉無可疑者矣于是十四日丁巳用牲于郊十五日戊午乃社此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是十六日己未社之明日也若謂此節當在周公拜手之前則洛誥之書方是十二日告卜時事不應反以十六日後事冠之首篇且乃洪大誥治與下文事節全不相屬以是而觀是十二日遣使告卜于君十四十五奏告天地十六日乃初基作邑頑民之遷至此已有定論然後卻以殷餘民封康叔耳愚反覆乎此而後知周公之處商民誠大不易也看得商民難化全在世家大族大抵叛亂弗靜皆此一種人頡頏于其間所以一倡而衆和之若其餘細民只是隨羣逐隊而已卻不足深慮觀後來保釐東郊周公君陳聖賢相繼化之至命畢公時猶云餘風未殄則可見矣若衞地則自康叔後卻不聞有變動也東征二三年間周公必不應委商地于度外必須往來經營有鎮守之者但區處頑民未定所以分封之寄特難其人直是此一種人先有所處方以餘民付之康叔史氏序周公初基于康誥之首正是區處商民一段事謂之錯簡固不可也洛在豐鎬之東故曰東國周公初營洛一播字極形容得當時氣象因其和會之情而播揚鼓舞之自有歡忻踴躍不知其然而然者大誥者黜殷也而康叔之封三書之作正所以洪前日大誥黜殷之治也故命康叔不曰命而謂之誥或曰康叔三書何以先召誥曰召公相宅雖在封康叔之前然出取幣錫周公其誥之所以作者實在二十一日甲子以後兼康叔封殷故也與前黜殷相次是一派召誥至多士乃遷殷頑民于成周又是一派故不相參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此書大要以文王爲訓。而法文王之綱領。又全在克明德愼罰一句上。自王曰嗚呼而下。皆明德愼罰之旨也。封康叔雖出于王命。其實周公在洛以王命誥之。故史氏首書王若曰。而下文呼康叔則云朕其弟小子封。稱武王則云寡兄。皆直述周公之言。乃實錄也。周公首呼孟侯。所以尊之。朕其弟所以親之。呼小子封。則又語卑幼者之體然也。玩此稱謂。藹然天屬之至情。于是乃以文王爲訓。兄舉父事以訓其弟。可謂至的切矣。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此正明德愼罰之實用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上文語畢而又再誥。故再著王曰。以明更端。後皆準此。此下兩節。告康叔以明德之事也。雖然。知所以明德。而不知達其明德之用。則猶未也。汝之往也。更須敷求殷先哲王之所以保乂其民者而用以保乂之。抑猶未也。一國之民。必有一國之習俗。而一國之習俗。惟一國之老成知之。教化誘掖之方。疾徐緩急之宜。必有切中其會者。然老成之慮。多若遲緩。決非徇小諜近者所可與議。汝當大遠一惟商之老成人。止宅其心。無所變亂。則知所以爲訓矣。夫治商民而求諸商先哲王。謀諸商耆成人。可謂的切。

猶未盡也。自商而上。又有古先哲王所以安民治民之道。不止一端。皆可取法。又須別求聞而行之。而用以康乂商民。可也。嗚呼。至哉。後世論德而不及治。論治而不及德。安知德卽治也。治卽德也。雖然。抑猶未也。未至與天同大。是本心猶有虧也。是明德之功猶未至也。一日而覺豁然開明。範圍發育。乃其本心所自有。謂之弘于天。信乎其大無間于天也。如此。方是了康叔分內事。方是不廢王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惸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上文誥康叔以明德而通論講求治民之法。固已備至。此節則又切民之情。併指其爲德之累者而誥之。工夫尤更精密也。怨不在大小。但順吾之不順。勉吾之不勉。足矣。此正盡心要旨。應保殷民。應如醫家應病用藥之應。切中其情之謂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按史記。冉季、康叔、皆有美行。于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皆有令名于天下。左氏亦曰。武王母弟八人。康叔爲司寇。是康叔以王朝司寇出封衞侯也。而此書又特詳于謹罰一事。蓋殷民習惡梗化。弗順。況當叛亂之餘。人心方未帖息。犯法必衆。使任君國之寄者不閑于典憲。則輕重上下一以意爲之。而民愈無所措手足矣。出司寇而臨商民。非尚刑也。乃聖人好生之至仁。所以處

商民之深旨也。敬明二字。卽謹罰之要。不敬則慢忽。不明則蔽。于是非何由能謹。然所謹罰者。則尤莫重于生殺。莫難于疑似。故首明小罪非眚、大罪非終兩端以誥之。

王曰。嗚呼。封。有敍。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

此節雖再更端。而實承上文。有敍者。言可殺不可殺之敍。輕重上下。秩然不紊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敍。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暬不畏死。罔弗憝。

兩著王曰。本合作兩節看。詳玩前面首提外事。而曰汝陳時臬司。後面直曰汝陳時臬事。則是雖分兩節。其實皆主外事而言也。外事者、衞國之事也。臬者、射之準的。故謂法曰臬也。臬司者、主法之官也。臬事者。麗法之事也。又曰、語接上文也。要者、要約也。要囚。猶言已結正之囚。服、用也。謂罪囚雖已如殷法結正。須用審思。夫此心人人所同。何謂未有。若康叔之心者。他人昏之。而康叔覺之。他人失之。而康叔全之。所以不若歟。惟無若康叔之心。故周公之心之德。惟康叔知之。嗚呼。康叔亦甚高矣。上文兩節拳拳欲用殷罰者。只爲殷民未諳周之典憲。故就以其法治之。此聖人忠厚之意。最要體認。最不可不仔細。所以最難其人。不是有康叔之心。又知得周公之心。周公亦不付託。康叔亦如何承當。若夫罔弗憝

者。雖不用殷罰可也。舉此一例。正是提醒康叔所以用殷罰之意。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節專論天倫之罪。萬世大法所不赦。卻不拘于殷罰。一斷之以文王之罰刑可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聖人立罰。正爲明倫而設。所以于此發明。最爲詳密。然須分作三截看。方明白。自元惡大憝而下。是言民之泯亂天倫。康叔不可不速治。自不率大戛而下。是言諸臣不訓民以天倫。反違道干譽。上病其君。康叔亦不可不速治。自亦惟君惟長而下。是言君長不自正其天倫。反與諸臣爲惡。放棄王命。康叔則不可不反求諸己。曰民彝曰大戛曰家人曰敬典。皆是言天倫一事。始訓專說民。次及臣之病君。又次及君之放王命。一節遡一節。然後卻本諸風化之原。歸宿在康叔身上。次第分剖。文義曉白。聖人立言。其精密矣哉。子之初生。以帛鞠斂之。故曰鞠子。始言不孝不友。下文乃兼不慈不恭言之者。蓋總提孝友之兩端。則慈恭在其中矣。已而條陳之。故具言也。觀此節者。須看惟弔茲句與刑茲無赦相應。方

謂得聖人之意。惟其罪已至此。所以無赦。此乃據所犯而言。卻不是說敷教也。戛、常也。大戛、卽天倫之大常也。外庶子訓人者。訓公族之官。以其在衞。故曰外。以其職在訓人。故曰訓人。正人、卽庶官之正長。小臣諸節。謂小臣之有符節。爲官行文書者。若大若小。皆于康叔分任化民之責者也。速由茲義。蓋指言此文王作罰刑之義也。小臣外正。卽上文小臣諸節與正人外庶子也。周公謂汝康叔亦自無不能敬典矣。乃由此典以裕民。可也。一裕字。正周公化商民之深旨。康叔敬典。固可由此以裕民。又須惟文王之敬忌可也。大凡人之不及前聖者。皆生于不敬而敗于無所忌。敬則知勉。忌則有所畏而不敢違。敬忌二字。正是夾持康叔敬典之繩墨。乃寬裕其民而念念自期曰。惟我欲有及于文王。如是則予一人以爲懌矣。此節專以文王爲法。速由者。所以正其罪。敬忌者。所以正其原。曰懌曰懌之不同。曰速曰裕之有異。陽開陰闔。秋殺春生。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自敬明乃罰至此。皆謹罰之事。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書綱領在法文王明德謹罰。言明德謹罰。可謂明備矣。此節乃拳拳乎一迪字。迪者、所以導之使知所趨也。昏愚之民。日顚倒乎凶危之境。亦惟上之人有以迪之耳。周公謂康叔今日分明惟在迪民于吉康。迪之如何。曰德而已。我時復思念殷先哲王。專是用德安治其民。以作民之所求。況今殷民習亂梗化。又非前日之比。無以迪之。則冥然莫知所適從。若不能迪。則無以爲政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

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前面明德謹罰。大槩都是作兩項開陳。上節論民迪吉康。既專以殷先哲王之德爲說矣。又恐康叔將德罰分作兩事看。則大不可。皐陶爲士。實邁種德。呂刑云。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古聖憫斯人橫罹凶害。以傷其生。故立之罰以輔教化之所不逮。是故罰卽所以爲德。非德自德。罰自罰也。後世德不足而罰是用。是罰而已。不復知有德矣。豈不甚可歎哉。周公于是將明德謹罰通作一事言之。最爲緊切。故曰予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監告者。言監觀古昔告汝以德之說以行其罰也。且殷民不靜。固是難化。然其本心實未嘗乖戾。但道迪屢屢之功未至于同。所以不靜耳。若到同處。卽是斯人同然之心。習惡消除。本心固自無恙。何乖戾之有。然則康叔今日行罰。無非道迪之妙。豈可非德而妄用也。且如分明上天以罰殛我。我甘受之。必無所怨。罰出于天。卽以德行罰之。謂若吾之罰如天之罰。則民安得而怨也。夫民之罪。無在大與多。況曰其尙顯聞于天。則是吾之罰卽所以行天之罰。又可非德而妄用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下乃德之說。前面文王明德。殷先哲王德。旣告之詳矣。至此方是指康叔丕則工夫實用力處。正所

謂德之說也。上文我其不怨至矧曰其尙顯聞于天。辭旨未盡。于是遂歎曰。無用非德之罰以作民之怨也。小民難保。怨最易生。怨詈咨嗟。乃其常態。然有以作之。則大不可蔽。斷也。斷者、決定不易之辭也。本心所發。未嘗不誠。惟不能斷。是以所見不定。所守易搖。惟斷此誠。方有力量。力能丕則敏德。丕則如何。用康乃心是也。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康心之功。日用融怡。蒙養冥升。非思非爲。然不可不省察也。時時省察。則觀過精微。黽勉不懈。不康必不能顧。不顧則易于不康。此日用工夫不可須臾偏廢者。若夫出而臨民。見之行事。其謀猷則又不可不遠。服、卽孟侯之服。我所以命汝此服者。果爲何事。汝宜明我服命之本旨。高汝之聽而用以安治殷民。可也。用康乂民。與裕乃以民寧。相應而言也。丕則敏德。至此發揮已盡。于是復申敬典之訓。前所謂爾亦罔不克敬典。則敬典者乃康叔所已能也。雖然。汝之往也。勿替此敬典可也。以終一篇之意。非德之外他有所謂典也。卽所以爲德也。此書以明德謹罰爲綱領。及至篇末。自敏德之外無餘說。又其末也。自敬典之外無餘德。曰不汝瑕殄。曰無我殄享。曰乃以殷民世享。三節語脉聯貫不斷。前面止提大放王命而不罰。至此三語。方發揮盡。都只歸宿在敬典上。所以警康叔者深矣。

融堂書解卷十三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書以德爲主。首云用大亂喪德。云德將無醉。曰越小大德。曰作稽中德。曰天若元德。曰經德。曰助成王德。曰惟德馨香祀。德字是一書之元氣。苟進德矣。百邪路斷。何獨不醉于酒哉。小子、民之子孫也。文王誥教其民之子孫。有官以糾正之。有農業以勸相勤動之。周公于是敷暢文王之旨。以誥康叔。自惟曰而下。本教小子無彝酒之旨而言也。說者因妹土嗣爾股肱純之語。遂謂我民迪小子。至小子惟一。皆文王之言。殊不知上面文王誥民與庶國兩箇話頭已整整結斷。若又再說迪小子。不特失之重複。

且只言民而不言庶國。則太偏矣。其藝黍稷之語。正是接連我民迪小子一段話。直至自洗腆致用酒。旨意方足。細玩繹之。其理甚明。周公謂文王教小子有正事。無彝酒。我今日亦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耳。此惟曰。與下文丕惟曰照應。皆周公特語。迪。卽教也。惟土物愛。卽有事也。民事非君上所能教。惟使我民自教其子孫。服田力穡。一惟土物自愛。則其心乃善也。妹土前日亂于三監。皆吾兄弟、吾手足也。今繼之以爾康叔。乃手足之純德者。可不敬承乎。提此一語。所以警康叔之聽。其民之種藝服賈以養父母。乃致用酒。文王誥教庶國。惟因祭祀乃得飲酒。飲酒、受胙也。飲福受胙。非庶民之事。惟孝養得用酒耳。上文教小子。則責在民之祖父。若表率諸臣。則責卽全在康叔以身先之。故曰其爾典聽朕教。典、主也。諸臣通得飲者。惟飲福受胙一事。然國君養老。卻不在此限。故先表出此條。然後方明祀飲之教。下文再提丕惟曰。所以別之也。周公謂康叔若大能行養老之禮。則惟國君得行。非諸臣所可爲者。爾乃飲之食之。至于醉飽。禮。執醬執爵。割牲奉俎。是也。夫醉飽正是今日所忌。曷爲以此開之。蓋老者邦之耆德。至醉至飽。乃尊事之禮當然。此外祀飲。則德將無醉矣。介者、介于石之介。介然自守。不爲外物遷動之名也。先儒介訓大。謂爾乃自大用逸。深不安。此書專以用逸爲戒。如曰不敢自暇自逸。如曰自息乃逸。如曰罔愛于殷惟逸。因祀飲而用之以爲逸豫之端。豈德將無醉之義乎。康叔自介于用逸。則爾身克正罔敢不正。如此。乃信可爲王正事之臣。爾之元德。天亦順之。使爾長享國胙。永不忘王家。始于作稽。終于天若。正聖學精的工夫。以上發明德將無醉之旨。定爲康叔君臣得飲酒者

之成式也。此卽始終兩箇話頭。皆本諸文王爲衞國之法。所謂明大命于妹邦者如此。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上節旣專以文王作準的。使康叔明大命于妹邦矣。于此乃再把文王提醒上文之意。謂我肇國在西土。特一方伯耳。輔往日之邦君御事。尙能用文王之教。不敢腆于酒。今我周家有天下。而可不用我家教以從文王之教乎。案。此一節解原本錯置上節解之首。今依經文更正。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衞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上文旣言西土教行。不腆于酒。故我有周克受殷命矣。于是遂歷陳殷之興亡。皆嗜酒與不嗜酒之故。我聞惟曰者。言我之所聞。惟只如此。更無他說。所以專康叔之聽也。經德秉哲。不是兩事。此正是迪畏實用力處。上專言御事。而此言百僚。蓋指御事而下百官也。此書從頭皆兼臣民而言。上文自御事至百姓。此云庶羣。皆兼言臣民也。前面只說紂結怨于民。如何到此卻專說民自速辜。若沈湎止紂一身。

風俗猶未敗壞。只緣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是妹土之俗。悉化而爲紂矣。乃始降喪周公于此。只把民自速辜來說。正切今日酒誥化商之意。則臣在其中。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先儒謂諸侯有太史而無內史。惟天子則有內史。春秋三十年傳。稱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又齊太史書崔杼事。晉太史書趙盾事。齊有南史。魯有外史。楚有左史。諸國竝無內史。則知此太史內史皆殷之故臣。故康叔視之爲友也。繼言及獻臣百宗工。以此見得同是說殷賢臣無疑。若下文爾事若疇。則指康叔之臣而言矣。百宗工。百僚之尊官。此云獻臣之爲百宗工。則前云獻臣之爲諸侯。又明矣。堅固戒謹。賢臣之爲侯甸男衛之君者。康叔任居方伯。統率諸侯。故首及之。此書首言文王在西土。誥毖庶邦庶士。正是舉此爲康叔作例子。文王云誥毖。而此云劼毖者。蓋當時沈湎之俗。敗壞已甚。康叔戒謹此事。若非用力堅固。豈易轉移。然必曰獻臣何也。賢者轉移。爲之表倡。則其餘可次第而化矣。殷之諸臣因紂導迪沈湎者。乃舊習使然。未必皆諸臣之罪。此勿殺。姑惟教之。教之如何。有斯明享是已。斯。指酒

而言。謂世有此物。蓋爲明潔享祀之用。非爲湎而設也。爾輩豈可縱飲乎。此正文王祀茲酒之訓。上文命康叔劼毖。又曰殺。明示典憲。森乎其甚嚴矣。至篇末卻全責康叔典聽朕毖。令勿罪民。前言我民迪小子。而庶士庶伯乃命康叔典聽朕教。此則併與民湎于酒可也。風化所自。其責有歸。上行下效。其應如響。既曰我之所司矣。豈可但委其罪于民乎。此二語結盡一書大旨。備見聖人忠厚之意。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案。梓材解。永樂大典原闕。）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此書作于甲子庶殷丕作以後。周公復辟定論之初也。而序獨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者。蓋相宅作

誥實一事之始末舉其端則可以槩見矣如洛誥一書止遣使來告卜亦此例也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

自旅王若公以後方是誥辭此一節乃史氏紀營洛次第以明召誥之所由作也洛邑乃周公建議而序云成王何哉蓋宅洛非周公一己之謀實周家一代宗祀之計亦猶黜殷命伐管蔡而例書成王皆所以明周公之心也丙午越三日戊申戊申越三日庚戌庚戌越五日甲寅乙卯越三日丁巳戊午越七日甲子皆連本日算與武成書法不同必先書既望者朔望乃一月之綱領先書既望而後月亦先書朏史氏紀日之法也用牲于郊以告天牛二者以后稷配故禮有郊牛有稷牛祭社于新邑以告地牛一羊一豕一者備物禮之也郊亦新邑舉社則郊可知康誥言五服此所命止侯甸男之邦伯者豈采衞地遠故役不及之歟是役也專用殷民從事極有深意四國作亂殷民沈迷梗化使之奔走服役庶幾視儀聽唱調服于聖人之化乖戾自應潛消此最見措置之妙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

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句法與盤庚斁于民由乃在位同。詳觀此書。專以敬德爲主。始終無非警戒成王而云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何耶。召公當庶殷不作之後。歷陳夏商興亡之故。與今王祈天永命之實。正將開釋羣疑。慰答衆望。雖主爲成王而發。亦因以普告庶殷。使人莫不曉然明白洞達也。知得此意。方識一書大旨。成王在豐。不聞至洛。而此書旅王。則又似在洛矣。先儒往往疑焉。及觀成王有謂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周公亦曰。孺子來相宅。正是營洛之始。若不皆在洛中。何以謂之來也。卽曰來矣。而又有往新邑。汝往敬哉之語。復將安往乎。幣者、諸侯之贄。旅者。庭實旅百之旅。錫、猶師錫帝曰之錫。周公既命殷庶。而庶殷不作。此時庶邦冢君皆已入見在王所矣。召公乃率之以出。取所贄幣。乃復入。與周公曰。敢拜手稽首旅王及公。仍以所誥告于庶殷。越自乃御事始。此數語乃召公將陳告辭。先自敍其大旨如此也。禮。諸侯朝王于廟。既畢出。復束帛加璧入享。謂之幣。既致于王。畢。復奉束帛以請覿。大夫之私相見也。亦謂之幣。周公攝政。與常禮不同。故特先告之。而又與王同時竝旅。然必旅王而後及公者。是則君臣之大分也。越自乃殷之御事。乃者、指殷而言。由殷御事以達殷民也。看得殷民難化。御事實倡之。乃自御事。甚得其要。故後又有王先服殷御事之言。惟休惟恤。此二語正是爲後面興亡之變張本。總提一書之綱領也。天既遐終而下文申言天所以改殷命。與今王所不可不敬之旨。

遐終、卽永終也。前止言奈何弗敬而此言敬德。方是指成王實用力處。召公于此著一疾字。警策極有力。昔告武王。首言愼德。今告成王。專言敬德。敬卽愼也。于愼德則曰夙夜罔或不勤。于敬德則曰疾。此召公平時進學日用自得之妙。凡書二篇。無非此旨。可想見其人之誠篤矣。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上節既明休恤之兩端。專提殷之所以亡。以勉成王疾敬德矣。此節又兼提夏商興亡之變。以明今日宅洛致休之道。而復歸宿于成王之敬德也。首獨及禹者。蓋唐虞禪。不可以世代興廢言。至禹而後傳諸其子。此世代相傳之始也。故曰迪從子保。面稽天若。面面稽考。天無不順。湯不傳子而傳孫。故不言從子。而但言天迪格保。格至也。開迪而保佑之者甚至也。今成王更無他說。則惟在乎無遺棄老成人之言而已。蓋曰。老成之人。其稽考于我者。實古人之德。言能以古人之德責望于我也。況曰有能稽考其謀本之于天者乎。元子。上帝之元子也。與汝厥元子同。其作大邑下三箇其字。當是將營洛時有此議。是周公定論如此。正所謂壽耆之言也。可遺棄乎。人主者卿大夫之儀表。比介于我周御事。固甚善。

而本源之地。則又在成王當敬爲之所可也。其所如何。惟不可不敬德而已。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上節止提夏商興亡之變。卻未及其所以然之故。至此方極言二代之歷年墜命。全在敬德與否。以勉成王之疾敬德。尤更深切矣。我不可不監于夏殷。乃承上文不可不敬德之語。謂當觀二代。爲今日敬德之實證也。下文四言我不敢知。說者殊無的論。要之。須看得與四箇惟字相應。其旨方明耳。服、猶被也。亦受之謂也。召公謂二代被受天命。非我所敢知也。惟有歷年之永。此則可知也。不使二代之祚更延。非我所敢知也。惟不敬其德。乃至于早墜其命。此則可知也。觀不德之早墜厥命。則歷年之爲敬德也昭昭矣。厥者、其也。指夏商也。言今成王嗣受其命。非徒嗣其命也。我亦惟此二國之命而嗣功耳。功者何。敬德歷年是已。伊尹告太甲于元年。而曰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成王于復辟。亦曰嗣若功。王乃初服。謹始之義也。細玩初服之語。則知周公復辟。是時當已有定議。洛誥首陳朕復子明辟。直是往

反數四而後成王方有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之言觀此則知洛誥作于十二日乙卯告卜之時而召誥在二十一日甲子以後甚明嗚呼而下發明初服之意也今天于成王其殆命之以哲矣命之以吉凶矣命之以歷年矣何者天固知我今日初服大政宅都新邑而上三者皆于此初而命之如子之初生也天命永短全在小民身上敬德功夫豈容緩乎此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正相應德之所以能祈天永命正以小民之故也一篇大旨至是發揮方盡古惟言民而召公專言小民尤更有味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前云錫周公曰拜手稽首者乃致敬之言也此云拜手稽首曰者方是致敬作禮也德威爲畏德明爲明有是德自然有是威修之于身則爲明德用之于民則爲威命一也前所謂王厥有成命至是不特有之而已且將終有此成命而王亦與有光顯也或曰聖人之化一視同仁召公曷爲分別讎友曰攻位賦役則專用殷庶則自乃御事又王先服殷御事所以致意殷之臣民者正爲調其叛亂反側之情也召公于此特拈出一讎字警成王者深矣王若敬德則讎者可使友不然則若民若百君子讎我之心終然未泯而乘間伺隙于下者豈止于不友而已哉召公此日乃因奉幣而致誥于是復明奉幣之故歸宿一篇之始末謂我非敢勤勤然惟止供奉幣而已蓋用以供之于王欲王能祈天永命也非謂供幣卽能祈天永命此幣乃召公合庶邦冢君之禮敬以達其誥戒之誠不徒在乎幣而在乎王之疾

敬德也。敬德之旨。節節已備。且此語承威命明德之下。故止以祈天永命爲言。

融堂書解卷十四

洛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義同召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此使來告卜時周公面告成王之語也。公與成王皆拜手稽首。其以復辟重大。故致敬盡禮而言之歟。伊尹太甲亦是復辟時始有此禮數。夫宅洛固武王意也。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固均也。而區處商民。則誠當時第一急務。商民未有所處。則周公職分猶是未了。豈可委而去之乎。卜洛既定。則康叔可封。頑民可遷。而大誥之治可究竟。所以告卜之始。首言復子明辟。此其本志歟。復猶反也。還也。謂我當還汝明君之政。卽伊尹復政厥辟之謂也。先儒謂有失而後有復。成王與太甲之放不同。不當言復辟。此復乃說復于王之復。猶言復命也。殊未安。若然。則云復子足矣。何以又云明辟也。周公之于成王。止呼曰沖子。曰孺子。曰子。未嘗有明辟之稱。所謂復者。言昔居攝而今復于成王云耳。謂之復命。固不可也。且復辟之義。具有實證。周公首言朕復子明辟。後遂云茲予其明農哉。是欲復辟而告歸也。成王云公明

保予沖子。又云其退卽辟于周。卽辟與復辟正相應。不欲其歸而許其復也。周公後又云四方新辟。非復則何以謂之新。況復子明辟之下。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者。正是原當時攝政之故。曰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者。正是述今日歸政之旨。謂之不言復辟。可乎。基命定命之任。成王實未足以當此。如弗敢及云者。言成王若有所不敢及。然周公婉其辭而言也。惟成王如不敢及。故我乃歸攝嗣其事而保安之。我、指我國家而言。卽比介于我周御事之我。非周公自謂也。召公先往相宅。而首卜河北之黎水。以其去殷爲近故也。澗水之東。卽瀍水之西。卜皆不吉。而龜兆惟食于洛。又卜瀍水之東。而龜兆亦食于洛。伻來以圖及獻卜。言今使者以地圖竝卜來獻。是周公與使將神之命也。而周公則因卜宅已定而陳復辟告歸之旨也。觀此一書。皆周公成王親相往復度其事理。則告卜之使。又決非丁巳戊午奏告天地之後。周公與使偕來王所。復何疑哉。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成王致敬盡禮以答周公之告卜也。使者來。而公亦來視我所卜之休。卜休、卽天休也。然既曰來相宅。是自鎬至豐而來洛矣。及言告卜。則又曰伻來。愚是以灼知洛之近地。必別有次舍。爲王留行之所。所以兩箇來字。義不相妨。後又云孺子來相宅。則成王見在所告卜處。非豐非鎬甚明。二人共貞。正答周公復辟之語。未明言復辟可否。而暗寓留公之意也。或曰。敬天之休。何以云萬億年乎。曰。成王此見。

正是其學問大進處。人皆知目前敬爲敬。而不知窮天地。亘古今。而此敬未嘗泯也。周公一旦委之而去。使成王德義不能有終。則敬天休爲有間斷矣。斷斷曰公其以予。是全以此事倚在周公也。拜手稽首誨言者。重致敬盡禮。求周公誨之以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焱焱。厥攸灼。敍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周公承成王誨言之命而以此教之也。周、指鎬京。宗伯掌祀。故曰宗。下言惇宗將禮。言未定于宗禮。皆謂宗周也。周公謂成王今日最先且當舉行盛禮。祀于新邑。雖于祀典無明文者。皆秩序而祭之。先儒謂昭假上下。報賜祈休。固是。然以愚觀之。周公之意。卻專主在咸秩無文上。蓋人臣有功。紀于太常。祭于大烝。最是聖人激勸勞績。收合人心第一急務。成王幼沖嗣立。數年之間。更罹變故。此等典俱未暇舉行。成王請誨言。而周公首勉之以此。爲遷都第一事。其意深矣。故下文即自謂予之整齊百工。使之服從王于鎬京也。予惟曰。庶幾盡其職分。各有事功耳。今日成王事體卻不同。宜即下命曰。記載臣功于宗伯。以其功之差次而作爲大祀。可也。周公成秩無文。意正在此。孺子其殆私我爲朋黨乎。爲弊有不可勝言者。成王有二人共貞之言。周公此語。所以廣之。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

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敍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上節既教成王以報功任官之詳矣于是又教之以懷服諸侯之道皆往新邑之先務也此節先儒往往作兩截看謂止惟事其爽侮是論百辟之享不享止無遠用戾是論教養民殊未安此節乃是專言懷諸侯須看得惟終與惟不永相應惟事其爽侮與無遠用戾相應方見得首尾而其本領卻主在棐民彝上也若分作兩截則是徒論百辟之享不享至爽侮以後竟無所歸宿雖識之何益哉所貴于識者正是欲知所用力之地耳頒言寵賜也蘉勉也諸侯叛服之機惟享不享見之是最要能識惟敬則明明則情僞無所不照汝孺子乃惟切切寵賜于我而不暇聽我所以教汝者棐輔民彝乃是汝不知自勉此豈長治久安之道也哉汝但就民上留心不可倚靠乎我往彼新邑能裕我民則諸侯無遠而不順矣何謂裕棐彝是也周公此兩節皆是欲復辟告歸拳拳以此屬付成王令其自埋會之意曰如予曰若予大抵使之遵守其舊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此下王曰四節節節與上文周公之言相應此節大旨在明保二字而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則專答周公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及以功作元祀之意也咸秩無文一如周公所稱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此節言其功之惇厚而所施皆順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此節方是許周公復辟將命其後以報其功也公之意欲成王卽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不可但歸美于我成王則謂論功行封公爲第一宗伯所定宜莫先焉豈獨追報已亡從祭于大祀而已哉宗禮卽宗伯所掌之理所以答記功宗之語也師工衆官也監我士師工言以工爲士大夫之監所以答乃汝其悉自教工之語也成王是時在洛之近地故呼公而言我小子其將退還鎬京乃卽君政而命公之後爲諸侯乎觀其退二字則洛誥不作于鎬京甚明說者不悟其非鎬而謂退朝卽辟甚無義也成王所以特欲命公之後者何也是時四方始迪于治尙未定宗伯之禮所以亦未能安撫周公之功蓋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公爲太師位極人臣不可復加是故敉公之功者無他惟只爵命其後人耳迪將其後以隆報功之典以爲我士大夫之監觀庶幾周公大保安之治之而爲我四面輔助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我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上節既言命公後此節于是力挽公留且許其往新邑也周公欲歸田明農故成王首言公定謂公且

住。未可告歸。予亦當往新邑已者。斷辭也。言必往也。公之功。我方肅然將奉祇敬而歡樂之。公遽求去。是困我也。故曰公無困我。我惟無斁其康事者。言我不能有所爲公致治安之功。我但一切蒙成。遵之守之。無有厭斁而已。公之典刑。謹勿替墜。則四方百辟何止享于一時。其殆世世享土。與國無疆也。此所以答百辟享不享之語也。細玩成王于告周公語下。每每進等發揮。極有意味。如敬天之休。則云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如祀于新邑。則云予小子夙夜毖祀。如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則云命公後。未定于宗禮。如汝其敬識百辟享。則云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非其識見地步到此。烏有是言。皆周公之教也。安得不喜而爲之留。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同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俾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厥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俾殷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周公致敬盡禮而告以許留之意也。來者、來洛也。先儒謂此書作于鎬京。愚灼知其非者。以此實證不誣故也。後又曰孺子來相宅。又曰其自時中乂。若在鎬。則何言來相宅。何以指是自中而乂乎。往往泥往新邑及予往矣之文。而不悟告卜爲洛之近地也。參召誥而觀之。事理甚明。新辟、新君也。成王即

位雖久。然始復辟。故曰新辟也。先儒謂成王不當言復辟者。誤矣。弘朕恭者。言成王以承保之事留我。禮敬有加大于我而致恭也。或謂弘大周公之恭未安。豈周公之恭尚小而待成王弘之耶。此恭與下文恭先正相應。周公言成王大恭于我。今孺子來此相宅。其亦大厚典禮于殷之賢人乎。成王以此出治爲四方之新辟。作周家恭敬之先。斷斷曰其將自是中土而治。則惇典之誠。達乎萬邦。莫不歡欣踴躍。同此休美。而周之功績。惟于王而有成矣。周公謂成王但以承保之事望我。而不知成休之機實在成王。以其恭于我者而恭殷之賢人。萬邦之廣。同在此恭之中。此正篤恭而天下平之要道也。成王既云予往。而周公復申之曰。其自時中乂。所以必成王決策于遷都歟。大哉中孚之旨乎。周公平日之所踐行。正在此上。周公以恭先望成王。而以孚先自許。恭與孚不必差別。未有恭而不孚。亦未有孚而不恭者。接下有禮。因以恭言。誠實無他。因以孚言。非君不可謂孚。而臣不可謂恭也。昭者。昭德之致同。周公于是遂謂。考我所以昭子之典于天下。非我一己之私也。乃所以究竟文祖之德也。今日使來告卜。爲區處殷民之計。乃是欲命之使差安我。固嘗以黑黍酒二器。曰明禋。爲休美之享。我卽日行事。不敢輕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而告之矣。其殆至豐告廟之時歟。是時周公攝政。如丁巳戊午奏告天地。皆周公也。後丕祭歲。則成王行事矣。成王所宜順于篤敍。不可自生疵病。古聖垂教。惟只使之切己反求。如曰自彊。曰自修。曰自成。曰自牧。曰自昭。其不然者。曰自暴。曰自棄。故此亦曰自疾。順此篤敍之誠。不遇自疾之累。則雖萬年之久。人皆厭飽汝德矣。至若殷民。乃誘掖而成就之。王使殷民率皆化服。乃奉承

次敍而不爽．則亦萬年之久將永觀吾子而懷德不忘矣．成王前謂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宜領斯旨．此上皆告卜日往復之語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戊辰王在新邑張横浦謂三月二十五日戊辰．愚細考之良是．前書乙卯．乃承召誥之後．故不著月．此戊辰與乙卯正相因．則同是三月．復何疑哉．若烝祭歲．卻是十二月事．故繫之曰在十有二月也．此節當作三截看．戊辰下一截．是紀王在新邑之始也．烝祭下一截．是紀命周公後之事也．惟周公誕保下一截．是紀周公居攝之年也．烝者、冬祭之名．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而此云十二月者．豈營洛之初．特未定歟．抑將命周公後．于事體有宜緩者．故特遲之歟．前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者．告神也．後言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者．誥伯禽而命爲魯侯也．愚竊意烝與禋是兩祭．烝祭言歲．明此祭乃歲事之常．既先以命公後告于神矣．于再舉禋禮命伯禽于廟歟．觀惟告周公其後．與王命周公後．截然分屬烝禋之下．則可見矣．

融堂書解卷十五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書言周公初于新邑洛。而序曰成周。未嘗明言其爲下都也。觀此。則成周爲洛邑總名。的然無疑矣。自大誥而下。皆周公之言也。而此獨書周公以王命告者。蓋復辟與居攝事體不同。當居攝時。雖于王曰之下直言孟侯朕其弟。而不以爲嫌。王在新邑。則既復辟矣。政教號令皆成王之所爲矣。故此特著周公以王命告一語以別之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恪。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惟三月。卽營洛之三月。先儒見洛誥末書十二月事。遂謂此是次年三月。殆不然。洛誥所書十二月。乃史氏後來紀述。以備一書之首尾。非十二月後方有多士之誥也。用告商王士之上。乃史氏所序。王若曰而下。方是以王命告也。惟帝不與爾殷。惟我下民乃秉持一心以爲我。而惟天之明威是畏耳。頑民聞斯言。寧不爲之感動也。然猶未也。于是復借夏以爲喻。革易夏正。不特湯也。自湯至于帝乙。且無不明德恤祀焉。民祇者。民情凜乎其不可忽也。此節將夏與殷對說。極有味。大淫泆有辭。與誕淫厥泆相應。罔不明德恤祀。與不明厥德相應。殷之後嗣王不能明德。則天命轉而歸周。固其理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上節既言紂不明厥德。天大降喪于是復呼多士而言我周割殷之故。與今日遷民之由。以申誥之也。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節方是明言遷多士于洛邑。故再更端曰猷以發語也。天邑、卽京也。猶以商爲天邑。不沒其舊。忠厚之意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節乃承上文發明率肆矜爾之旨也。武王崩。三監及惟夷徐奄俱叛。此云歸自奄。正東征而歸之時也。周公東征。成王實未嘗往。而曰昔朕來自奄者。止是以王命告。實周公自謂也。呼多士而言。昔我東征。自奄來歸。汝輩從武庚作亂。本宜誅戮。我實大原貸爾四國之民命。言爾之命實自我降之也。我今乃明致天罰。徙爾遠去舊都。比近服事以臣乎我。使之相習于多遜。爲宗也。辭遜之心。人皆有之。咎于私意。始不復遜。多遜者。無往無時無一而不遜也。商民染紂之惡。慫恿相挺。傲上弗順。習亂難化。其所以敢無忌憚者。只是一箇不遜而已。周家謨謨吉士。濟濟成風。鬱乎可想。轉移變化。鈞陶鑪冶。全在此一遷上。既貸其命矣。而天罰之行。乃止于移近王都。使宗多遜。忠厚之意如此。汝多士可不惻然聽順。思改過自新乎。此節比上節辭旨益緊。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遷。

此節大旨。示之以安養之利。開之以禍福之移。而使之爲悠久之謀。視上節益又深切也。寧幹止者。安其幹立居止之所。有幹者。有幹立也。是就宅爾邑上說。有年者。有年所也。是就繼爾居上說。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此節連著王曰又曰。說者不同。然篇內自有實證。殆不必疑也。王曰乃史氏所書。以明更端。又曰二字。

卻是當時啓諭之語。與上文今爾又曰正同。告語至此。已無所不盡。而申警之。謂爾又將曰。今日之舉。是我爲此。而乃或敢有言耶。我之拳拳然者無他。無過爲爾之所居爾。此二三語。抑揚玩味。極有深意。

無逸

周公作無逸。

此書明白。無庸發揮。故序直曰周公作無逸。與咸有一德同。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書凡七轉。文理次第相屬。乃周公一時所陳。每節必書周公曰嗚呼者。言而小止。止而復言。每言輒先發歎。所以重其聽也。下文將歷陳商周諸君脩短之數。皆本于知稼穡之艱難與否。故此一節先將君子小人之事作例子說起。以明下文之意。方以無逸爲訓。遽發乃逸之義。此卻正是聖人隨順啓諭。循循善誘之妙。成王年少。但一味律之。而不有以開之。卻未必有益。終篇反覆。法度森嚴。凜乎其可畏。而于篇首急急且以乃逸爲言。此萬世告君之大法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

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書所稱諸君。皆曰不敢。不敢二字。極宜細玩。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卑服者。其所服行卑以自牧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觀此一節。當看三箇無字。前面專言稼穡之艱難與享國之脩短。于此寂無一語及之。而止曰無淫。曰無皇。曰無若。前面許多發明。都收拾在此三字上。而于末獨以殷王受爲訓。舉一人之尤甚者。則諸君之耽樂罔壽不必言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壽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節節敷陳無逸之義。辭旨已盡。此下卻專言小人之壽張爲幻。前後兩言。我聞曰。是兩箇換頭。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此又承上文違怨詛祝之語發明怨詈以盡譸張爲幻之義也上云古之人而此云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以見古之人是槩言古昔而此所稱乃因上文無逸享國之永者言之非謂止此四人而餘皆不迪哲也然上文則槩言古之人而此獨指言四人者蓋上文之事自非無道之世古之人莫不皆然若此節所言則斷非迪哲不可兩節皆云此厥不聽而以人乃二字承之一不聽後人乃得以爲幻周公拳拳無非宛轉以無逸爲訓只是欲得成王聽耳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書雖七節其大旨只是兩箇換頭故每以我聞曰更端先所論無逸至酣于酒德哉已結上文之意至此一語卻專是結後所論譸張爲幻兩節也古之人如此其不聽者如此四人迪哲如此其不聽者如此是非利害昭然如明鏡之燭物嗣王今日其亦監于此乎從前周公于成王曰孺子曰沖子今卽政始稱嗣王

君奭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序言召公不悅而經不明著其不悅者何事此異論所爲紛紛也以愚觀之經文甚明序亦甚明白顧未深察耳今觀此書反覆勸勉不一而足無非挽留召公以二人共相之意且云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武王崩成王幼而周公居攝召公實相與共濟艱危今既復辟周公又肯爲成王留天下亦既泰然無事矣召公之意惟欲周公獨任輔相之責而已則告老歸休耳是不悅者非有他也急于求退而不樂于復爲相故也周公所以力陳難于獨任必欲留之相與共濟一如成王未卽政之時歟序正是明著其實也且周召師保有年矣推原其不悅之由故序述及此非今日始爲師保也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太師天子所師法視太保爲尊而序則先保後師者此書主爲召公而作故歟奭名君者尊之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曰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召公所以急于求去者正謂天命在周事已大定既有周公在則我不必留也故周公于此首章專言天命之不可必以告之一則曰我不敢知二則曰我亦不敢知又曰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又曰天難

謀又曰天不可信無非言在天者不可必所以首破召公一定之見以寓其不可不留之意也若曰者史氏所記休與不祥皆不敢知然則召公豈可以天命在周便欲求去乎君已猶云公定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節須看既受命三字上文首論殷既墜命我有周既受遂極言天命之不可必于其末也又申言天不可信以明天不庸釋文王受命之由矣故此節承上文而言昔者殷既受命之後亦是得人輔相乃能格天今日召公豈可謂成王復辟天命已定而遽求去乎大旨只是說受命後斷不可無格天之相周公分明以此數臣事業責望召公而已則欲然不敢自居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節乃承結上文之意繳入召公身上也上言格皇天格上帝下言矧曰其有能格此書專以輔相格天爲言則此所謂格亦咸格之格也上文云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于此遂申言所以保乂有殷者乃天壽平格之故天壽與上文多歷年所相應及其後嗣不平罔格天遂滅之以威非天不壽也召公可不永念于此留輔其君平格之道乎大凡國家治則明不治則昏擾新造邦指言新邑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上節既以有殷之事勉留召公此節遂言文武得人輔相亦莫不然將歷敍文武且先以武王集大命提起蓋伐商以有天下實在武王承上文有殷嗣天滅威而立言也周公語小止而又言最有力純佑、即上節天惟純佑命秉德、即王人罔不秉德有殷既然故于此復曰亦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天下事業皆從裕中做出裕則不迫從容有成一裕字正切不悅之病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周禮六官皆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是三百六十官官皆爲民作極而建也況顧命大臣乎召誥有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周公上云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此又云丕承無疆之恤其殆即召公所以告成王者而還以感動之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前面反覆啓告所以留召公者無所不盡矣至此一節凡言二人者四方是切己以左右輔相之義告之也朕允者我所信也德則曰文王德功則曰文王功蓋肇造有周之天下實自文王凡前日所未集後人所宜責者皆文王之功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周公至此乃總結一書之旨謂我非樂于如此多端以誥之也我惟用哀于天及民耳此書首言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于此篇末復言閔于天越民始不永念終于可閔意更深切也觀此一閔字周公分明以天命之絕續生民之休戚懸于召公之去留且周公聖人也輔相之事豈不能身任其責而所以倚賴同列者如此然則萬世之下專權獨運排寒賢路以躋天下于亂者可以監矣

融堂書解卷十六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鯀殛死而禹興蔡叔沒而仲命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古之道也然叔既囚則以罪廢矣必待其沒而後始命仲何耶曰此周公之心也不幸處人道之變而抵兄弟于罪此萬世之心法宗廟社稷之大計所不容已者若夫手足之義則豈能一日忘哉死者已死而囚者猶庶幾其或改也一日感悟自贖前愆聖人當必有所處直至于沒而後付之其子此周公之心所以甚不得已歟仁昭而義見法行而恩不廢聖人大公至正之道也踐履也易曰履帝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此節乃史氏敍述命蔡仲來歷也春秋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金縢謂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是管叔爲主實首惡也故就商誅之也蔡叔次之故止于囚霍叔又次之故以車七乘降于庶人不得齒宗盟之列三年後方封霍侯先儒往往將以車七乘屬上文不特文義未安而事理亦甚易見郭鄰之囚得不死耳豈復資之以車囚者車而降庶人者反不車耶周召分陝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周

官。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兩、卽二卿也。先儒謂叔封圻內之蔡。仲所封在淮汝之間。圻內之名已滅。仍取之以名新國。此說當有所據。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此下命辭也。是書乃訓其家之子弟。專以乃父爲戒。辭旨深切。與微子之命不同。然當分作數截看。惟爾率德改行以下。是言今日受命之故也。爾尙蓋前人之愆以下。是欲深監往事。專勉之以忠孝也。皇天無親以下。是言天人懷輔之原。善惡治亂之本。使之謹終如始也。懋乃攸績以下。明其職業也。率自中以下。戒其變亂也。旣專以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爲戒。恐仲執定此。又槩言凡惡皆不可爲以包之。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告命已畢。再發歎呼其名而語之。汝往哉者。臨遣就國之辭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異時東征者。周公也。成王卽政。淮夷又叛。及始親政。故大誥序周公相成王。而此則曰成王東伐淮夷

也。古今說者。皆兼言淮夷徐奄。以愚考之。大誥止書三監及淮夷叛。而昔朕來自奄。僅于多士見之。此成王東伐淮夷。而費誓之作。與此同一時也。亦止云徐夷並興。未嘗及奄。若奄與淮夷俱動干戈。則六師當首及之。何孔子序書乃爾耶。況因伐淮夷而遂踐奄。兵不主爲奄而出也明矣。然則奄非首惡。其殆助淮夷爲亂者歟。或曰。然則曷爲踐奄。又遷其君曰。奄乃東方之國。異時助紂爲惡。武王伐之。武王崩。助淮夷。周公征之。今成王卽政。可以戒矣。而又助淮夷。怙終不悛。略無尊君親上之義。特書曰遂踐奄。言其至此無復可恕。故決然遂踐也。踐者、親歷其國而黜奪之。成王卽政之初。首爲斯舉。非得已也。乃此時王政第一著事。其成其敗。繫于此。故政成而紀之以書。曰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既踐奄。則國非其國矣。于是欲遷其君于蒲姑。蒲姑、齊地。與鎬京東西相距爲遠。所以窴之爲數叛。故剗鋤其根也。周召師保。時同在奄。可遷則遷耳。曷爲將遷而周公復告召公耶。當時周公主此義。而召公意有未合。故陳述所以不可不遷之旨。史氏紀而成書。名曰將蒲姑也。

多方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說者謂此書是告多方諸侯以愚觀之。殆不然。詳玩節節文義。未嘗語及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

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猷者發語辭篇內兩箇猷字是兩箇換頭殷侯者殷之諸侯也當時天下歸周已久何故尙言殷侯尹民蓋天下之民皆異時殷諸侯所尹之民爲未忘殷所以數亂告爾四國多方卽繼之曰惟爾殷侯尹民正是原其情款以啓下文所誥也民麗乎善則爲善麗乎惡則爲惡惟上之人開其昏惑而導其所趨向者何如耳前言民之麗後言君之麗君之麗卽民之麗也在能謹之耳觀此節者當詳克與不克之義不克者四大不克者二而夏之所以亡克者一亦克者三而商之所以興奈之何至于爾辟而又弗克也然則轉商爲周其咎果安在乎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

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節承上文。極言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發揮今日誥告多方之意也。然當分作三截看。自非天庸釋至天惟降時喪。是言夏商之末得罪天者如此。須看兩箇非字與三箇乃惟字相應。自惟聖罔念至尹爾多方。是言天非迫遽亡商而與周。須待子孫而罔可求。爾多方而罔堪。然後乃畀我周王者如此。須看罔可罔堪與克堪字相應。自今我曷敢至自速辜。是言爾等何不如此。而乃反如此。我今日所以誥告者如此。須看三箇爾曷不與四箇爾乃字相應。上節既極言桀圖帝之命。以至放敗。此圖天之命。卻是主紂而言。語脈相承。靈承于旅。與桀不克靈承正相反。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何不自信以寬裕于爾多方乎。只爲懷疑未釋。淺深不裕。所以擾擾如此。夫以四國之民。且大降其命。則多方可以信矣裕矣。斯言正指當時病根。爾乃自作不典。以謀信于正道。天下只是一箇正而已。安有亂常越法而謂之正者。後世姦人亡命。謀爲不軌。而託名爲義兵。正此之謂。自爾乃而下。是指再叛之事也。非字與

乃惟字亦相應。與前面語律同。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自王曰嗚呼猷。至于篇末。皆告有多方士及殷多士之言。而此一節則勸勉之也。然詳味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及爾乃自時洛邑之文。則是專爲多士之遷洛者而設。以此見得前面雖曰多方。其實主在四國之民。此後雖曰有多方士。其實主在殷之多士。而因以普告之耳。胥伯、相長也。小大多正者。小大衆多之士。皆所以相長者也。臬、法也。謂自周公東征。以至于今爾等奔走臣服乎我。所以監觀者五年。不爲不久。及小大多正以相長之。爾宜無不能法矣。爾尙不忌於凶德。謂爾至今日尙不以昔之凶德爲忌耶。更無他說。則亦穆穆和敬。居汝之位而已。克閱于乃邑謀介。言若能閱視爾邑。謀所以介助王室之道也。多士之書。以其不當有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之語而責之。今于此書。乃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之語而許之。蓋出於多士。則爲怨言。出于王。則爲恩命。卷舒闔闢。聖人自有權度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士。

此節卻申言其不然者而警之以天罰也。此節亦有兩轉。始言不克勸忱我命。而後言大遠王命。則又深矣。故爾亦則惟與後。則惟字相照。而辭旨輕重亦不同。凡民惟曰不享。謂凡民皆將視效。惟曰不享其上矣。上文勸勉之言。專主洛邑。至此警飭之言。則兼多方所以普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

前告四國多方。曰今我曷敢多誥。此告有多方士及殷多士。亦曰我不惟多誥。大抵皆是欲其深體至意。勿作言語聽耳。詳玩我惟祇告四字。怛然懇惻。含蓄不盡。語小止。卽又曰時惟爾初。嗚呼。至矣哉。初者、猶言與之更始也。且武王克商。凡幾何年。曷爲尙發更始之義。蓋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今成王卽政而又叛。是舊染之俗猶未純于周也。一時滌蕩咸與惟新。是惟爾等革心易慮之方始。可不思所謂爾惟和哉者乎。

融堂書解卷十七

立政

周公作立政。

周公復辟。六官之制。固已大備。雖然。政則備矣。而所以立其政者。則全在人也。周公此日作書以告成王。專以得人爲立政之本。而知人又得人之本。如曰迪知。曰克知。曰灼見。曰灼知。及推原文王。則又自克厥宅心之外無他說。嗚呼至矣哉。此心不明。安能知人。不能知人。安能得人。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若曰者。史氏記述之言也。周公拜手稽首而後告。則當如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矣。而此云爾者。蓋致君盡禮。既躬行之。又宣言之曰。敢拜手稽首以告。如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也。用咸戒于王。先儒謂周公率羣臣進戒。與說命咸諫同。然說命明言羣臣咸戒諫于王。而此書未嘗有羣臣之文。周公、叔父也。今既復辟。遂以立政之要。傾倒爲王言之。非羣臣所得預也。咸、皆也。咸戒者。特罄竭底蘊悉以戒王耳。與下文咸告孺子同。常伯、常任、準人、卽三宅是也。看得此書後面雖舉衆官。而綱領全在三宅。節節變文不同。曰乃牧。曰牧夫。曰司牧人。皆謂常伯也。曰乃事。曰任人。曰常事。曰立

事。皆謂常任也。曰乃準。曰準夫。皆謂準人也。先儒謂常伯三公。百官之長。此說雖近之。而未明。蓋成王時。周召分陝爲二伯。周公既沒。召畢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二伯卽常伯也。居中以統治諸侯。故亦曰牧。三公實任之。其唐虞之四岳歟。或以爲州牧侯伯。則如之何而在王左右也。常任、六卿也。以其分掌天地四時之事。故曰常任。準人者。彈糾之官。此朝廷之繩墨。上下所取以爲準則者。故曰準人。或以爲士官者。不然。司寇固六卿之一。不應又複出此一官也。綴衣掌幄帳。虎賁、衞士。皆在王左右者也。或曰。三宅之官。任莫重焉。誠不可不知恤矣。若綴衣虎賁。何爲而與三宅竝論。嗚呼。此聖人之深慮也。蓋侍御僕從。所以旦夕承弼厥辟。有小人焉廁其間。則出入起居。無非蠱心敗德之地。尤爲人情所易忽而勿之恤者。周公之旨深矣。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繹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棄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上文既言知恤者鮮。于是遂歷舉夏商文武之事以告之。此節卻是言夏之盛衰由知恤與否也。然看得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與上文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其情狀正同。此正是周公舉以爲今日告成王作例子。知此。則上下文義皆明矣。謂古之人如皐陶者。導迪有夏。乃當夏室大盛之時。招集賢俊。不使窮厄在下。而以尊崇上帝。雖然。繹而不能知。猶不繹也。又導迪之。使知誠信于九德之

行焉。誠信者。謂有以驗其行之實然也。夫如是。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君奭。君道如何。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三者皆得所宅。此足以爲君矣。謂既籲之。又知之。而後宅之。而君道可無媿也。然猶未也。人君方面見而詢謀之用。能大訓于德。則乃始宅其人焉。此乃三宅非細事也。豈可無義民以居之乎。義民則俊之別稱。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節是言商之盛衰由此恤與否也。耿光也。上帝光命在命德討罪。籲俊之所以尊上帝者以此。棐不籲俊。而惟暴德是任。是大亂上帝之光明也。及成湯由諸侯而升。于是大正之焉。大正如何。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而已。克用二字。極宜細玩。天下未嘗無賢者。在于能用與不能用耳。有而不能用。賢者不屑也。先儒謂三宅已用之賢。三俊未用之賢。殆未安。夏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正是處所籲之俊。俊者。其人也。宅者。以其人而居其位也。觀乃用三有宅克即宅。而繼以曰三有俊克即俊。此一曰字。文義甚明。蓋乃用三有宅而能就其宅之所任。亦曰三有俊而能就其德之所堪爾。克即宅者。克即俊故也。各稱其職者。各稱其德之謂也。如曰克用三宅三俊。而用協于厥邑。用丕式見德。謂三俊爲未用可乎。前論籲俊。而申言九德之行。則俊固不止于三也。謂之俊者。因三宅而立名也。此書纔

言宅必言俊。蓋非此俊斷不可以宅此任。此正立政之要旨。故兼言之。以深致其意。羞進也。進刑、猶言嗜殺不已也。周公至此特曰欽罰。非眞知天心之不得已。不能道此一字。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上文商不知恤。故有周受命。于是遂申言文武之所以知悉者如此也。云克知。又云灼見。大抵知心固難。而灼見其心尤不易。不是灼然見得分曉。洞徹底蘊。無纖毫微蔽。則其知之亦必有不盡者。周公于克知下。再言灼見三有俊心。尤更有力。三宅以官言。三俊專以德言也。古語每每只說知人。知與見本亦無異。然二字並出。則不能無輕重。見如見其肺肝之見。直曰灼見。則分明如數一二。如辨黑白矣。朝廷之官。莫重于三宅。此立政之綱領。夏商則專言之。至論文武。雖雜舉衆官。而首亦止稱三宅焉。三宅得人。則其他可知。克知以下。是總提知人之要。立政以下。是備著得人之實。三事、即三宅也。以德言之。則曰三俊。以居言之。則曰三宅。以職言之。則曰三事。一也。讀書至此。慨想古有道之君。使人起敬起歎。內而朝廷。外而都鄙。遠而侯國。又遠而蠻夷。凡命之于上而爲王官者。無一非吉士。究其指要。只在克

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上。嗚呼。所以爲文武之盛歟。雖然抑又有本也。文王之宅心。卽禹之安汝止也。此心不宅。擾擾晉晉。則何以洞照三宅三俊之心。文王惟能宅其心。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以能俊有德者而用之。曰惟克。曰乃克。曰以克。正是承上文推本而言。舉事與牧。則準在其中。前只言俊。而此特申言俊有德。所以明非徒俊也。必有德而後可以言俊也。故堯典亦云克明俊德。雖然。使文王之于衆務。未免以身兼之。則亦非所以能用也。庶言、凡朝廷議論。與凡出而爲號令者。皆是也。庶獄、凡獄事也。庶愼。卽庶事。事無一之可忽。皆當謹之。故以庶愼名也。朝廷衆務。莫過此三者。獨舉有司之牧夫。則三宅皆包言之矣。不特無所兼也。于庶獄庶愼。且無敢知焉。一有敢知之心。卽是預其事也。卽是欲有所兼之根也。兼在事。知在心。庶言雖不可兼。然謀謨議論。豈容不定于上。此卻不可不知。故止曰庶獄庶愼。聖人之心。澄然如太空。如止水。未嘗纖毫微動敬。玩罔敢二字。眞若有所畏忌然者。若武王之時。又與文王不同。故專以功言。非文王宅心用俊德而武王不能也。武王所以伐商者。皆文王已用之俊德也。義德、用德之賢也。義與容非是有兩種。越、及也。此書屢言亦越。皆因上文之辭。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

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前既言禹湯之所以興。卽繼言桀紂之所以亡。正是與當日作樣子。然則上文所陳文武立政者如是。成王將何以處乎。無逸說殷先王與後王之所以壽不壽。同是此例。此節言孺子王矣者三。言繼自今者四。當分作四截看。嗚呼孺子王矣而下。是一截。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而下。是一截。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而下。是一截。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而下。是一截。成王幼沖。周公居攝。從前實未嘗親政。今既復辟。是孺子爲天下王矣。任大責重。事體一新。非復前日之比。繼自今已往。當一如下文所告可也。頻頻提此一語。深足以警動成王之聽。小人之言。嘗乘隙而入。微有疑貳。卽殘賊之門也。直是自一話一言之出。我則終惟成德之彥。以治我受民。斷斷乎其無他。則無隙之可乘矣。上文既言和我庶獄庶愼。此又專以勿誤爲戒。益緊切也。勿誤二字。極宜細玩。後世用非其人。務行邪道。以致誤國誤天下。生民塗炭。社稷爲墟。可爲歎息者多矣。既曰克灼知厥若。又曰克由繹之。其于知人之說明矣。然不明言所順者何道。所繹者何事。則亦未爲盡也。大抵用人不過邪正之兩端。吉士。則順乎德者。儉人。則不順乎德者。所貴于宅而繹之者。繹此而已。詰爾戎兵。詰者。責實之名。古者井田。兵農不分。比閭族黨。卽伍兩軍師之制。禹迹所歷。大抵皆然。詰之使治。以徧登乎禹迹之內。則四方旁行至于海表。無有不服。是

以觀文王之耿光。足以揚武王之大烈矣。言獄而及戎兵。推類言之。足以警成王宴安玩弛之漸也。周家立政用人。實自文王始。所以此書推原文王者最詳。前克知灼見一節。雖總論文武。至于克厥宅心以克俊有德。以至罔兼罔知。以至文子文孫。以至克由繹、覲耿光。皆以文王爲言。若武王則獨曰率敉功。而此亦獨曰揚大烈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上文一截。既言勿誤庶獄。克用常人。立政之旨已備矣。蘇忿生爲公。而兼司寇。又兼太史。是時在旁。故周公語已。遂呼而勉之。周家深仁厚澤。卒綿過歷之期。而周公獨以長我王國歸之蘇公之由獄。而蘇公由獄又獨歸一敬字。此正勿誤庶獄之深旨。雖曰勉蘇公。而亦以示成王歟。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之爲周王固也。史氏敍述其事。則如所謂惟王建國之例足矣。何必曰周王。且自周公居攝以至復辟。諸書不聞有此稱謂。獨揭之此書之首。此正是明周家一代設官分職之制于此而定。故書曰周官。而史氏則首提曰周王。惟孔子知之。于序特書曰成王既黜殷命。其旨深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四征。商奄徐夷之四國也。四國正在侯甸二服之內。故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先儒往往

泥巡爲時巡。遂謂巡狩而獨止于侯甸二服。未免疑焉。殊不知下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方是定爲此制。見得前此實未講行時巡之禮。則所謂巡侯甸者特出而親征二服之弗庭者耳。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此下皆成王董正治官之辭也。猷、道也。愚于此有以見成王之學大進。六通四闢。無往而非道矣。使其學未至六通四闢之地。則昔之人制治于未亂。是制治而已。保邦于未危。是保邦而已。安知其爲大道也。成王既提此三語。而重著一曰字。正是應上文。言昔之大道所以制治保邦者如此也。百揆尤尊。蓋不常置。堯在位七十載。得舜而後始宅。舜亦得禹而後始宅。四岳大臣。亦不止于掌四方諸侯也。堯欲治水。則咨之。欲巽位。則咨之。及舜欲宅百揆。則咨之。事體可見。不惟其官。惟其人。如皐之刑。夔之樂。益

之虞。垂之工之類。斷斷乎不容錯居而雜處。眞所謂惟其人矣。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則各有職掌矣。然周官六卿三百六十官。而不列三公。至宰夫之職。則云正王及三公六卿羣吏之位。蓋三公非常職也。有其人。則任之。若六卿。則不可一日缺者。嘗攷周公爲師。而又位冢宰。顧命所稱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六卿也。而太保畢毛實三公。以此見得三公之任未必別建其人。往往六卿之中足以任三公者。則兼之耳。山頂曰冢。位居最上。故取冢義。司徒、徒衆也。司衆之道。莫大于教也。師之于弟子。亦以徒目之。卽此義歟。司空。空有平治墾闢之義。土不空。則何以居民。大概六卿之屬各六十。冢宰者。六卿之綱也。六卿者。三百六十官之綱也。朝廷者。又九州之綱。而九州之牧。又天下諸侯之綱也。前言六服羣辟。而此言五服一朝何也。蓋周有九服。而夷鎭蕃三服在九州之外。羈縻之而已。故前止言六服。六服之中。要服最遠。舜之五服。服五百里。乃併王畿算之。周之九服。亦服五百里。乃在王畿千里之外。然則周之要服。去舜五服之外且千里矣。其朝貢難于期定。故此止言侯甸男采衞而不及要服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上文陳述皆職分所當然。此下辭旨諄複。有教有戒。方是訓迪之以職分之所以能盡者如此也。觀學古入官、不學牆面等語。似專爲初仕者發。而與下戒卿士之言不同。然則此殆訓迪卿士以下衆官者歟。自欽乃攸司至其爾典常作之師一節深一節。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前云阜成兆民。此云永康永久也。阜成乃一時事。至于永康則源深流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東夷卽淮夷。在周爲東也。故序成王政。亦曰成王東伐淮夷。然必變文東夷者。蓋肅愼乃東北遠夷。書東所以別之。且伐東夷而東北之遠夷來賀。成王之威德遠暢矣。既賜之以貨賄。又使榮伯作書以命之。以彰其寵錫。所以奬其來也。異時巢伯來朝。亦有命矣。止曰芮伯作旅巢命。而此特書曰王俾榮伯。以見命出成王之特意歟。榮伯、同姓諸侯。在朝爲卿大夫。賄、說文財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雖復辟而實終老于豐。公羊傳曰。周公盍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噫。陋矣。豈足以識聖人心哉。且洛誥所爲汝汝命公後者。正是爲留公之地。獨伯禽封魯。而周公實留輔成王。雖已致政。實未嘗舍成王而去也。故成王還歸在豐。而周公亦在豐。然既在豐矣。何故將沒而欲葬成周乎。蓋營成周而遷頑民。乃周公化商規模第一急務。經營此事。實身任之。商民未純于周化。而公告老焉。今成王之

學成矣。天下皆已平治。一無所慮者矣。而周公身後之所憂者。獨在成周耳。觀畢命。既歷三紀。而猶餘風未殄。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事體可見。周公且死。而分正東郊者猶未命人。然則今日如之何而可忘也。周公不能忘。而恐成王或忘之。至其將死。丁寧之言。獨拳拳乎欲葬此。意深矣。公薨而成王葬于畢。何也。公之意不在葬也。成王則既領之矣。周公既沒。卽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一則曰懋昭周公之訓。二則曰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三則曰爾惟弘周公丕訓。嗚呼。是公欲葬成周之意也。雖不葬猶葬也。且文武之墓在畢。欲葬成周者。周公憂國之心。卒葬于畢者。成王尊公之禮歟。將葬致告。而亳姑之書作。然則亳姑者。葬畢之地名歟。

融堂書解卷十八

君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猶言君奭當有國故曰君也東郊先儒謂指下都以愚觀之殆不然成周者洛邑也王城下都之總稱也洛之北爲王城洛之南爲下都南北相對則下都之非東明矣此東郊正指洛也自豐鎬言之則爲東故洛誥有曰大相東土曰東國洛及至平王則曰東遷自洛視宗周則爲西故曰我西土易小畜繇辭文王之所作也曰自我西郊說者謂是指西土而言然則東郊之爲洛邑復何疑哉雖然言東郊足矣何故又曰成周蓋經止云尹茲東郊故序特著東郊成周明東郊之爲成周也畢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而又曰保釐東郊與此正相合矣周公營成周以遷頑民雖身在王室而此事實兼之故曰周公克愼厥始然周公復辟告老則宜別命人矣曷爲至此方命君陳蓋周公雖任此事而實留輔成王成周必自有官屬主之周公特兼總其大體耳故雖告老而亦未嘗別委之人直至既沒之後方有君陳之命也正卽尹也謂之分正則是君陳特分任東郊之寄與周公兼總事體不同矣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

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禹征有苗。益獨舉讐亦允若之事贊之。成王命君陳尹東郊。亦止此三語。而三語之要。又獨在孝恭上。嗚呼。此風化之原歟。良知良能。普天同有。愛親敬長。發于孩提。商民雖頑。誰獨無是心哉。後世推擇此等任使。必先掄才具。必豫謀方略。成王到此。更無其他。特取斯人之有斯德者而付託之。得其旨矣。于是遂舉周公以爲法。東郊。周公之舊治也。我聞曰而下。皆勉以懋昭之實也。入告爾后于內。然後爾乃順而行之于外。然又須切切自謂。此謀此猷。乃吾君之德。非我之事也。一或不謹。卽爲吾君之失德矣。豈可忽乎。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任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亦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此後方是言治商民之詳。自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而下。論刑也。此二病、萬古爲人上者之通患。況

在頑民。則尤易于依勢倚法。先去此二者。而後方可論刑。自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而下。論教也。此二病亦萬古爲人上者之通患。況在頑民。則尤易于忿疾。求備。先去此二者。而後方可言教。君陳惟只恢弘周公之大訓。自然無此四病。故首提爾惟弘周公丕訓。然後方次第告之。有國則有勢之可依。有法之可倚。見頑民之難化。而依勢以作其威。倚法以爲剝削之具。從事一切。戕民以逞。周公之訓。不如是也。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可也。寬和正是依勢倚法之反。寬則不失于嚴迫。有制則不失于縱弛。從容優柔養之春風和氣之中。以消其乖戾。此與康誥率懌一裕字正同。周公化商之深旨也。商民惟昏迷無知。所以頑不率化。今日正當哀矜憫念。委曲以行其教。以開明其心。豈可忿疾。古人每以求備爲戒。曰與人不求備。曰無求備于一人。任賢使能。且猶不可。況頑民中之一夫。而可求備乎。周公之大訓不如是也。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耳。必有與爾無正相應。雖然君陳又當反求諸己可也。天生烝民。未嘗不厚。因物而後遷。違上所命而從其所好。豈其本心然哉。上之所命。不能回其所好。抑亦感發之者未至耳。君陳能敬此典。斷斷在德。本心感發。是乃無有不變。允升于大道矣。君陳一書。獨書于周公既沒之後。最可以觀成王所學。宜詳味之。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經文。自太保至御事。公卿百官莫不咸在。且憑几出命。亦初無率諸侯之文。而序云爾者。據康王之誥。

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知二公實受顧命率諸侯以相康王也陝以東本周公主之陝以西本召公主之今太保仍舊而與畢毛俱爲三公則是周公既沒畢公繼之爲太師以主東方之諸侯觀畢命稱父師可見矣或曰太保何以先太師曰是時畢公爲司馬而召公冢宰無所不統君奭百官總己以聽之況且武王時已爲太保受遺託孤任莫重焉下文畢毛皆止曰公而獨首稱太保且著名以表之所以重其事也愚觀堯舜遜禪無顧命之可言禹湯文武亦未嘗有此故事于以見世變之日下而拳拳爲後嗣子孫慮者益不如古矣是可歎也及至後世所謂顧命則又有出成王防慮之所不及者嗚呼安得召畢而命之也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周官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鄉設左右玉几是玉几者大朝覲之所用也司馬居四而畢公以太師主之何也蓋兵權之重非世臣元老不以輕畀成王顧命屬之召畢二公爲慮深矣師氏之職凡喪紀軍旅王舉則從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譯朝虎賁氏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顧命之際尤宜警備故六卿之下卽專言師氏虎臣而後方及百尹御事愚于同召二字每感成王到此不爲血氣所亂大公至正明白洞達足以嚴萬世亂賊之防讀之使人惕悚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自昔君文王武王而下。其要全在宣重光一語。無敢昏逾者。成王不昏逾此光也。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者。欲諸臣無使康王自亂此光也。此乃顧命之綱領。知此則成王之學。所以繼前聖傳後嗣者。可得而知矣。今天降疾殆者。今天降疾已是危殆。威儀者、道心之正用。天則之不可踰者。惟夫一念之差。視聽皆妄。周旋動作。顚倒反常。以是思之。威儀本不亂也。夫人實自亂之耳。豈可冒進于非幾乎。春秋傳謂師能左右曰以。

玆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

太保命仲桓與南宮毛二臣使于齊侯呂伋處。執二干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呂伋以齊侯入典宿衛。故虎賁之士屬之。若夫統六師。則畢公爲司馬焉。危疑之際。變故莫測。將逆嗣子而命虎賁。此豈細事。二臣並遣。爲慮深矣。王之崩也。臣子皆在左右。曷爲而有南門之逆。蓋天位之重。非一家之私也。既崩而出。不敢遽居于內。嫌于以繼世自處也。既出矣。卽從南門之外迎入之。立嫡承統。

顧命有屬大公至正昭示不疑也命作册度冢宰居攝命皆出于太保册所以載顧命者定其制度而作之故曰作册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先儒謂命士致材木須待喪用以憑觀之此日奉顧命册康王用吉禮下面許多節奏無非理會此一事如何且首命士爲喪用之須揆之事情大不相儷恐須材亦只是備此日所用然不敢臆說定也牖間者窗東戶西戶牖之間也豐者莞也筍者竹萌以其鑲爲席也以上皆成王平時華國之事今日蓋爲成王陳之以傳顧命于嗣君鬼神上右故皆西上也此下敍宿衛之人則東上矣側階先儒謂北下階上路寢之北將近內寢豈得執兵之大夫立于南嚮黼扆之後乎然五人者皆冕大夫也則執銳而立于側階者亦當在堂上但不知其所難臆說耳凡此執兵以備非常者嗣君之宿衛也當時宿衛皆士大夫爲之嗚呼此豈武夫健卒有一旦挽強引重之技者所可輕授也哉周公立政特敍虎賁于三

宅之下于以見此事重大非賢人君子眞有忠赤不二之操不可此萬世不易之龜鑑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陳設旣具于是奉嗣王進受冊命也麻冕按三禮圖以漆布爲殼縞綴其上前廣四寸高五寸後廣四寸高三寸漢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其旒皆以五采絲繩貫五采玉每旒各十二垂于冕禮有六冕衮冕無旒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衮衣之裳四章而獨曰黼裳者以其章色之最著者言也蟻玄色也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玄裳者卿士邦君但陪位故改其裳以示變若太保太史太宗則預執事故全用祭服彤赤色卽纁也王未受冊則猶臣也猶未踐阼也故自賓階升禮卿西面諸侯北面從外而入就此位也太史掌冊書太宗宗伯也太史宗伯之屬而此則先焉者今日之事冊爲主也介圭傳曰大圭也唐孔氏曰考工記玉人云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鎭圭圭之大者介訓大故知鎭圭非三尺大圭瑁者傳曰所以冒諸侯圭方四寸邪刻之瑁在今日則爲祭耳豈祭畢遂執之以朝諸侯耶何以言之觀下文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後止言太保受同而不言受瑁且有王答拜之禮是執瑁而祭也既受同仍執瑁而拜也命汝嗣訓蓋成王拳拳以嗣守文武大訓爲顧命之深旨今日康王非徒嗣位也欲嗣其訓也能守文武之訓而不墮方是能嗣故

曰嗣訓。只此二字。便見召畢諸公所以深領顧命大旨處。故于下文即言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即此便可答揚文武之光訓。所謂嗣訓。此之謂也。治天下無他道。惟燮和之而已。猶之身然。血氣本未始不和也。擾動乃不和。繼世之君。事更張。務改作。紛紛然求以治天下。而天下愈不治矣。是不率循。即無燮和之理。不燮和。即無答揚之理。何嗣訓之有哉。案。此解。永樂大典原本。以麻冕按三禮圖至玄冕三旒一段。及介圭傳曰大圭也至方四寸邪刻之一段。並錯置陳設既具于是奉嗣王進受册命也二句前。今依經文更正。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先儒謂使康王自以爲能。則有忽略之心。自以爲不能。則有兢業之心。有兢業之心。則念慮不敢肆。賢才不敢輕。此其所以卒能負荷而後人以謂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盛矣。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受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此康王受册之禮也。我徵未之小子。其能而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不敢當之辭也。成王言敬迓而此言敬忌。忌者。有所畏忌。敬忌所以敬迓也。王既受同瑁。即以同酌酒而進于柩前。遂祭。遂奠爵。如是者三。蓋獻也。故曰三宿三祭三咤。此三節皆當有拜。經但總記其略耳。太保乃受同。降階。反于下篚。遂盥手。別取一同。秉璋以酢宗人。宗伯之屬也。宗伯則相王。宗人則相太保也。太保乃以同授宗人而拜。成王柩。爲已傳顧命也。王答拜。答太保之傳命也。太保降收。有司不特徹祭物。并狄所設皆徹之矣。

康王之誥

康王既尸天子。遂詰諸侯。作康王之誥。

先儒謂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而下。是冢宰及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者。以內見外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而下。是康王報誥。不言羣臣者。以外見內也。古今說者。往往而是然則孔子序書。何以獨曰遂誥諸侯耶。愚嘗以爲新天子踐阼。元老大臣。宜盛陳端本澄源之論。如伊尹之告太甲嗣德在初者矣。如召公之告成王敬德歷年者矣。且成王緝熙光明之學。非無可爲嗣王言者。而太保芮伯所稱。則自畢協賞罰。戡定厥功之外。無他辭勉今王。則又自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之外無餘事。成王德業。顧止于戡定。而今王之所宜汲汲者。又獨在乎六師之張大也耶。抑嘗反復深思而後知孔子所敍的的不誣。蓋自武王崩。羣叔流言。四國交亂。成王征伐。凡幾何年而後定。商俗餘風。今猶未殄也。册命之初。四方羣辟。奉圭兼幣。咸來在庭。此誠振舉權綱之時。聳動觀瞻之始。太伯芮伯。老成定慮。豈不知新天子踐阼。不當遽以六師啓之。康王亮陰不言。未宜遽有誥命也。大臣必于此時而進告。使朝廷紀綱爲之一肅。嗣王必于此時而出命。使天下耳目爲之一新。所以消姦鎮浮。達權中的。正在茲舉。則是書也。正爲誥諸侯而作也。序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尸主也。遂者。繼事之辭。以見卽尸卽誥。有不容緩者。噫。不明乎序。烏可以觀書也哉。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此太保畢公率諸侯入見也外朝在雉門之內朝士掌之治朝在應門之內司士掌之燕朝在路寢太僕掌之時殯在路寢故王出應門內見諸侯于內朝也畢公反居于東者本其所掌之方也然而必先言太保率西方諸侯者爲冢宰故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說者謂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二王之後用圭璋如此則用圭而幣以馬者二王之後也非諸侯皆用明矣此云皆布乘黃朱者布陳也乘四馬也黃朱乃雜言他幣如篚厥玄黃之類謂黃馬朱鬣者殆不然也入見之時但一人尊者致辭二王之後作賓于王家于諸侯爲最尊是向前所稱舉其說者賓也故曰賓稱而獨言奉圭賓自據其所贊而言也兼幣者用圭而兼以馬爲幣于以驗賓之爲二王後也曰者賓稱之辭也諸侯爲王藩屏故曰臣衞一二者槩舉以包衆也敢執其壤地所出而奠贄此則普言諸侯所贄之幣矣賓稱畢遂與諸侯皆再拜稽首康王是時本未可受幣義其繼先德而朝王遂答拜而受之義嗣德三字正是明禮之變先儒議康王受幣之非致援叔向辭諸侯之見新君者爲證天子踐而諸侯朝與邦交固不同也是烏知義嗣德云哉雖然成王崩至康王受册纔數日耳四方諸侯曷爲咸在因來朝而遇國喪遂同預册命而朝新天子先儒之言是也然則所贄皆其國中素備而來乃朝王之禮也夫是之謂壤奠或者不明二王之後圭以馬遂謂國喪之故諸侯皆用之此豈一旦至京師遇國喪後所可旋備者耶既于禮不合又乖壤奠之義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羙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太保芮伯因諸侯入見而進告也。召畢同受顧命。率諸侯以相康王。于此進告。太保乃暨芮伯何耶。太保冢宰。芮伯司徒。六卿之長也。先率諸侯。則召畢其職焉。至于立班庭陛。冢宰司徒。實爲班首。則又自有定序也。暨、及也。謂之暨芮伯。止是及芮伯一人甚明。禹之暨益。暨稷。是益稷而已。豈復他及也哉。先儒以爲羣臣諸侯皆同進告。殆不然也。羙說文。進善也。若、順也。謂天命本在大國之殷。天既厭殷而改之。惟周文武從而大受。蓋進善不懈。順而無違。以能憫恤西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太保芮伯。止陳戡定之功。而欲其張皇六師耳。康王更不他及。卽呼庶邦侯甸男衞。以報誥之。且推言文武建侯樹屏之由。以感動之。嗚呼。非康王志慮通達。識見洞明。察于事機。熟于世故。何以及此。與二公之告。若不相合。而實相承。君臣之間。默相應和。無非爲警聳諸侯而設。惟孔子知之。所以略無文辭。而特書曰遂誥諸侯也。此云庶邦侯甸男衞。可見成王之崩。適當六年五服一朝之時甚明。報誥因二

公之言而遂誥諸侯以答之也。曰予一人。而又自名者。卽位之初。未敢純以君道自居也。端者、端本也。端本猶言基命也。有周之命。于焉肇端。天子之稱諸侯。于同姓則曰伯父叔父。于異姓則曰伯舅叔舅。此獨言伯父者。舉其尊者而告之也。

融堂書解卷十九

畢命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周公始遷頑民于洛惟曰密邇王室式化厥訓使之與我周人薰蒸而陶冶之卽召公所謂比介于我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是也至命君陳時其化漸孚則稍加旌別矣故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然猶未斬然分疆畫界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尙有未化自非大加旌別是非善惡界分斬截有以生其愧恥如之何其可哉看得此時大勢已化而不化者已絕少方用此法若不化者尙多而遽欲分其居里則醜類羣居同惡相濟有叛有亂而今區處特行之世變風移之後極有深意凡化而爲良民者皆盎然同在春風和氣中而頑不率化者惸惸然別在此處彼將曰吾亦人耳彼如是其尊榮此如是其鄙賤良心善性寧不躍然爲之感發乎分居里卽表宅里成周郊謂命畢公于成周東郊分其居里也畢公四世元老特命作册所以重其事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史氏敍册命畢公事節也康王之十有二年六月六日清晨自宗周遵陸至豐豐者文王之廟在焉就祖廟而發册也周官云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而序則云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豐爲宗周也此云步自

宗周至于豐則鎬京又爲宗周矣以是而觀宗周爲豐鎬之通稱的然無疑成周之衆卽所遷之頑民成周在宗周之東故曰東郊以成周之衆命畢公蓋所以使之保釐東郊也保之使安釐之使正自旌別淑慝而下皆保釐之事也此二字正一書之大旨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自此至于篇終皆册命之辭而此一節則首明所以命畢公之旨也父師太師也同姓爲父異姓爲舅畢公周之同姓亦猶箕子在商爲太師曰父師也成王雖不居洛而建都實在洛故曰密邇王室也殷之頑民自後世暴虐者觀之無非可殺可戮周家區處直有許多委曲無他欲其化善耳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侮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上文旣稱贊此下方命之也上文曰惟周公左右先王不及君陳而遂曰惟公懋德特著兩箇惟字蓋

言其德足以相配。非他人所可比隆也。故于此首稱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而曰往哉。畢公顧命大臣四朝元老。康王勉之一出而以周公之事望之。蓋甚不輕也。上之于下。蓋有賞之而人未必喜。罰之而人未必懼。惟風聲所傳。則莫不爲之鼓舞。是故風聲者。動化之微權也。茲殷庶士。皆殷之士大夫。正所謂世祿之家者。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此書凡王曰者三。皆首稱嗚呼父師而後告。所以尊榮之也。上文嚴淑慝之別。申德義之訓。亦旣備矣。然偏于剛不可也。偏于柔不可也。惟此殷士。實邦之安危所繫。殷士安。則天下皆安。殷士危。則天下皆危。自武王崩。終武王之世。其他皆已平定。獨四國作亂。天下爲之騷然。皆殷士之故也。卽是而觀。則其繫邦之安危。豈輕也哉。

君牙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周自康王以後。無復三代之盛規矣。讀書至此。往往使人慨嘆。穆王、昭王之子。康王之孫也。觀其長駕

遠馭乃流連荒亡之主然遺書三篇不特先王之典刑具在而格言大訓皆古聖賢之所以命戒臣下者嗚呼此文武成康之教法也曰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玩其辭旨則此書當是初年事使穆王更知兢業自愛以其命臣者反求諸己則安有八駿之過也哉雖不幸有八駿之過而伯冏之命知悔前非百年耄荒且有贖刑之訓則猶幸不至迷復而初心固無恙也此孔子所以有取歟教官之屬又有小司徒故序稱大司徒以別之君牙繼世有國者故曰君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君陳之命則首稱其令德畢公之命則首稱其懋德以至蔡仲之克庸微子之踐修歷觀周書未有無所稱述而命之者至于君牙略無一語而獨首以乃祖乃父之功爲言此殆專以其世爲先王勳舊之故而命之歟太常畫日月其上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所以昭其功與日月並明也觀成王于君陳不稱予小子康王于畢命始稱之史謂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猶以小子自稱見得君牙是周之故老無疑獨曰文武成康而不及昭王殆諱而不忍言也至穆王而王道衰矣司徒之命猶拳拳

以五典爲教。以和民則爲務。以爾正爾中爲身教之本。後世教法不明。所謂曰中曰正。曰則。漫不知其爲何事。安知弘敷五典之爲司徒也。姑以小民一端言之。夏而暑雨。冬而大寒。乃天道之常。而皆不免于怨咨。此其故何也。情欲之流。不明天則。作好作惡。冥冥妄行。以至于是。若只就其怨咨之情狀而爲之計。豈不難哉。惟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安寧耳。何謂易。爾正爾中是也。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卽感卽應。捷疾如是。非易而何。夫是以五典敷而民則和。民則和而怨咨之根去矣。人道秩秩有倫有要。烏得不安寧也。訓。卽五典之訓。大法具在。不勞作爲。無人明之。乃始斁壞。君牙今日惟當敬明乃訓。用以奉順于先王。可也。文武受天之命。光明顯赫。亦只是扶世立教。修人紀于不壞耳。爾能明訓。奉順先王。則足以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祖考佐助之功而無愧矣。此正與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相應。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上文已悉至是。復以法先正舊典申告之。曰先正。又曰乃祖考。則先正非指君牙之祖考明矣。祖考舊服。雖爲司徒。然止是行其教者。故下文言乃祖考之攸行。若夫舊典所以立一代之經制。則在先正焉。周之六典。成于周公之手。此云先正舊典。當是言周公也。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愚讀穆王之書。以爲司徒、大臣也。太僕正、僕臣也。事體輕重。固不待辯。如何伯冏之命。亦特作書。與命君牙若相似然者。至其命辭。則首曰弗克于德。曰思免厥愆。曰一人元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曰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曰無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曰永弼乃后彝憲。辭旨反覆。大抵有悔過自咎。正救前非之意。所以責望伯冏甚重甚力。與君牙反大不同。每疑焉。或者見其車轍馬跡周于天下。與此所命自相背馳。遂謂穆王有言無實。且罪伯冏身爲太僕。不能救正。反助之爲非者。若果助之。是小人之尤也。孔子作序。豈無讖辭。況虛誕不實之言。又可垂世詔後乎。嘗深思之。是殆悔過而後有伯冏之命耳。穆王得千里馬。而造父之徒奔走後先。相慫恿以成其過。及聞祭公謀父祈招之詩。方知爲臣僕所誤。因念侍御僕從。旦夕承弼者。所繫不細。故拳拳伯冏。特命以書。丁寧懇惻。發于憊創。不容自已。不然。則在朝之官亦多矣。何獨一太僕而切切如是耶。史記敍次穆王事節。往往多不備。當以經文爲正。可也。按太僕之職。王眡治朝。則正位。眡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王出入。則爲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所謂旦夕承弼厥辟是也。然必曰太僕正者。太僕下大夫二人。當是一正一貳。太僕之書正。猶司徒之書大也。經曰。命汝作大正。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憬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

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玩此情狀正是吐露實款穆王之書他無所見命君牙爲大司徒而弗克于德思免厥愆等語寂然不聞有是乃獨盡發其蘊于一太僕愚是以知其爲悔過之言命伯冏在車塵馬迹之後也思免厥愆更無他說前日之事正坐僕御者非其人謹簡乃僚固已甚善然使伯冏而自有所昵則邪正亂矣故又曰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昵儉人固不可也或號爲進用吉士而非其人之吉惟以賄賂于進者爲吉如是則是病其官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此語與上文正相承愚嘗歷觀徵子之命繼前代也蔡仲之命繼絕世也君陳畢公之命往東郊化頑民也在廷之臣不聞有命獨說命三篇乃得諸傅巖爰立作相史氏序次成書與其他事體則又不同穆王之命君牙已創見矣何乃一太僕正亦作書而專命之太僕下大夫司馬之屬也成王作周官惟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未嘗屑屑而大體自無不正是故冢宰得人則六卿皆治六卿得人則三百六十官皆治安有一太僕而上煩人主費辭如此哉伯冏之命雖發于悔過其言切實可垂後世亦足以驗司馬之不職冢宰之不任而穆王之不知大體也孔子作序雖他無譏辭而直書曰穆王命君牙爲

周大司徒作君牙又直書曰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而事體自可見矣既稱穆王又繫以周其殆以此歟

融堂書解卷二十

呂刑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呂命。先儒所謂穆王命呂侯爲司寇。然則曷爲不用君牙伯冏書法。而止首提曰呂命也。詳其辭旨。決非今日始命爲司寇。乃穆王始有訓夏贖刑之命耳。此雖普告四方。而實命司寇掌之。是刑也。司寇之刑也。非穆王之刑也。所以首提呂命二字而特名書曰呂刑歟。訓夏贖刑者。訓飭諸夏以五贖之刑也。成康措刑之盛。無復舊觀。而刑辟浸繁矣。穆王懼其流于殘忍而殺戮無辜之法用于是首原蚩尤之始作亂。苗民之始作五虐。而盛陳皇帝哀矜庶戮于是始制于刑之中者。使之爲懲爲監焉。嗚呼。苗民之法。豈中國所宜用乎。駸駸不已。必至于是。此贖刑之所以訓也。孔子深有取乎此。而特曰訓夏。明此贖刑爲中國之法歟。或曰。此書所訓者不一。而贖刑乃在有邦有土條下。序何以槩言訓夏贖刑曰。度作刑以詰四方。蓋主爲告有邦有土而作也。當時周道陵遲。威令寖不伸于天下。況有邦有土。各居南面。最易以自逞。有苗國于洞庭彭蠡之間。在唐虞時。猶不免此。何況今日。首明其事。所以戒也。且前乎有邦有土而告四方司政典獄者。首以懲監兩端普告之也。次告伯父伯兄等衆者。王之同姓也。後乎有邦有土而告官伯族姓者。諸侯之族姓也。次告嗣孫者。諸侯之嗣孫也。其辭但略舉大槩。而告有邦

有土。獨詳著五刑贖法。敷明反覆。無所不盡。則知前後所告。雖有同姓異姓之別。已封未封之殊。其實皆諸侯事。呂刑一書。主在贖刑。告有邦有土。而餘無不包矣。若此之類。皆聖心獨斷。不明此者。何以觀書。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在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

惟永。案：以上書解，永樂大典原闕。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節凡言其審克之者四。然當作兩截看。上截槩舉刑罰節奏。與夫典獄之病。而終之以簡孚有衆。而下四語。下截歷陳刑罰節目。與夫折獄之理。而終之以獄成而孚。而下四語。若其大綱。則全在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三句上也。在今爾安百姓。祥刑之旨。正要就安百姓上看。言安百姓莫重于擇人。敬刑。度所及也。擇人者。擇典獄之人。所貴于擇人者。正是欲敬刑。所貴于敬刑者。正是欲度其所及。若三事而實相承。故每每曰。其審克之。審即度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其屬各五百。共二千五百條。

而此三千條。反多何也。蓋墨劓雖各千。而宮止三百。大辟止二百。是輕者增而重者減。其條之多。乃所以爲寬也。大抵刑貴于中而已。非上下相比。何以酌其中。故于三千條下。使之上下比罪。固欲酌中然刑之變。則又不可以一律定也。適者、之也。適輕適重。言其情之所之有輕重也。若但以一律齊之。則非所以爲齊矣。是蓋有倫而不紊。有要而不煩也。獄成而信矣。使自輸其情款亦信矣。一人而幷坐兩刑者。皆奏之以聽天子裁決焉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官伯、先儒謂諸侯也。族姓者、諸侯之同姓也。穆王既以贖刑訓有邦有土矣。此後遂特戒諸侯之同姓。蓋恐分國于外。各居南面之尊。爲其宗族者。或依憑以亂法。此與告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之意正同。王之同姓先告之。而專警之以天命。諸侯之同姓則後告之。而專懼之以天罰。此萬世之通患。穆王之深慮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極者。究極情理。無所不盡其至之謂。嗣孫、承官伯族姓而言。蓋諸侯之嗣孫也。穆王是時年已耄荒矣。

既告諸侯。又告官伯族姓。又告其嗣孫。爲深長之慮也。所以王之同姓亦及幼子童孫。此數語雖繁嗣孫之下。其實普告有邦有土。與前祥刑相應。

文侯之命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先儒謂平王忘殺父之讎。而德文侯之立己。孔子不削此書。所以著其罪。誠著其罪。則序何以無譏辭。是殆不然。使文侯力足以討賊。誅申侯而立宜臼。固爲甚善。是時。幽王無道。威信不行于諸侯。而天下之勢瓦解久矣。申侯一旦激子女之私怨。敢挾夷虜弒君父而弗之顧。此其兇逆何所不至哉。我周東遷。晉鄭焉依。晉之君臣猶拳拳不忘于後王。則扞王于艱。使周之宗社賴以未墜者。莫此爲大。是平王之錫文侯之受。皆不爲過也。況其命辭曰。歸視爾師。寧爾邦。曰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一一皆人君之言。雖文武成康所以訓諸侯者不過是。孔子特存之于三代靈王之末。

案。靈字疑誤。

豈偶然之故乎。雖然。此東遷之始。平王之初年也。向使痛父讎之未復。思天下之大計。臥薪嘗膽。滌蕩振刷。與文侯之徒。共起而圖事。則周之王業。尚有望也。今日之命。夫何尤。魯隱元年。王崩之前二年也。在位凡五十歲矣。循循仍仍。一無足道。而乃使冢宰下賵諸侯之妾。朝廷紀綱。于是掃地。是則可罪也。吁。一平王也。文侯之命。得附典謨訓誥之後。春秋之作。特始乎賵妾之年。其有以歟。禮曰。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文侯此時。九命爲伯。故得此賜。經不言圭瓚。而序云爾者。錫

秬鬯則必賜圭瓚故也。略弓矢與馬舉其重者言之。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此節凡三轉。皆以得人輔助爲主。肆先祖懷在位。故我先祖懷其左右之助。使之世世在位而不忘也。造此大愆。固是幽王。亦是平王。奔申後。方有戎夷弒逆之事。是天降此大罪咎。實我小子嗣幽王而造成之。此正自責之辭也。是以殄絕其利澤于下民。而侵傷我國家純一之體。宣王之後。周道雖已衰微。然其大體猶純一。未至雜糅。奈何稔天地之大變。使夷狄異類。兵交中國。人主遭殺。舊京爲墟。平王乃始東遷。奔走避地之不暇。文武成康數百年混成之天下。一朝而破碎之。是國家之純于是始侵戎也。自卽我御事。至伊恤朕躬。極言當時狼狽之狀。所以重文侯夾輔之功也。是故獨汝始以文武爲念。不替儀刑。用是會合諸侯。繼立其君。使之追孝于前文人。夫卽申侯而立平王。雖同鄭武公。此事當是文侯建議。然後會合行之。故曰肇刑。蓋勤王之元勳。獨命爲伯。而不及鄭武。其以是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上文既嘉文侯之功。此下方命之也。文侯之命。乃歸就晉國。特使之視爾之衆。安爾之邦。乃在外爲方伯。非周召畢公二伯之比也。去義和而獨稱父。親之至也。

費誓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伯禽封魯。在周公復辟之初。已而成王遂有東伐淮夷之役。此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則費誓之作。正成王東伐之時也。徐戎淮夷。與魯爲鄰。異時數叛。亦大不靜矣。周公復辟告老。成王留之。不容去。而特封伯禽于魯。先儒謂不擇安以遺其子。爲聖人大公無適無莫之心。使聖人果不擇安以遺其子也。則可封之國亦多矣。何乃獨處之于魯乎。若子弗克負荷。而遽投之危疑變故之地。萬一誤事。天下將不可保。聖人亦欲示大公。而以社稷安危試其子于不測。可不可也。嗚呼。伯禽之封魯。正周公慮患之深謀也。殷之頑民。已營成周。殷之餘民。既畀康叔。是前日之不靜者。一一皆有所處。而他日之可慮。獨在淮徐耳。今觀費誓。嚴密如許。是伯禽此時。已熟于家學。已練于世故。才謀幹略。已可施爲。應卒支變。已可付託。而又周公之親子。出鎮淮徐之近地。非徒曰命公後。享封國之榮而已也。曲阜既宅。淮徐果叛。而伯禽果有以應之。則周公之心見矣。孔子特書魯侯伯禽宅曲阜。以明徐夷並興。在伯禽始就國之時。其有以猷。先儒謂命伯禽宅曲阜爲方伯。費誓之師。其殆伯禽率所統之諸侯以助成王東伐猷。徐戎淮夷並興。而獨曰甲戌我惟征徐戎。王師東伐淮夷。而伯禽之師則惟征徐戎。猷然則孔子

序書。何以知東郊之序不開。曰。孔子魯人也。且相去未遠。當有國史可攷。然既曰東郊。則必有南西北郊。經文峙楨榦之類。止曰三郊三遂。先儒謂明東郊距守不峙。此正東郊不開之實證也。東郊當敵之衝。故距守不開。以嚴戒備而治兵于費。費魯東郊地名。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胄。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後兩言三郊三遂。而首獨曰嗟人。則知此是誓告所統諸侯之師。非專誓魯人明矣。徂茲者。往此也。伯禽謂。我往此魯邦。而淮浦之夷。徐州之戎。適相挺並起。所以有今日之誓。序特書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正發此徂茲之旨也。此後誓戒之辭。整整具有次第。公子王孫。一旦出臨事變。而法度精明。規模嚴密如許。此可以觀古人之學矣。若伯禽者。眞周公之子哉。自善敹乃甲胄而下。治器械也。自今惟淫舍牿牛馬而下。謹牧放也。自馬牛其風而下。嚴軍律也。自甲戌我惟征徐戎而下。豫軍需也。自甘誓以後。凡誓書皆是將戰誓師。明賞罰。使用命。惟此書無一語及戰。但前期爲師行之備。蓋伯禽甫就封而遽有此變。軍旅未閑訓習。百爾器備。皆非素講。故此日專作誓以警飭之。從頭逐一整頓。貫在先期

豫定此最見伯禽老成詳練處與其他誓師決戰者不同也說者謂徐夷寇魯故東郊不開而有此誓若賊已迫我而方敕敵干胄鍛礪兵刃則與渴而穿井者何異觀此甲戌我惟征徐戎則知徐戎並興而伯禽以方伯往征之亦必與王師有期日方動所以閉關嚴戒以備非常而治兵于費整暇如許非因其來而與之拒戰也先儒謂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徒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郊卽鄉也故此云三郊三遂其說固然然以愚觀之國必有四郊謂萬二千五百人爲鄉而曰三鄉則可今斷斷以郊爲鄉則國止有三郊矣而可乎要之只是東郊嚴戒既專爲守備故槓榦芻茭之峙役之西南北三郊三遂之人耳理甚明正似不必他求也築者三郊三遂儲峙此物用也先儒謂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愚謂甲戌我惟征徐戎方以是日啓行往征之非謂定以是日加兵也地之遠近固不可知然敵情叵測事變無常亦豈能豫定況機事不密則害成敵國相關間諜相伺此尤不可不密安有誓師之始昭昭然揭之于人而曰以某日加兵乎必無此理然則甲戌我惟築亦非眞謂以是日築也其實只是豫使儲峙既以是日行師而此築具亦以是日俱發故皆以甲戌爲期也此事本在成王時以侯國之誓故附周書之末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穆公雖以違蹇叔之言爲悔而終不以孟明之用爲非僅霸西戎曾何足道孔子亦何取于此書也語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方其悔過之初本心呈露矢口而發誠實切至惜也中懷不平志在刷恥竟使善端發而不遂淪沒于春秋之氣習而吾夫子亦不暇問也嗚呼世降愈下求如此書者又不可復得矣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而獨此書廁之二帝三王之末抑亦有所感也夫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案秦誓解永樂大典原闕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融堂書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錢時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滕秉全）